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附录三

第七卷

裁军谈判委员会 1981 年按国家和议题分类  
的发言索引和逐字记录

×× ×× ×× ×× ××



第一百四十三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8月4日，星期二，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Ch. A. 萨尼先生（印度尼西亚）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戈门索罗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斯蒂尔先生

比利时: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缅甸:

吴维温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俞孟嘉先生

李长和先生

王芷芸女士

古巴:

罗德里格斯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弗拉涅克先生  
齐马先生

埃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霍佩夫人  
内策尔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印度: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萨尼先生  
达鲁斯曼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卡西姆先生  
阿克迪阿克先生  
苏普拉普托先生

伊 明:

意大利:

齐亚拉皮科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巴伦吉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阿拉森先生  
什颖比先生

荷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布里马赫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波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塔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诺尔贝格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埃里克松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切尔诺夫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甘贾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斯科特先生  
赫克罗特先生  
特伦顿先生  
菲茨杰拉德先生  
谢伊小姐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委员会今天继续审议议程项目和有关工作安排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和往常一样，依照议事规则第30条，成员们可就与委员会工作有关的其他项目自由发言。尊敬的同事们，在开始之前，请允许我代表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对前任主席印度温卡特斯瓦朗大使表示我们最诚挚的感激，他在七月份里以伟大的才能和高超的效率主持了委员会的工作。他以坚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以极为成功的办法创造了一种气氛，帮助委员会的工作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能指望他的忠告。

四个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也应受到特别的称赞。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丰富的经验和外交上的才能使得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得以在制订方案的各个阶段方面取得了进展。匈牙利科米韦斯大使以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的资格，在制订公约草案案文方面以高超的效率领导了该工作小组。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在瑞典利德戈尔德大使干练的领导下，工作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人们可以希望委员会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就这个工作小组的新的职权问题达成协议，同时计及它已取得的进展。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在其全心全意的主席意大利齐亚拉皮科部长的领导下正在努力工作，以便就此种安全保障的各种选择意见达成商定的条文。

尊敬的同事们，主持这个重要的委员会的工作确实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这个委员会被定为是讨论军备管制和裁军协定的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这些协定将使全世界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最终目标。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寻求这一目标时，我们必须经历漫长和艰难的道路。这里有涉及到裁军问题的不同的国家利益和不同的安全考虑，有些时候是相抵触的利益和考虑。我们应当坚持努力缩小这些分歧，调解抵触的观点，这样，关于怎样保证人类的生存的一致意见才能最终产生。

八月份是今年会议的最后一个，在这个月里，委员会将必须提出一个关于其活动情况的报告，提交给即将召开的第三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由于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将在明年春天举行，这次的报告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三十六届大会和第二届特别会议将评价裁军谈判委员会自1978年重新组织以来三年中的工作和效能。大会在其第一届特别会议上确定了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优先次序。将参照职权范围和优先次序的规定，参照大会第三十四届和第三十五届会议的有关规定，

特别是宣布 1930 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的 35/46 号决议，来对我们的工作进行评价和判断。为了使大会和整个国际社会正确地了解本委员会的工作，该报告应尽可能如实地反映实际情况，我们正在取得的进展和我们在谈判中仍然面临的困难。

在过去三年间，一个代表团接着一个代表团纷纷对委员会的贫乏成绩表示失望。相对来说，三年不算很长，但是我们不可忘记，在我们以前的十八国裁军委员会和裁军委员会会议自 1962 年就已开始进行裁军工作了。所以裁军问题已经讨论和谈判了将近 20 年了而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和其他有关决议认为最高优先的两个项目，即全面禁止核试验和停止核军备竞赛与核裁军，委员会甚至未能对其达成或立特设工作小组的协议以开始多边谈判。现在我并不是要特别归咎于谁。要为委员会未能开始有效地处理这两个国际社会最为重视、认为是最高优先的问题，进行辩解、做出令人能接受的解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

当我们谈裁军，特别是核裁军时，很明显，我们不是对着象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说的。我们谈裁军时心里想的是核武器大国和军事上重要的国家。人人，包括核武器大国，都谈需要裁军，但是显然文化和道义上的动力还不够强，还不足以克服互相的猜疑和产生必要的政治意愿，而最重要的是，没有把这种意愿（如果有的话）变成具体的裁军措施的愿望。

今年会议剩余的几个星期时间，委员会将需要将其主要用于写出报告。我希望四个特设工作小组将尽快结束实质工作并开始为其报告定稿，以便委员会能在大家同意的 8 月 21 日本届会议结束时及时完成委员会的报告。

尊敬的同事们，说实在的，我是委员会实际工作上的一个新手，我免不了会在程序和实质方面犯错误。我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我所有的同事们，特别是委员会的秘书，我的老朋友贾帕尔大使的关照，合作和出主意，以便使我不致脱离正轨。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表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很满意看到您主持裁军谈判委员会八月份的工作。我们都高度赞赏您的众所周知的外交经验，而且我们都相信，在您的英明的领导下，委员会将顺利地、成功地完成今年会议最后一个月的工作。请允许我祝愿您在执行您的困难的、责任

重大的任务时一切顺利。 这也是一个机会，可以感谢您的前任印度温卡特斯瓦朗大使，感谢他以出色的和有力的方式指导了委员会七月份的工作。

我打算今天详细地谈谈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问题。 正如大家都知道的，我国非常重视旨在通过专门的政治的和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加强各国安全的努力。 在这方面的主要目的是，永远排除核灾难的一切可能性。 出于这样的目的，我国代表团和压倒多数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国一样，都迫切要求开始谈判，以便结束核军备竞赛和达成核裁军。

虽然甚至不可能在本届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展开有关的谈判，但我国代表团仍打算着手进行旨在达到这一目标的努力。 我们希望，明年委员会的会议和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将给予一种新的推动力，推动开始这种多边谈判。

在未实现核裁军之前，应该采取适当的国际措施，以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高度赞赏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和它的干练的主席、意大利齐亚拉皮科公使关于拟订一项适当的国际文书的努力。 这个小组的工作特别应当受到我们的赞赏，因为这一工作同困难而又复杂的政治的、战略的和法律的问题紧密有关的。

铭记着这一点，我们很赞赏，在该小组内关于拟订一项国际公约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主张，正在得到愈来愈多的支持。 这样一个步骤也将符合大会第 35/154 和 35/155 号决议。

在 1981 年会议过程中，工作小组已经作了很多工作来探讨各种方法和途径，以便就一项能为大家接受的，能包括在一项适当的国际文书内的共同方案达成协议。 小组里已经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 在这方面，我们高度评价保加利亚、荷兰和巴基斯坦代表团的努力。

就我国代表团而言，我们赞成一项共同的方案，规定向所有放弃生产和取得核武器并在其本国领土上或者在本国管辖或控制的领土上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不管它们是不是军事联盟的成员，都提供安全保证。 因此，我们的办法是以下列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为基础的：

- (1) 应该受到这种安全保证的国家的无核武器地位，和
- (2) 核武器国家承担不使用的义务。

这样，压倒多数的国家会受到不对之使用核武器的安全保证。我们同意1981年4月16日瑞典利德戈尔德大使表示的意见，即“所有合法地保证其无核武器地位的无核武器国家应毫无例外地得到这样的明确保证，即不对它们使用核武器”（CD/PV.125）。我认为，瑞典的无核武器的记录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我们在对拟订一项共同方案的态度中，非常重视承担不部署义务。这里，我们是从以下这个事实出发的：在无核武器国家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器不仅会使核军备竞赛逐步升级，而且还包括从部署核武器的国家的领土上发动核攻击的危险性。因此，不部署的方案决不能被视为是一个条件，相反倒是安全保证的“共同办法”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这看来是很清楚的：即一个在其领土上有外国核武器的国家可能成为核威胁的来源。难道这样一个国家真会期望受到安全保证吗？

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论点：如果有外国核武器部署在一个国家的领土上时，那末这个有关国家是在受到压力的情况下接受这些核武器的，所以对它们是没有控制权的。相反，在其领土上接受不接受核武器，是有关国家的主权决定。那末还有什么别人，如果不是它的当局，能决定使用它的领土呢？而且，还有一些恰当的例子，例如在我国的西方邻国里，那里的一个国家不仅在其领土上部署了成千上万的核武器，而且还在使用这些核武器的问题上参加作出决定。

我们也感到难以同意这一论点：对承担不部署（核武器）的义务是核查不了的。这样一种态度将使人们怀疑所有创立无核武器区的努力，因为这种地区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是不让在有关国家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义务。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不部署的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只要看一看国际政治环境，这一点就很清楚了。我相信，在这里这个房间里没有人能真正否认在更多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器将对国际局势产生的消极的影响，更不谈对裁军谈判的消极影响了。现在有计划要在一些西欧国家，而且还在南朝鲜，部署新的核导弹，这是众所周知的。

在这方面，我们还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当有些人——不管是否有意识——倾向于贬低这种步骤中固有的危险性时，在这样一些国家里的有关公民正愈来愈懂得会成为“核人质”的前景。我认为，我们不应忽视这一点。

因此，请允许我再次强调指出，我们认为不部署核武器和承担不取得（核武器）的义务一起是对安全保证的一项共同办法的重要部分。不部署的方案将有效地补充不扩散条约。在这方面，我们认为，1981年4月7日印尼达鲁斯曼大使所提出的立场中有很多优点，他说，“关于不在目前尚无核武器的国家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问题，印度尼西亚代表团认为，这一问题应该是核武器国家承担的义务的一部分。在这方面注意到以下事实是恰当的，即不扩散条约缔约国中的无核武器国家（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的义务是很明确的。不在这些国家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器是防止核武器扩散的进一步措施”。（CD/PV.122）

铭记这一点，我们非常赞成缔结一项关于不在目前尚无核武器的国家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协定。这样一种国际文书将会制止核武器在地域上的扩散，从而减少爆发核冲突的危险性。这还会鼓励在世界各地创立无核武器区的努力和为在安全保证方面达成协议建立一个有益的基础的努力。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主席先生，开始发言之前，我要代表蒙古代表团衷心地祝贺您、友好的印度尼西亚的尊敬的代表、接任裁军谈判委员会八月份的主席。

我也要向印度的温卡特斯瓦朗大使表示感谢，他熟练地指导了委员会七月份的工作。

在今天的会议上，蒙古代表团要就议程项目3，即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安全保证问题发言。

到现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已进入第三年了。这两年来，特设工作小组尽了最大努力彻底地审议这个问题，看来它的任务应该是大大地减轻了。因为，事实上，所有核武器国家对无核武器国家关于不对它们使用核武器的要求是同情的，在无核武器国家方面，大部分国家声明它们是反对扩散核武器的。

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可能在保证问题上达成协议。

在今年夏季会议将近结束的时候，特设工作小组无疑地将考虑它已完成了一些什么工作。所以，对委员会正在审议的这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不会是多余的。

蒙古人民共和国对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在它们领土上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提供有效及可靠的安全保证问题一贯十分重视，并继续予以重视。它是从整个核裁军问题、特别是从彻底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的。

我也要回顾我们的如下立场：我们现在和过去都赞成尽快拟订关于这个问题的一项对核武器和无核武器国家具有同等程度的约束力的国际公约草案。我们在这方面的立场是以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有关规定和众所周知的联合国大会各项决议为依据的。

我们对加强保证无核武器国家安全问题的提案和意见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CD/23号工作文件中充分地反映了。我不必详谈该文件的内容，我却要再一次强调，我们还象过去一样认为，事实上，拟订和缔结一项关于这一问题的公约将是解决这个重要和迫切问题的最有效办法。

同时，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包括蒙古代表团，曾经常指出，它们不反对在拟订一项公约的同时，可考虑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保证的其他途径，如所有核武器国家发表相同的或内容相似的声明，然后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加以通过。

在解释蒙古代表团对解决加强保证无核武器国家安全问题的办法的立场时，我也要谈一下有关特设工作小组正在审议的一些问题。

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结束了其第一阶段工作，特别包括确定各个保证的各种特点后，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审议的第二阶段，即讨论为寻求一个“共同办法”可加以探讨的各种可能供选择的办法。

目前，工作小组在审议荷兰和巴基斯坦代表团提案的案文，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代表团，已经对这些案文提出了较详细的意见。因此，我要谈几点一般性的意见。

有关解决提供安全保证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和现在都赞成要核武器和无核武器国家承担同等程度义务的方案，即要各核武器国家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

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并要无核武器国家保证不生产或取得核武器和不把核武器部署到它们的领土上。因此，真正的无核地位需遵守两个基本原则，即：这个国家不拥有核武器和这个国家领土上没有部署这种武器。至于一个无核武器国家是否属于某个军事或政治集团或是否参加一个核武器国家的某种行动，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我认为不需要我叙述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案的实质。我仅想说明，要求核武器国家提供单方面保证的方案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种办法会使无核武器国家有可能在将来以这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取得核武器。

关于给予保证的问题，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提议要包括一条有关不部署核武器的规定。实际上，对部署核武器不加禁止的任何保证将无疑地受到领土方面的扩张即核武器的横向扩散的危险。这种保证可能鼓励核武器国家把核武器部署在被给予保证的这些国家的领土上，并也许首先从那里使用核武器。一个无核武器国家领土上存在别的国家的核武器，这将自然地引起另一个问题：如果使用问题发生了，怎样决定被使用的是谁的核武器。这些是我国代表团对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工作的目前阶段要发表的几点意见。

注意到特设工作小组在关于消极保证问题的谈判中还面临着许多困难，蒙古代表团愿继续做出努力与其他代表团合作，寻求解决这一重要问题的积极办法。

最后，我要请委员会各成员国注意1981年7月30日载有“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致亚洲和太平洋各国议会的呼吁书”的CD/201号文件，这个文件已经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正式文件散发。

主席：谢谢尊敬的蒙古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费因先生（荷兰）：主席先生，昨天我在我们的非正式全体会议上已有机会表示，我国代表团看到你担任八月份主席，感到很满意。今天，在这第一次正式全体会议上，我愿记录在案地表示，我国政府，我国代表团和我个人对你，印度尼西亚的代表，担任主席感到很满意。我国与印度尼西亚长期以来就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盼望与你合作以便在今天国际环境允许之下使裁军谈判委员会今年的会议取得圆满的结束。

今天我想介绍我国代表团提出的 CD/203 号文件，讲的是一项关于彻底有效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所有化学武器以其销毁的公约中的协商和合作、核查措施以及申诉程序。

但是，在这样做以前，我愿再一次确认，美苏之间双边谈判的圆满成功对我们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我在 1981 年 4 月 2 日的一次发言中曾说，正是在最高一级上的政治决定，在十年以前使生物武器公约获得了突破。我当时表示希望说，愿同样的政治勇气和同样的政治智慧将再一次占上风并引导我们到达我们的共同目标——一项关于化学武器的公约。今天，我们仍怀着这样的希望。

我们大家都知道，最近在任何军备管制和裁军的领域内几乎都没有任何可观的进展。我们大家都知道人们对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所抱的期望。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人们对 1978 年改组以来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所再次寄予的希望。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再次向美苏两国政府呼吁，请它们在最近之将来恢复关于化学武器的双边谈判。如果在最高一级的勇敢的政治决定能使双边谈判获得突破，那它势必会进一步推动最近在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中已可见到的那个势头。

关于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问题，我们已注意到小组主席、利德戈尔德大使在第 141 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他说，关于修改特设工作小组的目前职权问题未能获得协商一致。对于未能获得协商一致，我们表示遗憾。我们支持利德戈尔德大使发言最后一部份中所作的呼吁，我们非常希望在裁军谈判委员会 1982 年会议一开始之际就能就新职权达成协议，以便使特设工作小组能作为一项优先事项，制订出一项关于彻底有效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及其销毁的多边公约。

我国代表团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认为核查本身不是手段，它只是整个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份，这一制度与合理的范围和适当的防护措施合在一起，就可以使一个国家获得更多的——与保持核武器选择相比——国家安全。由于这一制度的整个环节的强度是与其最弱的一环的强度相等的，所以，必须建立最好不过的核查程序。没有充分的核查，各国就不会相信公约的各项规定会得到遵守。



象这儿的许多其他代表团一样，我们也相信，在一项化学武器公约内，国家和国际核查措施是相辅相成的。毕竟，我们所予之打交道的是一种已被证实的武器系统，它已经存在而且可大量取用。因此，核查的项目不能只在注释中予以说明，而必须在条约本身中清清楚楚地说明。

我不想多花委员会的时间来充分阐述化学武器核查问题的所有方面。在最近几周中这方面已谈得够多了。更有进者，加拿大的CD/167号文件和芬兰的CD/196号文件合起来已成为一份独一无二的、关于化学武器核查成份的丰富的目录单。在这方面，我今天有幸要提出来的这个文件是具有自我说明性质的。它的出发点是我们相信的实事求是方法，它反映了朴素的事实，旨在解决实际的需要。因此，它开列了一个关于合理而有效的核查制度的完整大纲，可作为一项适当坚实的化学武器公约的奠基石。

由于范围和核查手段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我们的文件能有助于把事情向前推动一步。请让我扼要讲一下我们提案的一些主要特点：

协商、合作、核查和申诉——这是一项革新——这几个因素不是单独处理的，而是构成一种完整的、坚实的制度的组成部份；

因此，国家和国际核查是互相联系的；

将要求设立国家执行机构；

国家执行机构将与拟议成立的协商委员会密切合作；

协商委员会应自始至终监督已公告的化学武器储存之销毁或其转用于被准许的用途；

协商委员会必须在常设的基础上通过现场视察执行监督销毁和转用；

协商委员会将通过任意的现场视察定期地核实剧毒致死化学品的生产没有超过商定的数量；

为了提高信心，协商委员会应对缔约国境内的设施进行任意的视察，视察应在定期的基础上进行，用抽签法决定；

协商委员会有资格就被指责的在遵守公约方面有含糊的情况或有违犯的情况进行事实调查；

在上述的调查中，协商委员会有权在同有关国家进行协商后进行现场视察。但如果上述缔约国不同意这样的现场视察，它必须得提出适当的解释；

每一公约缔约国可以使用国家核查技术手段；

申诉可以向安理会提出，每一缔约国应承担义务，合作进行安理会可能发起的任何调查。

各代表团都可以看出，我们在我们的文件中没有把其中的组织机构同那个主张设立国际裁军组织的荷兰提案联系起来，尽管那个提案也是有很多其他国家支持的，这不是疏忽，而是反映了我们的愿望，我们希望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大纲，而不提一个更有深远目标但不见得是紧迫目标的大纲。

然而，对我们讲，这些目标是存在的，在这儿顺便简单回顾一下可能是有益的。当然，人们不能为了迎合想成立一个国际裁军组织的愿望而去制订一项化学武器公约。事情应当反其道而行之。如果在履行化学武器公约和其他军备管制协定方面的组织机构需要某种运行顺利的、普遍的、合理的“服务”机构的话，那么，设立一个国际裁军组织可能会是很有益的。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为化学武器公约建立核查制度、协商和申诉程序时，人们可以从在其他地方所取得的经验中吸取教益。这样，正如我的尊敬的墨西哥同事在7月23日所指出的那样，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个例子就浮起了脑际。事实上，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不扩散条约和特拉特洛尔科条约中已岂止充分地证明了其效用。不仅在不扩散和特拉特洛尔科条约中规定有多边协商机构，在环境改变公约中也有这规定。诸如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试条件等未来的条约中，若没有类似的、使条约得以运行的工具和机构，那是难以想象的。需要设立执行机构以利核查和执行的其它类型协定有：

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协定；

关于禁止或限制某些常规武器的协定；

关于改缩军事预算的协定；

地区军备管制和建立信任的措施。

如果把这些条约的执行和核查系统（包括由国际卫星监检安排中可能得来的情报）合而为一，成为一个由联合国主持的可靠的、专业化的世界服务组织，那么，这势将大大减少执行开支并保证可有一种合理的通盘性的行动。

主席：谢谢尊敬的荷兰代表的发言和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主席先生，由于我曾有幸亲眼看到你作为印度尼西亚驻联合国常驻代表时的杰出表现，我特别高兴看到你现在主持这个关于裁军问题的唯一多边论坛的讨论。我们深信，从今天起这一阶段内，由你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是再也合适不过了，这是每届会议中最长的一个主席任期，就目前这次来说，要直到1982年年初，我国代表团也愿再次祝贺你的前任、印度的尊敬的代表、温卡特斯瓦朗大使，他在七月份主持我们的工作卓有成效。

正如委员会成员们都知道，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事规则第25条规定：

“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报告不应被解释为以任何方式影响各该报告必须忠实反映各机构所有成员国立场的基本要求。”

这一规定的目的是要保证，在裁军委员会会议上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的关于滥用协商一致规则的事例中的一种事例不应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再演。

刚才散发的CD/204号工作文件——我有幸代表其提案国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瑞典、南斯拉夫和墨西哥的各代表团今天向大家介绍——也具有同样的目的，要解决有人为了阻止设立工作小组而采用的对协商一致规则的滥用问题。这在包括在该文件内的“评注”中已有说明，它也扼要叙述了有关此一问题的主要事实，其文如下：

“自1980年2月以来，21国集团在该月27日发表的声明（即第CD/64号文件）中宣布，‘21国集团经考虑后认为，工作小组是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部进行具体谈判的最适当机构。’因此，声明补充说，‘21国集团原则上支持就其年度议程各项目设立工作小组。’

“21国集团的这一立场又在以后的各项声明中得到重申，这些声明是1980年3月4日的第CD/72号文件、1980年7月9日的第CD/116号文件、1980年8月6日的第CD/134号文件、1981年4月24日的第CD/180号文件和同一天的第CD/181号文件、以及1981年7月8日的第CD/192号文件。所有这些声明都特别强调了就委员会议程头两个项目、特别是题为‘核禁试’的第1个项目设立工作小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由于本委员会所有成员很明白的原因，迄今未能实施刚才提到的21国集团反复提出并一再加以具体化的建议。提议本工作文件的各代表团认为，委员会谈判职能的一个重要部分出现这种瘫痪现象是违背委员会会议事规则第18条载有的协商一致规定的精神的。因此，各代表团决定提出这份文件，意图是委员会成员可在休会期间对其加以研究。这样，如果在委员会1982年会议开始召开时仍未能实现21国集团反复提出的各项要求，谈判机构可在全体会议上正式审议这项提案。”

主席：谢谢尊敬的墨西哥代表的发言和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主席先生，首先请让我祝贺你接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昨天我已经有幸向你提到了我们与你在纽约时的合作，那是你任印度尼西亚驻联合国常驻代表的时候，我们希望你任我们的1981年工作的最后一个月，即8月份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这一艰巨任务中取得成功。我们要向印度代表表示祝贺和赞赏，并请他把我们的心意转达给温卡特斯瓦朗大使，他显然是由于七月份的过重工作而现在需要休息，我们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并回到我们这大家庭来。

今天，我想谈几个问题，首先是关于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这一极重要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人们对它的兴趣很大。是理该如此的，因为它涉及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既包括核国家，更包括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是否能加强核武器不扩散制度和避免核战争威胁，有赖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苏联是怀着理解的心情来看待无核武器国家的愿望的，它们想从核武器国家得到可靠的保证，不对它们使用核武器。我们的基本观点认为，凡放弃生产和取得核武器并不允许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国家是对减少以及最后消除核战争爆发的威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些国家有权获得必要的保证，不对它们使用核武器，实际上，苏联已给了这种保证。

我们的方案是简单明了的，已在全体会议和特设工作小组中谈过好几次了，它只把那样一些无核武器国家排除在适用保证的范围之外，即那些允许——我要重复一遍，那些允许——把核武器部署在它们领土上的国家。苏联方案在参加军事联盟的无核武器国家与不参加军事联盟的无核武器国家之间不作任何区别。对两类

无核武器国家都适用。苏联方案对有没有参加无核区也不作区别：不管有没有参加无核区，它都给以保证。

不管有人对苏联的立场企图作什么样的歪曲或给以什么样的倾向性的解释，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苏联方案对压倒多数的无核武器国家提供了保证。这方面，我想提一提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大使武托夫同志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完全正确地用数字证明，只有很少几个无核武器国家是在我们保证范围之外的，而其他核武器国家提供的保证所包括的国家要比我们少得多。

苏联真正愿意和希望满足无核武器国家的合法合理要求，这一点最近已在苏维埃国家领袖L·勃列日涅夫的几次发言中表明了。我们已好几次提到了这些发言。不过我们想请大家特别注意勃列日涅夫主席最近在答复芬兰报纸《芬兰社会民主报》的记者所提的问题时所说的话。他在回答中强调说，为了加强北欧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利益，苏联准备着手考虑有关某些其他措施的问题，即有关在贴邻北欧无核武器国家的苏联领土上要采取的一些措施。这在基本上是一项新的发展。没有一个其他核武器国家表示准备考虑有关它本国领土的措施。这进一步证明我们真心诚意希望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并表明我们愿意寻找其他各种能共同接受的办法来达到这些崇高的目标。

我们认为委员会的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从总的说来是有成绩的。在小组中就这个题目进行了有益和透彻的讨论，在此过程中，各国的观点得到了比较和澄清，并进一步明确共同的观点、接近的观点和分歧的观点。此外，各国在这一问题的主要方面的立场的实质已弄清楚了。缔结一项公约的主张又一次获得了广泛的原则支持。在谈到工作小组时，就不能不指出小组主席齐亚拉皮科先生的干劲十足的努力和积极的贡献。

苏联代表团，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一起，积极地参加了关于安全保证问题的谈判。遗憾的是，有些其他核武器国家没有起到这样的积极作用。因此，没有可能在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方面作出真正的进展。同时，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大部份代表团具有建设性地参加了谈判，其中有些还提出了值得注意的提案。在进一步审议加强对不拥有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的问题时，可以而且应当利用谈判所已取得的结果。

我现在想简单谈一下禁止放射性武器问题。在本届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期间，委员会本身以及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还有非正式协商，都就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的各个方面举行了会议，鉴于这些，我今天只想简单谈一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工作的结果，同时还向前看一步，推动工作向前发展的可能办法发表一点意见。

正如委员会成员们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已接近1981年会议的尽头，也就是我们审议这个问题三年的尽头，但我们没有能在打算草拟的文书中的关键问题上——定义、禁止范围和和平合作——达成协议。

至少在本届会议的夏季会议期内，我们在讨论这一议程项目中，把很大一部份时间花在讨论如何处理下列这个提案，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和很中肯的提案，即：放射性武器条约中应否包括有关保障民用核设施不受攻击的规定。

在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的最近一次会议上，苏联代表团详细地谈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指出了我们认为可以引导委员会摆脱困境——关于放射性武器条约进一步工作方面的困境以及关于解决保障民用核设施不受攻击问题方面的困境——的办法。换句话说，在我们看来，关于保障民用核设施不受攻击问题是可以找出一种能为大家共同接受的解决办法的，只要其他代表团也愿表现出有必要的灵活性和妥协精神的话。否则，我们将不能完成关于放射性武器条约的工作，而且，关于保障民用核设施不受攻击问题也将同样地得不到解决，更不用提这样一个事实了：委员会将表明，即使在这样一起相对地说是毫不复杂的事务上，它也没有能力解决问题。

我们认为，也可以为其他一些基本问题找出解决办法，举例说，工作小组迄未讨论主席所提的关于定义和和平用途这两个关键问题的修正案文，主席是上星期五在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内提出其案文的。对主席案文中的各条新文本进行一番初步研究后，我们认为，它们可以构成达成协议的良好基础，只要适当考虑对其他有关问题找出能共同接受的解决办法。

这一切表明，在本届会议快结束之际，我们已看到一定程度的进展，我们希望，这种进展将使我们能为目前的局面打开一条出路。换言之，我们已有了某种可以作为可能的妥协办法的东西，当然，要在本届会议仅存的时间内来完成这一工作，对我们仍然是困难的。

由于这些原因，正如其他代表团所已做的那样，我们可以支持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大使科米韦斯同志的提案。他是在非正式协商中提出，后来又于7月31日在小组会议上重新提出这个提案的。提案主张该小组应于1982年1月继续或重新开始其工作，也就是要较早于下届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开幕日期。我们认为，1982年1月中多增的那一段时间将使我们有机会仔细地进行工作并适当审议那些未解决的问题，而且我们希望还能有机会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之前完成放射性武器条约的草案。

如果我们在原则上同意主席所提的办法，有关在一月份举行小组会议的一些组织安排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苏联代表团希望，委员会的所有其他成员都能遵循同样有建设性的方针，以便创立一个良好的基础，在我们下次会议中为完成禁止放射性武器的工作作出进展。

主席：谢谢尊敬的苏联代表的发言和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布呈马赫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跟其他代表团一样对你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8月份主席表示祝贺。我国代表团深信，在你的主持下，委员会将有成效地结束其1981年会议的工作，我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给以充分的合作。我是第一次发言，我不得不拼命赶着来发言，因为今天上午我给别的事缠住了。我也必须保证我将对你以及委员会的所有成员给以充分和完全的支持和合作，以便委员会能胜利地完成它最重要的任务。同样地，我国代表团要向你的前任，印度温卡特斯瓦朗大使表示感谢。他在沉闷的七月份中对委员会的工作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我今天的发言只是想表示支持尊敬的墨西哥大使就设立附属机构问题刚才所发表的意见。作为1981年7月30日CD/204号工作文件的共同发起人，我国代表团完成支持该工作文件中所载的意见和提案。

我们曾有机会强调指出，我国代表团对未能就议程项目1和2设立工作小组表示遗憾。目前所出现的僵局，虽然不是委员会压倒多数成员的过错，但已使人严重怀疑委员会的谈判地位。事实上，在委员会内外收集印象时，人们时常指出委员会未能履行它的谈判作用。某些核武器国家继续表示不关心无核武器国家的切身利益。后面这些国家总希望裁军谈判能获得进展。

本委员会的“存在理由”就是谈判，我们相信，议程规定的项目就是要进行谈判的。我们认识到紧张的国际气氛已使本委员会的工作“蒙上乌云”。但是我们认为，若对诸如核禁试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这样的优先项目进行实质性的谈判本身会大大帮助改善目前的气氛。在临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之际，这是国际社会迫切关心而且理所当然要关心的事。我们坚决相信，本委员会谈判的进展，特别是在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领域内的谈判的进展，将大大增加国际和平和安全。因此，我们完全支持载于CD/64号文件中的21国集团向委员会早已提出的，并最近在CD/180和CD/181号文件中再次重申的提案。提案说，特设工作小组是在委员会内进行具体谈判的最好机构。

最后，我国代表团很明白这样一个事实：目前四个工作小组想在今后十二个月内完成任务的前景仍然是暗淡的。作出进展所需之政治意愿仍由于有关国家的政治权宜考虑而付阙如。正如阿德尼吉大使曾在委员会内好几个场合下讲过的那样，仍然还有时间改变心肠。在我们休会期间，主席先生可让那些造成委员会目前瘫痪状态的国家倾听一下“全世界人士要求缓和不要要求防务，要求发展不要要求军备的呼声”。

主席：谢谢尊敬的尼日利亚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俞沛文先生（中国）：主席先生：今天，我将对核国家向无核国家提供安全保证的问题作一个发言。

在我发言之前，我愿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热烈地祝贺你印度尼西亚大使萨尼阁下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八月份的主席。你可以相信，在你执行主席的任务时，将得到我们的充分合作。我们深信，你将引导裁委会顺利地完成它的夏季会议最后一个月各项任务。

我要感谢你的前任主席，印度大使温卡特斯瓦朗阁下，在他主持七月份的裁委会会议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和贡献。

关于核国家向无核国家提供安全保证的问题，中国代表团认真听取了各国代表对这个问题的发言。我们认为不少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提出的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它们有助于积极处理对无核国家安全保证的问题。



现在，我愿就核国家向无核国家提供安全保证的问题扼要地发表一些看法和建议。

一。中国关于核国家向无核国家提供安全保证问题的立场，已在联合国的有关会议上，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及特设工作组会议上，已一再作过说明。现在，请允许我再扼要地回顾一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一贯立场。

早在一九六三年，中国政府就发表声明，主张全面禁止、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为了打破核垄断，于一九六四年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在试爆成功的当天，中国政府重申上述主张，并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核武器。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国外长黄华在第一次裁军特别联大会议的发言中提出，为了减少核战争对广大中小国家的威胁，当务之急是所有核国家应当首先保证：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一九八〇年二月五日，中国副外长章文晋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的发言中提出，消除核战争和核威胁的根本办法，是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我们也明白，这不是容易实现的。在此情况下，核国家至少应该保证：不向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从上述历史回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政府早已主动地，单方面地宣布无条件的不向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国还签署了拉美禁核条约第二号附加议定书，承担了不向拉美无核区和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义务。

二。根据中国的上述立场，中国代表团认为，广大无核国家反对核威胁，要求核国家提供安全保证，要求一切核国家承担不向它们使用核武器的义务，都是正当的，合理的。

我们一直认为，核国家向无核国家提供的根本的安全保证，应是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在核国家迄今尚未做到这一保证的情况下，至少应该向无核国家提出消极的安全保证，即无条件的不向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如果核国家在提供这种消极保证时，对无核国家提出这样和那样的要求和条件，这不是要求无核国家向核国家提供安全保证了吗？

客观的现实是：两个超级大国拥有的庞大核武库，严重威胁着无核国家的安全。无核国家处于缺乏防御的地位。核国家向无核国家提供消极的安全保证，是它们不能以任何借口来推卸的义务，也是在实现核裁军之前它们对无核国家应尽的最起码的义务。

三、世界上除少数几个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已经采取不同方式承担了不生产、不取得核武器的义务。有些国家虽然已在科学技术水平上具有生产核武器的条件，但迄今它们仍然承担着这样的义务。有的核国家无视本身的纵向核扩散，不断扩充自己的核武库，却担心无核国家可能发生的横向核扩散，甚至企图剥夺或限制无核国家和平利用核能，这显然是不公道的，是侵犯国家主权的。在超级大国不断扩充核武库和进行核威胁的情况下，只有制止核的纵向扩散才有可能防止核的横向扩散。这个道理是不言自明的。

中国是反对大国核垄断的。中国和许多爱友和平的国家一样不主张或鼓励扩散核武器，尤其是反对南非和以色列等种族主义和扩张主义者生产核武器。

总之，核国家向无核国家提供消极安全保证，只不过是实现核裁军前的一种过渡措施。核国家应该正视无核国家所感受的核战争的危险或核威胁，以及世界各国人民强烈要求超级大国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呼声，核国家应不加拖延地，无条件地向无核国家作出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保证，同时还应该承担禁止使用核武器和实现核裁军的根本义务。

最后，中国代表团重申，在它已经保证单方面地承担、无条件的不向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并主张在制订一项安全保证的国际公约时，应考虑将承担这样的义务包括进公约的内容。我们也愿意在裁委会内，同各国代表共同探讨，为寻求一项符合无核国家要求并为各核国家能接受的安全保证的“共同方案”继续作出努力。

主席：谢谢中国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尊敬的同事们，你们都会记得，委员会在其第142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本周委员会和各附属机构应举行的会议的时间表。在那次会议上，我的前任说，星期五下午没有安排会议。他还说，主席将告诉委员会如何最好地利用现有的时间。我已

同各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进行了协商，在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的要求下，我们同意向委员会建议，8月7日，星期五下午的会议时间分配给该小组召开会议，会议将从下午三时开始。如果没有异议，我将认为委员会同意这项建议。

就这样决定。

主席：委员会下次全体会议将于8月6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举行。

下午12时25分散会

×× ×× ×× ×× ××



第一百四十四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8月6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CH. A. 萨尼先生（印度尼西亚）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戈门索罗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俞孟嘉先生  
王芷芸女士  
潘菊生先生

古巴: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弗拉涅克先生

埃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霍佩夫人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鲁斯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洛卡托斯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萨尼先生  
西迪克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卡西姆先生  
阿克迪阿克先生  
苏普拉普托先生

伊朗:

贾拉利先生  
扎希尔尼亚先生

意大利:

蒙特泽莫洛先生  
齐亚拉皮科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巴伦吉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阿拉森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希里马赫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波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伊奥内斯库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诺尔贝格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埃里克松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切尔诺夫先生  
谢苗诺夫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佩尔先生  
弗洛韦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斯科特先生  
谢伊小姐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希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委员会今天继续进一步审议各议程项目以及与工作安排有关的未决问题。当然，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凡愿对与委员会工作有关的其他题目发言的，也可以发言。

我愿热烈欢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裁军和军备管制专员鲁斯大使阁下。鲁斯大使在裁军人士间享有盛名，不需要再作介绍。我希望他在滞留日内瓦期间能有丰富收获，我还希望他在这儿所获之第一手接触将有助于其重要职务之完成。鲁斯大使已列名在今天发言，我很高兴让他第一个发言。但在此之前，我还想让尊敬的蒙古大使作一个简短的发言。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蒙古代表团也向参加今天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鲁斯大使表示欢迎。

今天，所有珍视和平和坚决反对原子战的人们都在纪念广岛和长崎悲剧的忌日。作为亚洲的一个爱好和平国家蒙古的代表，我愿向委员会成员们建议，让我们向广岛和长崎的死难者默哀一分钟。

主席：谢谢尊敬的蒙古代表的发言，我同意他的意见，我们应向在广岛轰炸中的死难者致哀一分钟。让我们起立默哀一分钟。

委员会全体起立，致默哀一分钟。

鲁斯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我很高兴来这儿参加这个委员会，我非常感谢你的友好的欢迎辞。我愿意回报，祝你在任这个重要的委员会的本月份主席期间百事顺利。我也要感谢你的前任，尊敬的印度代表，感谢他上一个月为委员会所做的工作。

今天我在这儿扼要介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一个裁军综合方案草案的立场，感到十分有幸。这草案是今天由澳大利亚、比利时、日本、联合王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合向委员会提出的。我这样做是为了证实我国政府支持裁军谈判委员会，也支持有关国际裁军和军备管制的谈判。

我深深体味到把8月6日广岛事件作为人类希望有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的一种标记所包含的历史意义。从过去和现在的各种战争苦难中得来的教训，以及人类理智之命令，应引导我们得出如下的结论：今天，在核武器时代，一切政策都必须

以和平为目标。不能再允许把战争和军事冲突作为代替政治决定的可准予采用的选择办法。相反地，一切政策必须由这样一个目标决定：要用一切可能的政治手段来防止军事冲突。这意味着所有国家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不使用和不威胁使用武力的原则，并认真承担义务在使用军事力量方面进行克制。

因此，裁军和军备管制可以充任一项合理政策的手段。合理政策就是旨在把不使用武力原则变成各种裁军协定，从而帮助达成可靠的和平。

联合国大会、裁军审议委员会和裁军谈判委员会是世界辩论安全政策的场所。这种安全政策已愈来愈重要了。正如施密特总理在第一届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说，为了和平，我们需要一种目的在求安全的全面政治伙伴关系。我们今天面临的比任何任何时候都更迫切。现代武器的破坏能力以及全世界为了军事开支现在所消耗的财源，迫使我们必须，只要有会，作更大的努力来争取达成具体的和可以核查的军备限制和裁减措施。

在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上，外交部长根舍曾说裁军是“八十年代的伟大任务”。他在这样说时强调了这个问题对我国政策的重要性。对我们讲，裁军和军备管制是一项以保卫和平和进行基于伙伴关系上的合作为目的的政策的主要组成部份。

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是目前唯一的专门处理裁军问题的具有世界性职能的多边谈判论坛。其责任可谓大矣。我可以肯定，我们都希望看到委员会能在工作中作出进展和作出具体的成就。遗憾的是就今年此时而言，并没有取得什么成绩。因此，没有理由作自我陶醉。但也不需要垂头丧气。我们不妨倒过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本委员会、没有联合国内部的众多活动、没有争取军备管制和裁军的各种双边和多边努力，国际外交形势将比今天恶劣得多了。因此，缺乏具体成果所带来的失望可由下列信心得到补偿：目前的各种手段的确提供了一种我们能够加以利用并必须加以利用的谈判总结构。

这对综合裁军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而言也是适用的。它在两位富有经验的外交家、尼日利亚的阿德尼吉大使和墨西哥的罗夫莱斯大使的领导下，在过去两年中已作出了很大的进展。

与其他国家一道，我们对工作小组本年度会议的讨论作出了贡献。6月18日普法伊费尔大使提出了一个工作文件，它列出了我们看来应在裁军综合方案中包括的那些目标和原则。我们在文件中说，我们认为综合裁军方案具有特别的价值，因为它可为裁军谈判提供一个概念基础，确定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标准和原则，从而为具体谈判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通过普法伊费尔大使所提出的工作文件，我们和我们的共同提案人想帮助委员会完成它被托付的、为即将到来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作好准备的任务。今天我们想再进一步地提出一份完全的草案案文，它就载在你们手上的那份工作文件里，是由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国家提出的。这个草案是以迄今为止所作出的工作为基础的，其目的是想进一步发展已取得的成就。它提出的形式和实质我们认为可以构成一项为大家所能接受的综合裁军方案。

我们要通过这一项对讨论的贡献继续我们从一开头对这个问题所采取的方针。我们知道我们的不结盟国家朋友特别关心制订综合裁军方案的计划，而且我们一贯支持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我想提一提1979年我们所作的贡献（1979年5月22日A/CN.10/8号工作文件），当时的目的是首先要在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内制订综合裁军方案的“组成部份”。在我们的新提案中，我们的主导思想是要帮助有效地促进关于裁军和军备管制的任何一种认真的努力。我们认为，这意味着方案一定不能忽视长期的目标，同时又必须适应在最近之将来能够做得到的目标。我们认识到，没有远见的方案会成为一种例行公事，没有现实感的方案则会制造失望和泄气。因此，我们的目的是既要向前看又要现实。

我们全都认识到，在过去几年中，裁军和军备管制方面的努力已更见艰巨了。关于这一点，人们已在这里谈了不少。本委员会在履行其任务的过程中不应当把自己置于一种特殊的孤立状态。人们对世界各地的军事冲突和对抗表示了关切。阿富汗问题仍然没有象联合国大多数会员要求的那样获得任何政治解决。不幸地，不结盟国家、特别是伊斯兰国家的努力迄未获得成功。人们希望，欧洲共同体十个国家的倡议将有助于求得一种解决办法。西方国家强调在东西方军事平衡中所发生的破坏平衡的变化。我们认为东西方间的和平和稳定有助于世界和平，在这

一地区的不稳定会对其他地区产生不利的影晌。军备管制的目的是要在尽可能低的军备水平上、特别是核军备水平上、达成这样的平衡。这就是1979年12月12日北大西洋公约国家所作决定的基本目标。考虑到在中程核导弹领域内不利于西方的愈来愈大的不平衡，大西洋联盟的成员国作出了一项决定，我们认为，这一决定可以说既是负责的、又是向前看的。它包含了克制和节制的因素，作为防止军备竞赛的可能手段。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到其特点：

若由于防务和威慑的原因而有必要进行现代化，那么，关于现代化的决定就应与表示愿意谈判的意愿结合起来，谈判之目的在于限制和裁减双方武器系统的数量；

非常重视可被了解性和可被计算性：新系统的数量，从一开始就有限制，在其部署之前四年必须让人知道；

新系统的未来部署不能增加欧洲核武器的总数量。事实上，总数量应予减少。1979年12月北约作了决定，要从欧洲撤走1,000枚导弹。这项撤退已经执行。此外，新武器将以一对一的比例代替老系统。因此，减低了水平不会提高。

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希望美苏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谈判。看到这种谈判有可能开始我们感到很高兴。西方盟国正在为这种谈判作紧张的准备。

如果对现在的潜在力量和军事活动的可被了解性愈大，如果一方对另一方的可预见的军事活动的信任愈大，那么，限制军备的谈判就会愈有成果。因此，1975年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上商定的建立信任措施是很重要的措施。同样理由，我们还很重视法国政府原先提出的召开欧洲裁军会议的建议。这个会议将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范围内召开，其初步任务是制订适用于整个欧洲的建立信任措施。负责为这样一次会议制订一个仔细的职权的马德里后续会议已在七月底休会，并将在十月复会。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尽管西方提出了一个有建设性的和有远见的提案，仍未取得想象中的效果，我们希望马德里会议能在今年晚些时候获得一个有实质内容的和妥善的结果。

即将到来的关于中程核武器的谈判和在欧安会范围内就欧洲裁军会议的职权达成协议一致意见，这两件事对东西方间的关系以及直接和间接有关的国家的安全具

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些谈判和努力将补足维也纳相互均衡减少兵力会谈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并可表明，即使在困难的国际环境下，进行具体的谈判仍是可能的。谈判的目的是要在现行的东西方安全条件之下，通过增加对军事活动的可被了解性和可被计算性以及通过在使用军事力量方面的克制来帮助确保信任，并在尽可能低的军事水平上创立一种稳定的平衡。

我们相信，如果这种谈判能有顺利的结果，它势将有利于世界和平。我们同时也认识到，东西方之间的谈判和协议只能是全世界裁军和军备管制的努力的一个部份。必须以全球范围的和其他地区的谈判和协议为伴。本委员会的工作、不扩散条约等等重要的条约、在拉丁美洲建立无核武器区的特拉特洛尔科条约、联合国内的全面对话、特别是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凡此种种仅仅是迄今为止在这条路上所已经历的阶段中的几个阶段而已。

那些负责为一项综合裁军方案构思的人认为有必要为裁军努力输以新的推动力。我们和他们有同样想法，并认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若通过这样一个裁军方案就可作为裁军输以新的推动力。

我们常自问，怎样能草拟一个方案使其能有说服力、能有效力而且同时又能协商一致地为大家所接受。在你们手上的这个文件载有我们和本委员会其他一些成员认为是重要和有用的一些想法。在草拟这个文件时我们尽可能密切地遵循了以前的工作，但也发展了某些观点。请允许我列出文件中的一些成份：

1. 我们在文件中使用了“裁军”和“军备管制”两个词。裁军这个词是用来指在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这一长期目标，也指旨在逐步消除军备的一种世界性的过程。

军备管制这个词是用来指目的想在这个武装的世界中限制使用军事力量（尽管有不断的分歧）、在军事领域内促进稳定性和可被了解性、从而增进管住和防止危机的可能性的各种合作努力的总体。

2. 当然，限制和裁减核武器的努力在裁军和军备管制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非常重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然而，在根据不扩散条约第6条作限制



核武器的努力的同时，人们不能忽视在今天的冲突中人们仍然在使用常规武器，如果核裁军而没有信任、对现有的可能力量没有可靠的资料并没有充分的核查，那么，它的持久成功的前景就只能是有限的。在这些需要平行努力的领域内，我们认为，一项现实的全面裁军方案对核裁军和一般裁军都会有特别的帮助。

3. 我们认为综合裁军方案是对目前在其他机构中进行的各种谈判的总概括，也是对未来各种谈判的一个概念框子。综合裁军方案应以其概念和具体建议来推动谈判，不管在什么机构内进行的谈判。当然，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本身内的谈判以及联合国的活动必须在综合裁军方案中占特殊的地位。

4. 我们认为，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要通过的综合裁军方案应当改进条件以达成具体的可以核查的裁军措施：仅仅靠裁军宣言或辩论以及不现实的裁军要求是不能改进我们时代的和平机会的。

5. 铭记着这一点，我们认为下列各点对综合裁军方案是特别重要的。它们既适用于核武器，也适用于常规武器。

关于安全问题的世界对话必须加强。

国际发展愈是趋向积极，对话就会愈有成果。

具体的建立信任措施必须适应个别地区的特定条件，并应使各方的活动具有更大的可被了解性和可被计算性。就这样的措施达成协议可以减少世界范围性的不信任和恐惧，紧张和敌对。在具体的建立信任措施一事上，我们触及了积聚军备的根本原因。

我们认为在联合国体制内现在正在进行的、力求在军事潜力和军事预算方面增加可被了解性和可被计算性的活动乃是为现在和未来的裁军提供一个新的基础，也是对建立信任的一种贡献。因此，我们主张标准化的军事开支报告制度应给以进一步的发展。这是走向均衡减缩军事开支的一个现实的初步步骤。

还可以在联合国范围内建立登记制度来增加有关军事潜力资料的可靠性和过硬性。

在一切军备管制和裁军努力中，核查仍然是一个主要因素。需要有有效的切实可行的核查方法以便各国可以心安理得地逐渐也把它们的安全寄托于军备管制和裁军协定之上。必需有充分的核查来保证已缔结的协定事实上得到遵守。通过有效的核查，加上取消过份的保密，就能够使军备管制和裁军的努力确实可信，这种可信性是为了获得一般公众的可靠支持所必不可少的。

6. 综合裁军方案本月的可信性将决定于它的目标是否现实。我们同意，方案不应当仅限于原则，也应当包括具体的措施。应首先处理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措施。凡能够在现在或最近之将来完成的东西应居于优先地位。每走一步就有一步的份量。

但让我们不要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处理的是一个方案，不多不少就是方案。不能期望这样一个方案能决定各国应在什么时候开始某种谈判或什么时候它们必须谈出结果来。

这倒不是说我们认为时间因素是无所谓的。我们在我们的草案中考虑到了这点，我们建议把定期审查作为综合裁军方案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建议是根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而来的，该文件的第109段就强调需要作经常的审查。

这种审查的目的应当是分析执行方案中所已取得的进展，换句话说，就是作某种中期估价。它们可以示证，方案的当前这一段是否可以被认为已经完成。然后，可以审议下一步应采取什么步骤，并规定下一次应在什么时候审查。

定期审查的步调应安排得当，务求保证它们能产生最大的效能。我们认为审查是综合裁军方案的主要构件。它们应提供我们希望综合裁军方案产生的那种推动力。

世界各部分愈来愈增长的互相依赖关系以及保卫和平的责职是四海一样的。因此，我们应尽我们最大的力量为使联合国内的讨论和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内的谈判具有生命力并显见成效而作出贡献。

这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所面临的伟大任务。不应低估在这儿所进行的工作。不能仅仅用有待签字的协定的数量来衡量它。一大群具有不同利益的国家致力于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致力于谋取军备管制和裁军的进展——我心中特别想到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和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这一点真是令人鼓舞之致。从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作好准备这一点讲，上述评语也适用于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第一届裁军联大——它是不结盟和中立国家的倡议的结果——的工作应在第二届裁军联大上胜利地继续下去。为完成这个目标所能作的一项重要贡献就是：应保证使综合裁军方案准备得尽量仔细，使它能增加被协商一致接受的可能性。这就是推动我今天有幸提出这个草案的目的。

主席：谢谢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在请下一位代表发言之前，我想提一下今天出席会议的人中有美国参议院的参议员克莱伯恩·佩尔，他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少数党领袖。他到这里来是来观察委员会的工作的，我希望他将有时间与各位代表见面开始交换意见。

大川先生（日本）：主席先生，尽管正是我本人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建议我们也许可以简化我们的礼节，但我还是想对你来日内瓦表示热烈欢迎，并祝贺你担任1981年会议最后一个月的主席职务。我也要表示我国代表团对温卡特斯瓦朗大使的感谢。感谢他为我们大家提供了一个情趣横溢的“印度的夏天”，也感谢他在七月份主持我们的会议和指导我们的前途期间所表现的才智和效率。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欢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鲁斯大使今天上午参加我们的会议并正式向委员会介绍了工作文件CD/205号文件。我国代表团是该文件的共同发起人之一。还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欢迎美利坚合众国的佩尔参议员。

在1981年7月20日至21日在渥太华举行的七国政府首脑会议上，日本首相铃木善幸又一次向他的六位同僚发出了有关需要进行核裁军的强烈呼吁。日本在军备管制和裁军领域内一贯的立场就是把核裁军列为一系列项目中的最高优先项目。

36年前，即1945年，当日本成为原子武器牺牲品的时候，那时世界上只有一个核武器国家。这个数字一直在增加，如果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不能共同努力集合人类的常识来抵制这种自杀性的趋势，那么，这个数字在未来的岁月中还将继续增加。当然，我们的最后目标应当是把目前的核武器国家数目递减至

零——通过从地球上完全彻底消减核武器的办法。由于在最近之将来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而且也是不能预见的，因此在目前我们至少要力求使这个数目不再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政府认为目前的不扩散制度是对当今世界的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一项重大贡献。这个制度尽管有各种缺点，仍必须予以维持。必须防止它解体。必须把它加强，以便使防止进一步扩散核武器这一目标能继续下去，当然，在此同时要容许并促进有需要的国家在未来的年代中可以为和平用途利用核能。

但是，我们委员会的成员们，特别是不扩散条约的核武器缔约国，不应忘记去年在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上所发生的事。他们应当记得，那次会议之所以未能通过一项最后宣言是由于未能根据不扩散条约第六条在核裁军方面取得进展。制止纵向扩散问题，至少在无核武器国家看来，甚至比制止横向扩散更具迫切性，因为后者迄今已有不扩散制度加以防止。核武器国家，包括所有五个国家，必须作大得多的努力来争取核裁军。不仅对保持目前的不扩散制度而言这是绝对必要的，对人类生存本身而言，也是绝对必要的。这不仅仅只是一个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或在委员会内进行有组织的非正式协商问题。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必须对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不能失之过迟。

几年来，无核武器国家以及核武器国家本身都已提出了许多关于核裁军的具体提案。在本委员会内，在“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项下，我们已有一长串这类提案的清单。只要它们在目前条件下是可行的，日本就不会对其中任何一个表示反对。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以东西方对抗为特点的目前国际秩序继续作为紧接战后阶段的遗留物而存在下去，那么，这些提案中没有一个是能轻易达成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再三强调迫切需要达成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作为一项在目前条件下似乎可行得通的措施，因此也就是目前最重要的措施。这是一项1977年以来三个核武器国家一直在进行认真谈判的措施，这三个国家甚至向我们提出了有关他们谈判的一些进展的报告。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可以对核武器的进一步质量发展起一种限制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讲，它就是走向核裁军的有意义的的第一步。

我国代表团已表示赞成在本委员会内设立一个全面禁试工作小组，作为在这方面谋取进展的一个途径。它将继续要求设立这样一个工作小组。但我想强调一下，设立工作小组本身并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可以在这个多边论坛中开始实质的讨论和谈判。早就该开始这种多边谈判了，现在有鉴于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迫近，这就更见重要了。仅仅设立全面禁试工作小组只能算是一种很微小的成就，但是如果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向明年的特别会议报告那怕是这一点成就，那也将是有意义的。在明年的特别会议上我们必须能报告某种向正确方向走的东西。

在这方面，我要再一次促请三个有关的核武器国家毫不迟延地重开它们的三边全面禁试谈判。同时，我想再次提醒这三个国家的尊敬的代表，我曾在1980年8月7日本委员会的会议上就它们去年所提出的三边报告提出了一些问题。

顺便说一下，我国政府已注意到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署主任尤金·罗斯托夫先生1981年7月24日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发言时提到了苏联和美国之间所签署的《界限禁试条约》和《和平核爆炸条约》。罗斯托夫先生说，他认为这二个条约是有成绩的，美国政府将由此向前推进。我国政府认为，从促进核裁军的观点来看，这番话是值得注意的。

遗憾的是，核国家继续在进行核爆炸。我受到指示，要重申日本反对任何国家的任何核试验。

现在我想谈一谈消极安全保证问题。

一个已放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很自然地当然要希望获得保证核国家将不对它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样的国家有充分权利要求人们尊重它的无核武器地位，它的安全不致受到损害，因为它已经放弃核选择。它有权获得保证它将不会受到核武器的攻击——除非它本身在一个核武器国家的支持或联合下对另一个核武器国家或其盟国发动进攻。

作为寻求满足无核武器国家在这方面的合法合理要求的一个工具，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自1979年以来一直力求在这个领域内取得进展。日本代表团要对埃及的巴拉代先生和意大利的齐亚拉皮科公使表示深深的感谢。他们作为先后两任工作小组的主席，艰苦卓绝地井井有条地作出努力以推动我们在消极安全保证方面的工作。在今年的委员会会议期间，我们特别赞赏齐亚拉皮科先生向我们提出的

关于最后的消极安全保证的实质方面的、以及说明可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的保证的各种特点是什么的各种工作文件。 齐亚拉皮科先生非常老练地在上星期7月28日结束了他的工作小组的实质部分的讨论，我为此对他表示祝贺。

当然，如果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能通过一项全球性的国际公约获得保证，那是最理想的。 但这种可能性完全是不现实的，在这一点上不可能达成一致。我们必须务实，我们不能从一开始就想做十全十美主义者。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采取了比较现实的办法——把五个核武器国家所已经作的个别宣言作为出发点，从这五个宣言中抽出其共同的因素，并运用这些因素来试求达成一项安全保证的共同方案。

在这方面，应特别提一提荷兰费因大使在1979年6月26日、1981年4月14日和1981年7月30日的发言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费因大使的几个发言提供了极有意义的分析，日本政府认为，荷兰的提案为本委员会的审议工作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和很有希望的基础。

无核武器国家自然想为它们的安全取得最大程度的保证，但同时我们必须记住，提供保证的是核武器国家。 因此，我国代表团很想从核武器国家那里再听一些它们对荷兰提案的意见。

在结束这个题目之前，我愿声明我国代表团的意见认为，有效的消极安全保证的国际安排会有助于加强目前的不扩散制度，并可成为走向核裁军的一个初步步骤。 但我国代表团同意中国俞沛文大使的意见，消极安全保证仅仅是在未执行核裁军以前的一种过渡性措施。 我国政府继续认为，只能通过核裁军——也就是说全面销毁核武器——才能达到最大的安全保证。

核武器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对停止核军备竞赛和促进核裁军，是必不可少的。 要在各国之间培植这种信任就只能靠各国严格和真诚地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对自己的行为加以克制。 总的国际安全局面必须加以改进。 必须设法通过联合国来解决各国间的分歧。 如果能防止使国际争端演变为武装冲突，这就会有助于创立和增加各国间的信任，而裁军任务，特别是核裁军任务，也可变得较容易些。

我国政府和我们的国家在过去36年来一直在提醒全世界人士，日本是遭受核武器苦难的唯一的国家。似乎这种提醒是必要的。这几天来，特别是在广岛轰炸三十六周年之际，我倒想把上面这句话稍微改动一下，想把日本是唯一的国家改成日本是第一个体味到核武器恐怖的国家；如果世界继续现在这样下去，许多其他国家就可能步我们的后尘。我一定会把今天上午委员会开会时所表示的最亲切的情景向我国政府和人民作报告，我国代表团也愿把这一表示看作是我们重申决心要在裁军，特别是核裁军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主席：谢谢尊敬的日本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昂克林克斯（比利时）：主席先生，由于大川大使刚才提到的关于我们的礼节的建议还没有付诸实施，所以我仍然要尊重传统。我想，在你允许之下，按照年月程序，首先对你的前任说几句话。我要说，我国代表团对我们的印度同事上一个月领导委员会工作中所表现的才干、智慧和干劲表示赞赏，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应为此而对他表示感谢。

主席先生，我们很高兴能在你的领导之下工作。因为你是从雅加达赶到日内瓦来和我们一起工作的，我们已开始熟悉你了。我们全都对你个人怀有深厚感情，我认为你可以确信在这一个月中你将获得我们最充分的合作。贵国是东盟的重要成员，东盟是一个我们对其深有同情的政治集团，我们很欣赏它在地区和国际合作方面的努力。我很高兴地注意到你正是在“东盟日”纪念之前不多几天就任我们委员会的主席——如果我没有弄错，纪念日就是明天，我愿为此对你表示我们的祝贺。

我还想欢迎佩尔参议员跟我们共同工作，他对日内瓦这些巍然大厦内所举行的各种各国际讨论是很关心的，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

我本要谈我今天发言中所要谈的二个题目：综合裁军方案和禁止放射性武器。关于后面这个题目，比利时代表团本考虑就我们的工作提出一个建议。但此事现在仍在协商中，我的上级要求我把这项建议暂时缓一缓。这样，我今天的发言就只能谈综合裁军方案问题了。因此，我的发言时间要比原定的短些了，我希望，我的同僚们将为此而感谢我吧。

在我上次的发言中，也就是7月9日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我曾谈到，我国对综合裁军方案的及时编写，也就是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之前把它编写出来，感到很为关切。因为该方案应成为该会议的重要部分之一。

我们委员会就这个问题所设的特设工作小组无疑已作了重要的初步工作。我愿对先后两任的主席尼日利亚的阿德尼吉先生和墨西哥的罗夫莱斯先生表示感谢。但我们不能不正视这样的事实：重要的工作仍有待完成。在这方面，我高兴地注意到，委员会正准备采取程序性的决定，它将使我们有可能加紧我们在这方面的工

作。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澳大利亚、日本和联合王国一道，比利时也是CD/205号文件的发起人之一。该文件详细地开列了上述各代表团对综合裁军方案的主要见解。该文件已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为一个完整的草案案文向委员会提出。

事实上，在我看来，重要的是，在工作的现阶段，我们应对方案的总结机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

在编写这个草案时，我们的目的是要提出一个清楚、明确和合乎逻辑的文件。这样，我认为，综合裁军方案就可以成为国际社会所期望的东西，也就是，一项可信得过的文件，它将在裁军领域内推进谈判，而不是把我们各种主观愿望进行一次学术性的汇集。

这一文件的结机包括一项永久性成分和一项能动的成分。

永久性成分就是裁军谈判努力赖以为基础的那些主要原则。我们认为综合裁军方案一方面决不能忘记第一届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中所载的那些原则（尽管不多），同时应当明了和严格地确定谈判者在决定各个相继的裁军阶段时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应视两种需要而定，一方面需要保证各国在裁军过程的所有各个阶段中的安全，另一方面需要保证联合国宪章能得到严格遵守，以便不会发生任何违宪的行动来阻挠裁军领域内的努力。

除了我刚才所提的那些原则外，裁军过程中的永久性成分还包括我想把它称之为“方法”的东西。

这些首先是指《最后文件》中所定的优先项目。据理解，这些优先项目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就谈判和前景而言，就不应允许任何东西来阻止目的在就最有希望取得成功的问题达成协议的努力。



我们不能忽视任何取得进展的可能性，不管这可能性多小。事实上，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比利时一直支持了地区的裁军措施。的确，我们认为只要那儿有可能调和国际社会所表示的各种见解，就应当在那儿寻求部分的解决和区域性的措施。

我们还认为，综合裁军方案应适当反映构成裁军过程中另一项永久性成分的东西，那就是：裁军措施必需伴以充分的核查手段。这类措施不仅有助于建立各国间的信任，而且也有助于保证各国的安全。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完全相信裁军措施不会危害它的安全，它是不会采取裁军措施的。最后，我们也不应忽视，如果有前景表示可对达成的协议创立一种充分的核查制度，它就很可能对目前正在进行的裁军措施谈判发生影响。

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些永久性成分外，综合裁军方案还有能动的成分。

这是环境条件的不断的变化性质所产生的结果，特别是当前的政治和安全形势和裁军过程的实际发展。这些环境条件可决定裁军措施谈判的步伐。不能要求各国不理采这些环境条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不可能要求各国承担义务在履行综合裁军方案的某一特定阶段必须执行某一特定的裁军措施。另一方面，倒可以有充分理由盼望方案可以在一系列相互依赖的阶段中予以实施，这些阶段中的每一阶段决定着对各种裁军措施的谈判，而这些裁军措施本身又是和谐地相互联系着的。

与裁军措施本身相平行，在各阶段的每一阶段中还有必要规定对我们一般所称的附属措施进行谈判，并规定作一些将有助于改进谈判前景的研究工作。

我刚才提到的阶段中的第一个阶段，其目的应当是结束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谈判。应当从最广泛的意义来理解谈判之完成，它应当包括深入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并已获认可的一切措施。比利时作为共同发起人之一的那个文件中已为这类措施开列了一个详细的清单。

所有这些措施应尽可能的以笼统的形式制订在综合方案之中。我们必须避免两种危险。一方面是过分的具体，这必将导致不完整；另一方面是给谈判者以太明确的指示，而这些指示在现阶段会起瘫痪的作用。

审查会议在执行综合裁军方案中将起重要的作用。这些会议一方面可测定归入某一阶段的那些措施已执行到什么程度。它们可酌情宣布某一阶段已经完成。

如有必要，它们也可重新规定某一阶段，以及接着这一阶段以后之阶段。所以，它们在斟酌当时的环境条件后，可以规定下一阶段之内容。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会议应不时举行。这倒不是说一定要定期举行。在这个问题上又一次要看当时的环境条件，由它来决定会议该在什么时候举行。由于综合裁军方案中所设想的措施同《第二个裁军十年》计划中所载的措施是相似的，所以，最好把对两方面措施的审查结合在一起搞。

我国代表团不赞成设立新的机构来从事这种审查。我们认为联合国内的目前各种裁军机构可以担当此项任务。也许可以请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来做，只要大会认为它可以合适地来审查综合裁军方案的执行情况的话。如果能这样，那就意味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在《第二个裁军十年》中所已被授予的作用获得了确认。

我已解释了为什么综合裁军方案不可能成为一项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但应当有一项谅解：由于其重要性，各国应对综合裁军方案承担义务，保证尊重它的目的、原则和优先项目，方案还应表达出国际社会的坚定决心，通过就具体的和可核査的裁军措施进行谈判，使方案付诸实施。

主席：谢谢尊敬的比利时代表的发言和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以及他对东南亚国家联盟所说的话。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主席先生，上周我卸任的时候，我已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你表示热烈祝贺，并祝你在本月份主席位置上取得成功。我现在是在你当尊敬的主席以来的第一次发言，所以我要感谢你和其他尊敬的代表们对我上个月当主席一事所说的友好的话。我还要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鲁斯大使来和我们一起工作表示欢迎，我们有幸已在今天上午听了他的发言。美利坚合众国的克莱伯恩·佩尔参议员也来跟我们一起工作，我想，这一来他就有可能把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意见带回到美国参议院去，我相信这些意见可构成国际社会争取达成全面彻底裁军的努力中的主要基础。

我现在要谈我今天发言的主题，即综合裁军方案。

1960年代初期，一些不结盟国家和二个主要大国美国和苏联，曾提出相当详细的在有效国际管制下达成全面彻底裁军的方案。这些方案设想要在现存的各种类型的武器的武库中进行彻底和猛烈的削减，并要在一定的时限内完成，最好要在

十年左右时期内完成。但在过去几年中，在裁军领域内的进展的特点就是强调局部性的措施。1960年代末期，裁军的局部办法已取代了综合办法。同时，在少数几个国家间的双边或有限的谈判已降低了多边谈判的地位并逐步地取得了压倒多边谈判的地位，在侧重方向上的这种改变，其理由是很明显的。寻求有限的裁军措施可以使少数几个有关的国家享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大的机会在某种比较可预测得到的框框内来协调它们的互相矛盾的安全顾虑。在双边和有限论坛中的谈判还可以使武装得比较厉害的国家在这样一种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受不到世界舆论的压力，也不需要去满足许多国家所关切的事情和它们的安全需要——中寻求调和它们的国家利益。

这种侧重的改变在1970年代中也的确产生了某些有限的结果。但，正如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本身所承认：

“但事实是，这些协议只是一些约束力有限的措施，军备竞赛却仍然继续进行。这些部分措施对于使世界接近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十多年来，没有任何谈判导致一项全面彻底裁军的条约。目前迫切需要的是将本《最后文件》的各项条款变成实际的行动，并在裁军领域朝向具有约束力、有实际效力的国际协定前进。”

既然对有限的和局部的裁军措施影响已有上述意见一致的估价，我们认为，某些代表团仍继续坚持要不作任何重大变动地遵循1970年代这一声明狼藉的战略，这是未免令人诧异的。只有在一种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包括在裁军谈判领域内大家所公认的原则、目的和优先项目的方案之下来进行有限的和部分的裁军措施，有效国际管制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才能成为一个可信的目标。这些原则、目的和优先项目都已在第一届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中清楚地阐明了，《最后文件》之所以成为裁军过程的试金石，其原因就在于此。

人们指望裁军谈判委员会制订和设计的综合裁军方案的性质是什么呢？首先，我刚才从《最后文件》中摘录下来的这段话很自然地会导致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方案是从条约的角度来设计的。把制订方案托付给裁军领域中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一事本身，似乎就可支持上述论点。假如方案打算仅仅成为一种指示性的东西，没有法律和政治约束力，那么，有什么必要把这项任务托付给裁军谈判委员会而不

托付给象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这样的审议机构呢？《最后文件》第38段十分明确地指望的综合裁军方案的性质应该是：

“部分裁军措施的谈判应与较全面措施的谈判同时进行，并且跟随着就应当进行导致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的谈判。”

如果我们从事谈判的实际上是一项条约，那么，我们显然必须就下列事项的明确条文达成一致意见：其生效、其执行、其定期审查的机构、将来对其条文进行修正的程序。如果象某些国家要求的那样，对其生效和对其条款之执行保持含糊或不作具体规定，那么，综合裁军方案就不能符合人们对它所期望的。我可以指出，迄今为止在军备限制或裁军领域内所谈判的条约，没有一个没有对生效和执行情况的定期审查作出具体规定的。

我可以指出，1962年美国和苏联提出的关于全面彻底裁军的条约草案是作为一组互相有关联的裁军措施提出来的，缔约者承担义务要在不少于十年之内加以执行的。苏联草案的规定打算在五年之内加以执行，美国草案的三个阶段中之头二个阶段打算在六年之内加以执行。这两个条约草案都包括了关于生效和对执行情况的审查的规定。尽管这两个草案中的某些具体规定可能由于这些年来政治和技术发展而跟不上时代，但肯定没有人能说：它们的目标和目的已与今天裁军谈判委员会所要达到的目标和目的不同了。我们今天从事谈判的文件的性质同1962年这两个大国所提出的条约草案的性质基本上是一样的。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如果有些代表团想无视《最后文件》第38段，那么，我们最好现在马上就把这个事实说个清楚，以便我们不必浪费宝贵的时间来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我国代表团决不能赞同从国际社会一致同意的《最后文件》的规定上作任何后退。

综合裁军方案应当以什么原则作为其基础呢？这儿我又一次要把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所载的规定作为基础。由于裁军的过程要影响到所有国家的切身安全利益，它们都必须积极地关心裁军和军备限制的措施并为其作出贡献。所有的国家都有权利参加裁军谈判。他们有权利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这些多边裁军谈判，因为这些谈判对它们的国家安全有影响。虽然裁军是所有国家的责任，但核武器国家对核裁军负有主要的责任，它们同其他军事大国

一道，还对防止和扭转军备竞赛负有主要责任。最重要的是，在采纳裁军措施时应当适当地以平等和均衡的方式来进行，以便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国家集团能占单方面的便宜。在每一个阶段，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在尽可能的最低军备水平上保持不减损的安全。这是我从《最后文件》的基本原则中所选的几个原则。对裁军措施的每一类措施而言，譬如说，关于核裁军的措施或关于建立无核地区的措施，那自然就应当有更具体的、涉及这些措施的谈判和执行的原则。这些具体的原则也可以从《最后文件》中找到。

现在我要谈谈裁军谈判领域内的优先项目。《最后文件》第45段明确规定：“裁军谈判的优先次序如下：核武器；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包括化学武器；常规武器，包括可被认为引起过度伤害或具有滥杀滥伤作用的任何常规武器；裁减武装部队。”虽然不排斥各国可以齐头并进同时对所有优先项目进行谈判，但这当然不能意味着裁军谈判委员会可以把优先次序倒过来或根本不管这些优先次序，因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毕竟是裁军领域内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主要核武器国家中的某些国家拒绝让裁军谈判委员会从事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并在化学武器谈判方面限制其职权范围，尽管在上述问题上它们之间所进行的有限制的双边或区域谈判成果甚微或根本没有成果。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在整个《最后文件》中，重点是要求就核裁军及防止核战争的措施进行迫切的谈判。人们普遍都承认“当前的目标应该是消除爆发核战争的危险，执行停止并扭转军备竞赛的措施，并为持久和平开辟道路。”然而，在综合裁军方案草案的讨论中，有人却奇怪地不愿意使核裁军措施，特别是防止核战争的措施，获得它们完全应得的优先地位，也就是《最后文件》中事实上已在协商一致下说清楚了优先地位。有时我们听到这样一种论据旨在谋取避免使用核武器的措施不仅仅应当在综合裁军方案的第一阶段中执行，而且应当继续成为在随后的各阶段中的目标，因为在核裁军没有真正实现以前，这些措施多半是不能执行的。《最后文件》第58段在提到这些目标的时候是联系到总的迫切目标的，那就是要保证“人类的生存不致受到危害。”人们原本期望，这些措施——我们全都同意它们对人类之生存是必不可少的——将明确地列在综合裁军方案的第一和最早阶段中。有人企图在国家和联盟安全利益的掩盖下把这样

一种简单的逻辑置于不顾，这是一种不讲实际的做法，它损害了我们委员会的工作。

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筹备委员会上次会议期间，以及在制订综合裁军方案的谈判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种令人心烦的趋势，它使裁军谈判的进展要依赖于国际形势的改善，依赖于各国间信任的增长，并依赖于先就核查和监督措施达成协议。举例说，一些西方国家所提出的 CD/198号文件断言，建立信任措施是裁军谈判“取得胜利结果的必要先决条件”。同一文件还想在核查和监督措施同发展各国间的信赖和信任之间划一等号。这是一种片面的见解。我特别要请大家注意《最后文件》第34段，它说：

“裁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尊重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权利、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彼此都有着直接的相互关系。在其中任何一个领域取得进展都有利于所有其他领域；反之，在任何一个领域的失败对其他领域都会产生消极效果。”

事实上，《最后文件》的最初几段似乎强调说，正是军备的积累和裁军之缺乏进展，构成了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真正威胁，破坏了各国间的信赖和信任。因此，第11段中这样说：

“武器的增加，尤其是核武器的增加，非但无助于加强国际安全，反而削弱国际安全。各国庞大的武器储存和军备与军力扩充，并且把科学资源和技术进步竞相转用于改良各种武器的质量，对和平造成无可估计的威胁。这种情况反映并加深国际紧张局势，加剧世界各地的冲突，妨碍缓和的进展，加剧对立军事联盟之间的分歧，危害所有国家的安全，加深一切国家包括无核武器国家的不安全感，并增加核战争的威胁。”

不能把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作为借口或理由来为裁军谈判缺乏进展进行解辩。这种紧张局势的本身是正在进行的、特别是在大国之间正在拼命进行的军备积累的一种症状。把改善国际环境作为裁军的先决条件基本上就是把车子放在马的前面。

同样地，尽管充分的核查措施的确可以有助于各国间的信任，但决不能把核查作为在各国间建立相互信任关系的替代品。即使各大国能得到很有效的侵入性的核查手段，它们仍大力地对核和常规武器作空前的积累。这种积累是与缺乏核查手段无关的。更有进者，那些如此强调核查的人不会不看到，从历史上来看，在大国及其联盟之间的关系处在比较好的时期内比在关系不好的时期内要容易得多地接受较为严格的所谓侵入性的监督手段。最近对更严格的核查的要求正反映了大国间和敌对的军事联盟间的关系的恶化，其原因与真正的核查程序，关系甚微或根本没有关系。

我们承认核查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要求大家对此保持适如其份的看法。我国代表团将不久就核查问题向秘书处提出一个工作文件，它将分发给委员会各成员，我们相信它将对所有有关人士有所助益。

最后，我想就应列入综合裁军方案中的措施发表一些意见。《最后文件》认为综合裁军方案应成为这样一个方案，“以确保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能够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普遍存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获得加强和巩固的世界上得到实现”。

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1979年所拟的综合裁军方案组成部分把方案看成是一种基本框子，可以在这个框子内就各种具体的裁军措施进行各种多边的、双边的和地区级的谈判。裁军审议委员会本身只提供方案的纲要。它让裁军谈判委员会去详细阐述这个纲要和加以具体化。如果我们在这儿工作的目标仅仅是坚守载在裁军审议委员会“组成部分”草案上的那些提法，或甚至仅仅复制载于《最后文件》的行动纲领中的那些提法，正如同某些代表团在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中所采取的立场所似乎意味的那样，那么，我们就难免要怀疑我们是否在浪费宝贵的时间，我们本可把时间用来谈判更为迫切和更为优先的问题，如核裁军问题。对我们说来，我们认为综合裁军方案应比载于《最后文件》中的行动纲领更进一步。因此，从我们的谈判中应产生的条约草案必须包括可以行得通的、详细的和具体的裁军措施，并应符合我们国际社会在裁军领域内早已同意了的目标、原则和优先次序。然而，21国集团就此类具体措施所提出的建设性的建议（不论关于核裁军的还是关于常规裁军的）却在大国和它们的联盟那里获得了颇为令人不解的消极反应，它们说这

些建议的性质“太具体了”。有些人提出了完全站不住脚的论点，他们认为，在每一类裁军项目下所要谈判的具体措施应由牵入谈判中的国家以及最直接有关的国家去处理。如果情况果真是这样，那么，裁军审议委员会为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所草拟的组成部分草案也就不足成为追求全面彻底裁军这个目标的基本框子。那么，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否应向第二届裁军联大报告说它不能再比第一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最后文件》更进一步了？如果我们不准备交任何货真价实的东西，那么，当一些国家，包括主要的大国，看来不想在核裁军或常规裁军方面接受任何具体义务之际，我们是否还有理由要冒充我们正在制订包括具体裁军措施的一项综合裁军方案呢？如果具体措施的确要由谈判所涉及的国家去办，那么，为什么还要搞综合裁军方案呢？答案是：裁军领域内的目标、原则和优先次序早已众所周知了。裁军措施的主要类项早已在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准备的宣言中开列了，它是以第一届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为根据的。正如我们可看到的，正是在制订各种裁军措施方面，需要进行深入的谈判，以便这一纲要能发展为一系列有明确规定的和互相关联的、由各国来承担的义务，然后把它们组成一项多边条约供大家普遍参加。如果我们真正所做的不是这样，那么，我们还不如承认我们没有能力完成联合国大会在其第一届特别会议上所交给我们的庄严职权。

在结束我的发言之际，我愿向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尊敬的主席，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致以真诚的谢意，他一直在以仔细和坚韧的精神领导着对这一重要文件的谈判过程，从一开始起一直到，我们希望，胜利地结束。不过，对假想的第一阶段中应包括进综合裁军方案的措施的初步审议虽然已经完成，但是更基本的问题，如我今天所谈的那些问题，尚有必要加以讨论并尽量不予拖延地予以研究解决。我们能否就综合裁军方案的性质以及它同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的关系达成协议，显然会影响我们就各种措施的具体提法的谈判。迄今在工作小组内进行的谈判表示出，要超过《最后文件》的措辞可能是很困难的。或许这是由于某些代表团心中并不十分明白我们正在从事讨论的综合裁军方案的性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自然想站在老地方不动。但是我们的职权是要在这个基础上向前推进。我们愈快地澄清我们对综合裁军方案的性质和内容的看法，我们就将有



更大的可能性带着一份无愧于我们自己、也无惭于整个国际社会托付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身上的信任的文件，去参加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

主席：谢谢尊敬的印度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发言单上最后一人已发了言，今天的发言名单已结束了。是不是还有其他代表团想在现阶段发言？

在我的请求下，秘书处今天散发了8月10日至14日裁军谈判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要举行的会议的时间表。在这方面，我想告诉委员会，根据议事规则第44条，我在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协助之下所编写的委员会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草案的第一部分将在明天放入委员会所有成员的文件箱内，英文文本可在明日下午较早时候放入，其他文种文本在下午五时以后。由于报告的第一部分主要谈的是技术方面问题，我希望能在星期一下午的非正式会议上开始初读。在这方面，时间表中已作出规定，拟在该次会议上审议巴基斯坦代表团所提的、由主席宣读的一项声明草案，内容是关于以色列对塔木兹进行军事袭击的影响问题。如果大家愿意这样做，就要进行审议。

关于报告中对议程项目1、2和5的一些实质性段落，我已与各集团和其他代表团的联系人进行了协商，以求找出一些灵活和实际可行的方法来处理这些问题。我已请秘书处向我们提供能作为审议基础的案文。在协商过程中，我发现成员们都同意采取这样的办法。

由于我们正临近委员会工作的闭幕日，各工作小组的工作特别显见紧张，你们可以注意到我们已极力在时间表方面满足各小组主席的关心。时间表的规定可能不是理想的，但在现阶段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我们的时间，我相信成员们会谅解我们不得不脱离正常的惯例以便赶上委员会所决定的闭幕日期。

还有与时间表有关的，我想指出，关于改进和促进委员会工作效率提案的起草小组在能干的温卡特斯瓦朗大使的领导下已取得具体的进展，因此，我想在适当阶段向委员会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可能就在下周。我将与起草小组主席取得联系以便保证对这些建议进行适当的审议。

如果没有异议，我将认为委员会愿意接受这个时间表，时间表象往常一样只是指点性的，可以视情况进行调整。现在我请尊敬的南斯拉夫代表发言。

布兰科维奇先生（南斯拉夫）：主席先生，我完全同意你刚才所表示的意见：我们快临近委员会的闭幕日期了，所以我们应当尽可能合适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然而，我注意到在你所建议的安排中，10日星期五上午是一个空白，我认为我们应当尽量利用这段时间为工作小组安排工作。同时，我注意到已为8月14日星期五安排了两个不同工作小组的会议。我没有必要详细地来解释为什么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需要利用一切时间来完成它的工作，但在这一思想支配下我想建议我们把整个星期五，包括上午和下午，全都拨给综合裁军方案小组，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唯一必须在星期五傍晚以前完成其繁重任务的工作小组。同时，我们认为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不妨放在星期一上午。明天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就有会议开始讨论其报告，我认为它可在星期一上午继续开，并很有希望按照预定时间表在星期三上午9时至11时结束讨论。

主席：我接获通知说，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主席尚未准备要在星期一上午开会，所以就象草拟的时间表上那样作了安排。我希望就你的建议而言你能考虑这一点。

布兰科维奇先生（南斯拉夫）：我不知道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主席是否已准备好，我考虑得多得多的是：报告是否已准备好，工作小组是否已准备好审议报告。如果我们于明天星期五上午开始讨论报告，我注意到第24号工作文件现在已发给我们，那么，我看不出为什么我们不应利用星期五上午，也供这个工作小组之用。

主席：最好的办法就是征询一下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请他解释一下为什么该小组不可能在星期一开会。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作为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我愿对我们尊敬的南斯拉夫同事的建议作如下的解释。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明天将就其工作报告草案进行初读。我肯定那时将有许多提案和意见，需要加以考虑，以便进一步拟制和改进报告草案。很清楚，为了这一目的，为了能为草案提出一个新的版本，星期五上午与星期一之间的间隔太短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已经要求为工作小组在星期三增加一次会议。我认为，星期三的会将使基本上可对报告作最后定稿，然后在14日星期五予以通过。因此，我想请我的南斯拉夫同事以及其他同事们予以谅解。

主席：谢谢我们尊敬的匈牙利同事的解释，我希望委员会能接受这种解释。

齐亚拉皮科（意大利）：主席先生，在刚才散发的非正式文件所载的时间表中，只安排了消极安全保证工作小组一次会议。该会议将照常在星期二下午举行。我希望，我也甚至有信心，在那次会议上我们将能够通过小组的报告。然而，我可保不了险，因此，我不得不请你注意，本工作小组可能有需要在下一天，即星期三或甚至是星期四，再举行一次会议。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留有余地使本工作小组有机会再举行一次会议。我再说一遍，我坚决希望不致发生这种必要性，但是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主席：我想我们只好等着瞧，但我将记住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的话。

萨朗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我想提一个请求，在下星期和再下一星期的时间表中希望至少能有一整个下午空出来使代表们有机会通读一下他们必须加以审议的那些大宗文件，包括各工作小组的文件以及委员会的文件。对我们这样人数稀少的代表团而言，如果每一个星期的每一天都要从上午九时工作到下午近八时，那是吃不消的。因此，我要向主席先生请求，并通过你向各个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请求，他们应当考虑人数少的代表团的困难，每周中至少应当留一点时间出来，让代表团好好考虑考虑并消化它们手上所有的大宗文件。

主席：我们将记着我们尊敬的印度同事的这项要求。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主席先生，我只想谈两点。第一，我国代表团很高兴地看到星期一上午既没有为委员会也没有为各工作小组安排任何会议。我们之所以高兴是因为21国集团在昨天举行的每周例会上已商定最好在下星期一上午再举行一次会议。我们当时没有敢作出最后决定的唯一原因就在于考虑到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有可能在星期一上午举行会议而我们自然不愿同它竞争。既然现在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不在那时举行会议，我相信尊敬的南斯拉夫代表将同意我的意见：21国集团将利用星期一上午举行会议。第二个问题涉及到为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计划召开的会议。秘书处说，该小组的报告草案将于下星期一分发。我认为它的内容不会太引起争执，它是对所发生的事作了一次客观的和叙述式的记载，我敢希望，我们能够在目前时间表上所安排的两次会议上对报告做完审议并予

通过，那就是星期四下午一次会议和星期五下午一次会议。不过，如果我的预测证明不准，那我们就要在8月14日星期五晚上举行一次会议。

主席：我同这位尊敬的代表一样希望我们能在星期四和星期五两次会议后结束这位代表所领导的那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并希望他能避免在14日星期五晚上开会。还有其他人想发言吗？如果没有人，我想在散会之前宣布，放射性武器的拟稿小组将在今天下午三时在第C-108号房间开会。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将在1981年8月11日星期二举行。现在散会。

下午12时45分散会

×× ×× ×× ×× ××

第一百四十五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8月11日，星期二，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Ch.A. 萨尼先生（印度尼西亚）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戈门索罗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俞孟嘉先生

李长和先生

萨本望先生

古巴:

索拉·比拉先生

罗德里格斯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弗拉涅克先生

埃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霍佩夫人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鲁斯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洛卡托斯先生

印度: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萨尼先生

西迪克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卡西姆先生

阿克迪阿克先生

苏普拉普托先生

伊朗:

贾拉利先生

意大利:

卡布拉斯先生

巴伦吉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阿拉森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布里马赫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波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塔先生  
伊奥内斯库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诺尔贝格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切尔诺夫先生  
谢苗诺夫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斯科特先生  
谢伊小姐  
赫克罗特先生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恩藏热亚先生  
格诺克先生  
埃康加夫人  
姆邦戈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贾帕尔先生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按照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委员会今天开始审议各个附属机构的报告以及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当然，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的规定，成员们可以自由地就有关委员会工作的任何其他问题发言，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今天怀着极大的关切心情要求发言，来谴责美国最近公布的关于开始大规模生产所谓的高级放射性武器系统（即中子弹）的决定。

人人都会记得1981年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一开头时所进行的讨论，当时许多代表团对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先生的一些话表示关切，他当时说他赞成生产中子弹并赞成将它部署在西欧。当时看来是一种威胁，现在已变成事实。

我们同意1981年2月5日瑞典代表团团长图尔森夫人的意见，她说，这样一种决定“将使核战争添上新的面貌，进一步增加其可怕的效能，而且必然会有可能降低核武器的界限”。

人们只能把美国最近的这项决定视为对世界舆论的一种挑战，世界舆论要求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裁军进行具体的谈判。

我们在这儿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力求探索如何开始上述谈判的方式和方法，而这项决定显然正是在这一个时间内准备就绪的，注意到这一点就使人感到不安。当然，那个有关的国家的代表团不准备着手进行谈判，它说国际形势不适合这样的谈判。

但作出生产中子武器的决定对国际形势将产生什么效果呢？首先，在核武库中引进这种武器是新的步骤，它必然会使核军备竞赛升级，并对国际和平和安全带来其一切严重的后果。除此之外，作出决定的时机也该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据报界报导，该项决定恰巧是在造成20万人死亡的广岛核弹投弹的三十六周年纪念日作出的。

作为一个中欧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有必要请你们注意生产中子武器可能对我们这个地区带来的危险。全欧洲的人都认识到这种危险，他们多年来一直在要求放弃生产中子武器的计划。这一要求最近还在日内瓦的反对恢复军备竞赛的非政府组织行动会议上以及在东京的反对原子弹和氢弹的世界会议上提出过。

有人说，这种武器不准备部署在生产国国境之外。希望大家不要轻信。在

这方面，我只想提一提最近美国报界的报导，这些报导以满不在乎的态度说，使用中子武器最合适的地区就是“欧洲战场”。难道欧洲真的需要新的、危险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吗？作为答案，请让我引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两位政府主席埃里奇·昂纳克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最近克里米亚会谈的公报中的话：“欧洲不需要从海外引进武器到它的武器库中来，而需要限制和裁减各类军备竞赛，特别是核武器竞赛。”

1978年3月10日，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曾向裁军委员会会议提出了一项关于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的公约草案（CCD/559）。最近事态的发展表明，禁止中子武器问题今天已比以前任何时候更迫切了。作为唯一的裁军谈判多边机构，委员会正到了履行其职责并相应地行动起来的时候了。因此，我国代表团代表发起CCD/559号文件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毫不迟延地审议适当的措施来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以便有助于防止一场核大屠杀。

我们还期望委员会现在正在编写的给第三十六届大会的报告能充分反映裁军谈判委员会为了在禁止这样一种大规模毁灭性的危险武器方面取得进展而作的努力。

恩藏热亚先生（扎伊尔）：主席先生，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最后一个月期间发言之际，我首先要执行我的愉快责任，向你，我们委员会的主席，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你任主席一事的真诚祝贺。贵国印度尼西亚曾通过1955年的万隆会议以及苏加诺总统的高贵个人品质在创立不结盟国家的运动中起了带头的作用。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在你任主席期间将给以全心全意的合作。

我也不能不提印度温卡特斯瓦朗大使在主席岗位上所表现的干劲，他无愧是和平革命的信徒甘地和尼赫鲁的国家的代表。

我国代表团也要感谢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和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贾帕尔大使，因为他对本委员会的工作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我想利用你给我的这个机会今天向委员会作一个发言，来解释一下扎伊尔对有关裁军问题方面委员会引为关心的一切问题以及委员会认为是目标的一切问题所持的立场。

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是要依靠采取有效的集体措施来防止和消除对和平的威胁，来压制侵略活动和其他破坏和平的活动，用和平的方法并根据正义的原则和国际法来调整 and 解决国际争端——凡此种种都是联合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成立以来所追求的最基本的目标。

正是本世纪内人类两次遭受的极大痛苦使全世界的各族人民，为了使后代子孙免再遭战祸，给自己定下了这个目标。

1945年6月26日在旧金山签署的《宪章》签字国中，有一些国家拥有核武器并已经试验了核武器，所以已发现这些武器对人类所带来的毁灭性结果的规模。广岛将永远刻印在人类历史的记载中，因为它被选作了原子弹的第一个目标。在那时，我国处在被剥削和被殖民化的地位，为了制造原子弹我国不得不为其提供原料，我说的是铀，因为在制造原子弹时要用这种材料。这意味着，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是穷国还是富国，凡渴望和平和正义的国家，都共同有责任来缓和世界的紧张局势。

裁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尊重自决权利、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加强和平和国际安全，它们之间都有密切的联系，正如同裁军与发展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一样。

因此，所有国家都有责任要对裁军领域内的努力作出贡献，因为国际和平和安全，特别是仍然贫穷国家的发展（有待把花于核军备竞赛的巨额资金节省出来），将有赖于裁军谈判的取得成功。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博士最近曾说，据估计，单1980年一年，发达国家花于军备的开支就达约5,000亿美元，只要把其中拿出百分之五来，就足以实施《第三个联合国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更有进者，这个数目很巧地大约等于发展中国家所负外债的总数。

尽管裁军是所有各国的责任，但核武器国家对核裁军仍负有主要的责任，它们同其他军事上重要的国家一起，也对制止和扭转军备竞赛负有主要的责任。

第三世界国家或21国集团成员的作用就是促成核武器国家积极参加裁军谈判，以便它们能接受这样一种主张：开始逐步降低军备的水平。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21国集团所遭遇的困难，我国也是21国集团的成员。当本委员会和其他场合正在进行谈判之际，有报导说华沙条约国家和北大西洋公约国家正在加强防务系统。就后者而言，一个例证就是在西西里建立了一个基地，供发射战略火箭或欧洲导弹之用。为此，拨了2,000亿里拉；关于前者，其例证就是在波兰边境密集了华沙条约国家的武装部队。

核武器国家和军事上重要的国家所采取的这种含糊态度既违反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也违反我们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进行谈判所该有的那种精神。而这些国家正是国际社会在裁军问题上主要向其呼吁的国家。不需要由我来提醒你们，这些核裁军措施的谈判应由另一种谈判加以补足，即应在不减损有关国家安全的原則基础上就均衡裁减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进行谈判，目的是要保证在较低一级的力量水平上保持均衡，同时要计及所有国家都需要保卫其安全。在历史的现阶段，全人类的安全决定于军事力量的均衡，很明显，在核战争中将不会有胜利者而只有被消灭者。

因此，全人类的生存，包括拥有核武器国家的居民，将决定于可以下令使用核武器的那些人的瞬息间的意念。

二十年前，在冷战之后，核武器国家想取得某种威慑力量或打击力量，说其目的是在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当时对世界各国人民讲是可以被理解的。

但现在，新核武器的能力已可使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毁灭好几次，所以它不再是一种威慑力量了，因而也不再符合那些国家的原来目标了。

当国际社会要求销毁这种武器之际（欧洲的斯坎的纳维亚人举行和平游行反对核军备竞赛），还要积集、储存和继续制造这类武器，那似乎是违反历史潮流的。在进行疯狂的核武器竞赛和升级（其所以如此已与保障国际和平和安全无关）的这一阶段，我们不能不担心这种武库必然会带来的对和平居民的危險。此外，核设施不时发生的火灾也经常危害无辜的百姓。

鉴于上述各项事实，我国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找出方法来打破这个恶性连锁反应循环，以便在国家之间建立一种信任的气氛。

这样的突破意味着核武器国家将承担义务把核武器的制造设施转用于和平用途和转用于世界各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因为，通过这样的发展目标所产生的国际合作之推进将有助于消除长期的不信任状态；从而也有助于消除好战的状态。

我国代表团希望能看到每一个核武器国家的自由表达出来的政治意志，在我们议程项目 1 和 2，即核禁试和停止核武器竞赛的谈判未结束之前，就能对达成核裁军作出贡献。

这是创造信任气氛的唯一办法，这种信任气氛可有助于就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达成协议或条约——这些协议将具有普遍被承认的性质。为了达成

这些协议，所有国家有必要就谈判采取一种建设性的态度。

在核禁试和停止核军备竞赛领域内，迄未取得进展。核武器国家的发言透露出它们打算继续进行核试验，以求制造甚至更先进的核武器，如中子弹。有一个核武器国家自1978年以来就在研制这一种武器。

此外，存在着各种各样条件使某些好战国家增加其核武库，这些国家无视联合国的决定并以藐视我们的联合国组织而臭名远扬。因此，就在世界上制造了一些紧张局势的中心，在那里，由于有战争的威胁和危险，就不能使那个地区内的国家倾向于裁军，相反地，倒是促使它们增加其军备。

很遗憾，这就是今天在南非出现的局面。那里在卡拉哈里沙漠发现了一个核试验场地，美国监视宇宙空间核爆炸的人造卫星系统1979年9月22日侦察到南大西洋地区上空有一束类似核爆炸的光束。

早在1961年，大会曾要求所有国家考虑把非洲大陆作为一个无核武器区并尊重它为无核武器区。它再三要求履行1964年非洲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所通过的《非洲非核化宣言》。它还敦促各国停止在核领域内同南非的一切合作。

然而，根据大会第34/76 B号决议而设立的旨在调查南非在核领域内的计划和能力的、由法国、尼日利亚、菲律宾、瑞典、苏联和委内瑞拉组成的专家小组的报告（第A/35/402号文件）所提供的材料看来表明：南非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在不断地进行核能活动。由于它非法地攫取了纳米比亚的铀资源，南非控制了世界铀市场的很大一部分。

据上述专家们说，南非无疑掌握了制造核武器和必要的运载工具的技术能力。它已经有一座铀的加浓设施，这设施没有接受安全保障，它可以生产武器用铀，它正在建立另一座加浓设施，其能力甚至比现在的那座更大。还有，人们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南非头头们为了不惜一切地保住他们的种族隔离制度，他们可能决定使用核武器。

在非洲大陆、特别是在南部非洲这个不稳定地区引进核武器，将不仅是对力求在全世界保证不扩散核武器的努力构成一种严重的打击，并且对力求使非洲大陆摆脱核武器竞赛并使其成为一个无核地区的努力也构成一种严重的打击。所有一切国家都应毫无例外地实施有关向南非禁售军备的制裁。

另一个象南非一样好战的国家是在中东。以色列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不受惩罚，它可以使用尖端武器和装备来进行侵略而不必害怕其邻国的报复。它从1950年代以来已拥有核反应堆，这些反应堆不受国际监督，因为它迄未签署核武器不扩散条约。虽然在1960年代曾有一些美国专家参观了以色列的反应堆，但那时以来就没有批准任何人前往参观。以色列是不是打算批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访问呢？如果它不同意，它必须向国际社会说明理由，并说明这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东西。

比勒陀利亚——特拉维夫轴心的含意不需要什么论证了，因为人们都知道，在生产和储存核武器方面以色列正同南非进行着密切的合作，当然，这是作为偷偷地扩散核武器战略的一个部分。

1981年6月7日向伊拉克的奥西腊克核中心进行了袭击。这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所承识的和平用途的民用设施。袭击的借口是说想先发制人防止可能的危险。如果当初证明这个项目将离开它的原定目标——根据大会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68段，该项目应供发展和技术进展之用——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的法国和意大利就不会同意出力执行这个计划。在这次袭击之后，扎伊尔国务院就强烈谴责了这一侵略行为并认为以色列的行为是公然地、不能容忍地违反了国际法。

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21国集团关于以色列空袭的声明（CD/187号文件），并要求委员会采取适当措施帮助防止由于那种行动所产生的任何有害后果。

现在再回头来谈议程项目1和2（核禁试和停止核军备竞赛），这是国际社会最关心的两件事，因为它们涉及到国际社会的安全。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当力求在本届会议结束之前对21国集团在CD/181号及CD/180号文件所载声明中所提出的有关问题作出答复。

我国代表团特别关心下列三件事，有关这三件事的问题尚有待作答：

- (1) 美国、联合王国和苏联之间的三边谈判：谈判是在继续还是已经暂停？如果是暂停，其理由是什么？如果在继续，是否可以给我们一个临时报告，说明谈判已到达的阶段？1979和1980年会议期间曾提交过这样的报告。



(2) 在1980年2月27日的CD/64号文件及1980年3月4日的CD/72号文件中，21国集团建议设立议程项目1的特设工作小组。

在本届会议的CD/181号文件中又重提了这个建议。我们是否可以了解为：核武器国家不同意授工作小组以职权使其能够就与项目1有关的具体问题进行实质性的审议，尽管工作小组必须就其工作之进展向委员会作报告？

(3) 鉴于三边谈判所获微小进展，核武器国家打算让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在关于核禁试条约的多边谈判中起什么作用呢？

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当进行和加紧寻找一项共同方案以便使其能够履行大会所托付给它的在裁军领域内的职权。

裁军谈判委员会应毫不迟延地开始就有关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切身利益的问题进行多边谈判，因为委员会是在裁军领域内的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我们建议我们应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来讨论以下这样的实质性问题：

制订和澄清《最后文件》第50段所述的核裁军的各个阶段，包括确定在实施核裁军过程中的核武器国家的责任和无核武器国家的作用；

澄清有关在核裁军未实施前的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以及有关防止核战争的问题；以及澄清有关声名狼藉的各种核威慑理论的问题。

这样的建议看来不但很明智而且也很现实，如果我们想使人类避免核战争危险正威胁着它的这一场大灾难的话。

我国对议程项目1和2很为重视，在结束这两个项目的发言的时候，我国代表团希望关于21国集团要求设立项目1和2的工作小组以便就这两项目开始多边谈判的具体建议能如实地反映在委员会提交联合国第三十六届大会的报告中。

第三个议程项目，即《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已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9段中有明确的规定。根据谅解，在委员会的谈判过程中应作出努力以求达成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安排。从特设工作小组所进行的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对应包括进第一阶段的问题和成分进行了彻底的讨论并对如何确定各种义务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彻底的讨论，但仍存在着显著的意见分歧。无

核武器国家广泛地认为它们有权从核武器国家那里获得无条件的安全保证，这种意见应得到核武器国家的同情考虑。

在审议了共同方案的一切不同因素之后，小组发现没有人坚决反对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这一想法。我国代表团认为，任何临时性的措施都会使这个问题的谈判失去实质或基础。

关于建立无核武器地区的过程应加以鼓励，同时要适当考虑到每一地区的特点。（一个例子就是涉及拉丁美洲地区的特拉特洛尔科条约）。非洲、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好些国家长期来就希望象拉丁美洲那样成为无核武器地区。在这方面，核武器国家应承诺严格地尊重无核武器地区的地位，并承诺不对这些地区内的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委员会的责任就在于要求该工作小组，或其他工作小组，探讨其他各种可能性，未克服该小组在谈判中遇到的困难，从而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的CD/SA/CRP. 4号工作文件仍然是一个有用的讨论基础。我国代表团对小组主席在其任上所作的不知疲倦的努力深表敬意。

关于议程项目4和5，即关于化学武器和新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如放射性武器，我国代表团愿依次发表以下的意见：

- (1) 所有国家都应参加1925年6月17日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
- (2) 所有迄未参加的国家应考虑参加《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
- (3) 化学武器的特设工作小组在瑞典的利德戈尔德大使干劲十足的领导下，根据大会第35/144 B号决议，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把就完全有效地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将其销毁问题达成一项多边公约的谈判作为一项高度优先的项目，该小组已证明谈判过程中存在良好的意愿。我国代表团能从以下几个文件中看到该小组已取得的结果：CD/CW/CRP. 15号文件和Add. 1号文件（主席对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组成部份

的修正建议)、CD/CW/WP. 21号文件(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对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组成部分的建议)和CD/CW/WP. 19和20号文件。

瑞典代表团的积极贡献(CD/142号文件),特别是该工作小组瑞典主席的积极贡献,始终是使小组在其职权范围内取得可观进展的一个决定因素。委员会从现在起将有有关化学武器的大量基本工作文件可予使用。

- (4) 关于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项目;放射性武器项目:大会第35/156 G号决议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进行谈判以求制订一项禁止发展、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条约。在讨论过程中,在放射性武器的定义、禁止的范围、遵守条约的核查程序、和平用途、未来条约与其他协定或核裁军措施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出现了意见分歧。我国代表团认为委员会还远没有在这个项目上达成妥协。看来尚需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以便把有关国家的相反意见调合起来。应当向这个工作小组的主席致敬,因为他在整个工作中表现了耐心。

我的发言最后将谈谈综合裁军方案。我首先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向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表示同情,因为他在这一项目的特设工作小组中尽其所能地进行了工作。载于CD/CPD/WP. 36、CD/CPD/WP. 36/Add. 1和CD/CPD/WP. 3/Rev. 1诸文件中的21国集团的各项建议充分反映了我国的关切心情,我们关心的是:综合方案的长期目标应当是保证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能成为事实,使世界成为一个国际和平和安全占上风的世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得到加强和巩固的世界。

我国代表团渴望在委员会的工作中能保持和谐,它建议,载于CD/205/CD/CPD/WP. 52号文件中的综合裁军方案草案的发起人(该草案是在委员会8月6日全体会议上由比利时的昂克林克斯大使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鲁斯大使雄辩地提出的)应同意与21国集团进行谈判,商讨如何把他们的草案同我国身为其成员的21国集团所提的各项具体提案合并起来。这样一来,这两个集团的意见合在一起就可以增强综合裁军方案并使它成为一项能普遍接受的协定,由所有国家加以执行。

主席: 谢谢尊敬的扎伊尔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的国家所说的好话。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主席先生,当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行将结束的此时此刻,我们又一次从华盛顿听到了有关中子武器的令人不安的报导。

美国新的行政当局已作出决定开始大规模生产核中子武器。在他们的声名狼藉的“有限核战争”的思想指导下，美国官方人士在欧洲部署战略武器的同时，将开始执行W-63项目，把它当作保卫美利坚合众国“国家利益”的“富有吸引力的办法”之一。

国际社会在获悉华盛顿的这一轻举妄动时不胜焦急并深表气愤，它认为这是对和平和缓和的一次公开挑战，是对各国人民要求避免新的核战争威胁、谋求停止军备竞赛和达成裁军的有效措施的希望和愿望的一次公然的对抗。

说什么中子武器行动“干净”，具有“防御”和“人道”性质云云，都不值一驳。这些话只是用来为使用核武器和可能发动一场“有限的核战争”作辩解的。

美国所发动和加速的军备竞赛，特别是它的中子武器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增加了核灾难的威胁。这种危险的行动不仅损害在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的领域内早已生效的那些国际条约和协定的效能，而且也对谋求在裁军谈判——首先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中达成一致的措​​施制造了障碍。

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亚洲的爱好和平国家，它要求在亚洲大陆上消除紧张局势的中心并防止新的战争。它反对在各国之间的关系中使用武力，赞成在所有亚洲国家之间加强信任和发展睦邻关系。此外，和亚洲其他许多国家一样，蒙古坚决支持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保持和平和安全。

因此，蒙古对欧洲各国人民就北大西洋公约国家境内部署中子武器的危险所表示的焦虑和惊恐完全抱有同感。这件事很可能在欧洲地区，同时也在世界的其他地区，造成加剧紧张局势。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赞成和平的选择。它们在这方面的坚定的原则立场已再三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和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加以申述。

蒙古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中应包括一项议程：迫切开始就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中子武器的问题进行谈判。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开始就一项国际公约进行工作，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于1978年3月14日提出了一项该公约草案，载于CD/559号文件中。

德西蒙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象往常一样，我国代表团仔细倾听了今天上午本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各个发言。现在我想特别提一提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蒙古的代表的发言。在这两个发言中就美国政府对通称的中子弹的生产最近宣布的决定作了详细的评述。两位发言者要求人们注意他们的意见——该项决定对本委员会工作的各个方面以及对总的国际局势的关系和影响。当然，这些意见是根据他们各自对这一问题的见解和理解而来的。正如两位发言者指出的，对本委员会讲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因此，我不想在委员会的这次会议上占用时间为美国代表团说一些话。不过，我当然不希望我今天上午没有就这一问题的实质作任何发言一事被解释为同意或接受会上所表示的某些意见，以及表达这些意见时所使用的某些提法。因此，美国代表团保留权利，在有适当机会仔细研究那些发言的实质内容之后，尽早在以后的会议上对这些发言作出答复。

克林勒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我想通过你感谢尊敬的扎伊尔代表恩藏热亚大使，因为他提到了我国代表团和澳大利亚、比利时、日本和联合王国共同提出的综合裁军方案草案。我们的确认为，现在正在进行的谈判应迅速和胜利地结束，所有各国代表团的意见都应反映在综合方案中。以此为怀，我国代表团愿与来自所有集团的国家谈判应该列入方案的各种案文。

主席：尊敬的同事们，根据委员会本周的会议时间表，我现在打算宣布这次全体会议休会，并在五分钟后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开始审议载于第44号工作文件中的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草案。裁军谈判委员会下次全体会议将于8月13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举行。散会。

上午11时45分散会

×× ×× ×× ×× ××



第一百四十六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8月13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C. A. 萨尼先生（印度尼西亚）

出 席 者 名 单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戈门索罗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 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斯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緬 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俞孟嘉先生  
王芷芸女士  
林成先生

古巴:

索拉·比拉先生  
罗德里格斯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卢凯什先生  
弗拉涅克先生

埃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霍佩夫人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鲁斯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洛卡托斯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萨尼先生  
哈约马塔姆先生  
卡西姆先生  
阿克迪阿特先生  
苏普拉普托先生

伊朗:

贾拉利先生

意大利:

齐亚拉皮科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巴伦吉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阿拉森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布里马赫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索恩伯里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塔先生

伊奥内斯库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埃里克松先生

隆丁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切尔诺夫先生

甘贾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斯科特先生

谢伊小姐

赫克罗特先生

委内瑞拉:

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按照工作计划，委员会今天继续审议关于审议各附属机构的报告以及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这一项目。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成员们只要愿意，可以就与委员会工作有关的任何其他问题发言。

大家可回忆，在委员会年会的第二期会议通过工作计划的时候，主席曾说，“据料在八月份的全体会议上，将及时审议关于审议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提出的报告，若该报告被提出的话。”该特设工作小组已于8月12日完成其工作，我们登记的发言者讲完以后，我想邀请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埃里克松博士就在今天向委员会介绍小组的工作。根据我刚才引用的这段话，我还想请委员会在我们的下一次全体会议上，即8月18日星期二，通过载于CD/210号文件上的该小组的报告。

里迪先生（埃及）：主席先生，我们很高兴看到你出任本委员会主席。尽管你只是最近参加我们的会，但你在我们的工作领域内早已有广泛和深入的经验。我们全都对你在过去不多几天中在领导我们工作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卓越才能深表敬佩。还请允许我指出你担任主席这一件事所包含的另一种意义：你所代表的是我们的姐妹国家印度尼西亚，它的人民同我国人民有着兄弟友爱的情谊。当我们在这儿为裁军大声疾呼之际，我们应铭记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在万隆所发出的第一次呼吁，这一呼吁表达了千千万万亚洲人和非洲人的智慧。

你担任主席一事使人想起万隆的精神和万隆的呼声。我们这儿委员会的人迫切需要体现那种精神并从那些概念中寻找启示。

当我们为1981年度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最后润色之际，我们最好考虑一下报告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因为报告是提交给明年春天裁军特别联大之前的最后一届联大常会的。应该提出的无疑是这样一个问题：本年度我们工作的最后结果是什么？对议程项目我们作出了什么成绩？

我可以肯定，我们可以感到满意的是，从一开始我们就着手于我们的任务而没有在程序问题上浪费太多的时间；我们迅速建立的、在卓越的和富有经验的主席领导下的各个工作小组由于所有代表团的认真和有效的参加而取得了进展。

从实质的观点来看，这个报告肯定不仅将反映关于化学武器问题所进行的认真

和深入的讨论，而且也将反映特设工作小组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的各个方面时所持的仔细和细心的态度。我们要对该特设工作小组及其主席利德戈尔德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在工作中所采取的实际的和科学的态度。不过，尽管取得一些进展，我们仍没有能够克服阻挠着我们的各种努力的那些障碍。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要缔结一项具有有效核查措施的彻底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关于公约草案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仍有意见分歧，特别是关于适用的范围、核查措施以及在和平用途领域内的国际合作等问题。

作为达到这个目标的必不可少的一步自然是应当修正工作小组的职权，以便使它不仅有权研究有关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有权进行谈判以求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不幸的是，在本届会议中已证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尽管特设工作小组和各次专家的会议作了努力，而委员会在其努力中仍受挫不能对目标作出真正的进展。

在另外一方面，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今年继续进行了努力。该小组工作之特点是两个超级大国有共同的政治意愿同意缔结一项禁止使用放射性武器的条约，小组由于它的尊敬的主席科米韦斯大使的丰富经验而获益不浅。各个国家，包括我国所属的不结盟国家集团，认真地参加了这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虽然它们中有些认为缔结一项放射性武器的条约在裁军议程上不是最高优先项目。

尽管作了一切努力来缩小对条约草案的组成部分的意见分歧，我们认为仍需要作进一步的努力来克服仍存在的分歧，特别是关于三个基本问题的：定义、禁止范围和放射材料的和平用途。考虑到21国集团对这些问题表现了灵活的态度、它们愿意就它们在它们的工作文件中所提出的具体提案进行对话，我们认为，如果其他集团能表现同样的灵活性并谅解发展中国家对瑞典提案（禁止对和平核设施进行攻击）所采取的立场，那么，仍然是有希望达成一致意见的。最近的一些事件着重表明了这样一种禁止的重要意义，因为对这种设施的攻击可能会导致放射性物质的漏泄和散布，从而造成损害，而损害之规模和效应将不逊于由于使用放射性武器和核武器而造成的损害。

再来谈谈对无核武器国家的消极安全保证问题——我最近曾有一次赞扬过处理这个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所作的努力以及它的能干的主席齐亚拉皮科公使所作的努

力。我国代表团只能遗憾地指出，对我们原来想确立明确和具体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这一目标而言，我们仍然还离得远的很。根据上述具有约束力的义务，核武器国家应承担义务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关于被授权负责制订全面彻底裁军的综合方案的特设工作小组，我们的报告无疑应反映该特设工作小组如何处理拟议的方案草案的各种组成部分。该小组很荣幸地有我们的老前辈、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任主席。然而小组仍然有任务需要用一种能为大家接受和同意的方式来精炼和草拟这些组成部分。在较后的阶段，小组还必须处理在方案的法律性质上以及执行方案所需的时限问题上所存在的其他分歧意见。工作小组任务之能否成功最后还须决定于我们联合努力的程度和我们的灵活程度。大家希望在明年召开特别联大的时候，我们将有一份充分和全面的文件提交大会。

在我们看来，以上种种就是我们要提交下届联合国大会的报告中应反映出来的我们委员会本年度工作中的成绩的主要之点。不过，尽管我们赞赏这些已经作出的努力，但这些成果并不真正称得上是裁军领域内的真正成就，特别是对我们议程上的最先两个项目核裁军和核禁试而言。我们甚至不能说在这两个项目方面已取得任何程序性质的进展。虽然我们尽一切努力想建立一个能就这两个问题开始进行谈判的基本结构，但我们经常碰到那些反对在这方面设立工作小组的国家所设置的障碍。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办法，最后只好同意举行非正式会议来讨论核裁军和核禁试条约问题。我们代表团曾希望，这些非正式讨论将会导致实质性的对话，通过对话我们可以找出阻碍就这两个关系到人类命运的最严重问题进行谈判的障碍，以便我们可以作一切可能的努力来克服这些障碍。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没有能获得任何明确的回答，因此21国集团仍在CD/180和CD/181号文件中陈述了它的立场。我们在这两个文件中提出了一些其他问题，其中我们提问：那些国家是否打算就停止核试验恢复它们的三边谈判，如果要恢复，将在什么时候。很遗憾，即使这样一个问题也迄今没有得到答复。

因此，我们只能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事实上没法完成它在这两个项目方面的



任务，主要原因是核武器国家没有政治意愿想在停止核军备竞赛、核裁军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方面进行谈判。

这就是在大会在召开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之前我们要向大会提供的情况。这样一副情景必将引起我们大家的关怀和忧虑。此外，也必将使人们对核武器国家行动方针所产生的后果发生疑问，因为这些后果不仅将影响它们自己，而且也将影响整个人类。

当裁军领域内的主要谈判机构裁军谈判委员会未能取得进展之际，我们却看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生产和储存速度正在不断增长，同时，把外层空间作军事用途的做法也在升级，结果就会带来正如瑞典代表团团长图尔森夫人在7月9日的委员会发言中所指出的所有的各种严重危险。

在此同时，最近一直在发生对不扩散制度构成严重挑战的事件，而我们一直是在努力促进这种制度的。我们认为，在不扩散制度下承担具体责任的核武器国家应考虑此种事件。正是在这样一种制度的前提下，许多无核武器国家才承担了法律义务，承诺放弃取得核武器并承诺把它们和平核设施置于国际保障和监督制度之下。

我们并不要求任何国家采取单方面的裁军措施，也不要求在没有有效的监督和核查制度之下进行裁军。但我们要求各国进行认真的谈判以求控制住我们今天目睹的可怕的军备竞赛、通过对各方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停止这种竞赛并沿着裁军的道路前进。没有什么别的路。在这方面，让我们回顾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8段，在这一段中所有国家都表示他们相信“人类正面临着一项抉择：停止军备竞赛、朝向裁军前进，否则就面临灭亡。”

因此，当本届会议行将结束之际，我国代表团殷切希望，我们的下届会议开会时的气氛将有利于导致就核裁军和停止军备竞赛进行认真和真正的谈判。这将需要超级大国的政治意愿，还要有政治主动性来创造一种合适的政治气候，在这种气候中建立在尊重各国主权和不干涉其内政的基础上的和平共处原则将获得严格的遵守。

主席：谢谢尊敬的埃及代表的发言和他对我的国家和我本人说的友好的话。

弗洛韦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我很高兴今天能摆脱其他任务来此开会，并有幸代表美国代表团欢迎你出任主席。你是千里迢迢来此在委员会1981年年会最后阶段担任这一重要工作的，我们将尽一切力量保证你将带着一种满载而归的心情回返雅加达。对你的前任，人们已说了许多了，而且他都当之无愧。我也想凑几句，他在主席任上所表现的风格、他一心投身工作而且富有幽默感，凡此种种使我们过了一个温卡特斯瓦朗七月，假如不是一个“印度的夏天”的话。

我想委员会成员们一定不会不注意到在1981年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相对地讲是比较少说话的。除了我在4月7日发言和最近的上个月对化学武器的简要发言之外，我国代表团只是在被人提名说到的时候才讲话，那就是，有必要把我们对某一问题的立场记录在案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这种做法是恰当的，因为我国对军备管制政策的审查还在继续中。另一方面，在力求对早已商定的目标作出进展的各个工作小组内，美国始终是一名积极的参加者，而且我认为是一名建设性的参加者。但我们不希望我们在全体会议上的相对意义上的沉默被人认为表示我们接受委员会内有人对美国在防务计划和军备管制谈判方面的态度和政策所说的一些话——一些颠倒事实或歪曲真相的话。

美国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在用清楚了当的语言谈安全与军备管制的相互关系时已清楚地表明了美国政策的总动力是什么。国务卿黑格7月14日在纽约的一次重要发言中说：

“总统最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下令深入审查军备管制政策，更好地从过去吸取经验，以求为未来取得更为持久的进展。从这次审查中得出了两个基本的结论：

第一，寻求健全的军备管制协定应当成为我们达成和平和保持和平计划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第二，如果各个敌对国家之间就其国家安全利益进行谈判时能勿受不实的崇高希望和简单化的解决办法所操纵，那么，此类协议是可以达成的。”

国务卿还继续说，在已经在进行的或将要进行的具体军备管制事务和谈判方面，美国有一个广泛的日程。他说，有人说美国对军备管制没有兴趣，或说我们已切断与苏联的交往，这完全是不正确的。他在最后说：

“我们时代中的矛盾现象之一就是：军备管制的前景要决定于能否达成军备均衡。我们要设法谈判达成在危险性较少的水平上的均衡，但同时我们又必须保持我们的实力。我们该记住约翰·肯尼迪的提示：谈判决不能代替实力——谈判是把实力转化为生存和和平的手段。”

目前美国对核军备管制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过去十年或十年左右的历史发展情况所左右的，这些发展情况迫使北大西洋公约不得不采取步骤来对苏联冷酷无情地不断继续进行军事积聚作出反应。有人说，西方联盟的反应过了头，苏联的核武器积聚仅仅是为了保持均等，而况不管怎么说那些针对欧洲（或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针对美国的）的武器都是防御性的，仅仅是为了威慑，或者说，这些核武器所构成的威胁与其说是实在的不如说是装门面的。我们但愿如此。但苏联的积聚已超过了单单为威慑之用所需要的力量水平。

让我稍微谈谈核战略问题。在过去几个月中本委员会内有些发言提到了美国所执行的理论，据说这种理论之目的是要使核战争变得“较容易想象”，或说这种理论表示出美国的计划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定之上的：一场有限的核战争是可以打胜的。事实是这样的；美国战略政策的目标是要使潜在的敌人相信，他们不可能在任何一级的核冲突中取得胜利或捞到好处，从而阻止他们不敢发动核冲突。

苏联的理论是怎样的呢？我国和其他一些代表团在过去几次发言中曾指出，由于苏联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因此我们无法仔细看到该国国内所进行的战略辩论，但我们还是可以对来自某些权威方面的苏联军事理论作一些透视。从透视中所看到的可决不是令人安心的事。自1960年代以来，苏联的理论一直是强调核武器在任何大规模冲突中之重要作用。《苏联军事战略》（以V. D. 沙可洛夫斯基元帅为首的集体创作，1962年初版，1964年和1968年修正版）中说，任何一场大战都将用核武器来打。试举一段典型的引语：

“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大陆战场的武装冲突中的基本手段将是主要同实战用战术导弹共同使用的核武器，还有第一线的飞机（轰炸机、战斗轰炸机和战斗机）。

此外，战略火箭部队和远距离飞机将对前线区内的重要目标进行核打击……在战场上，发射核武器将起决定性的作用。武装战斗中的其他手段将利用核攻击的成果来完成最后击败敌人。”

1971年出版的、S. N. 柯兹洛夫少将所编的《军官手册》以不加掩饰的语言陈述了原子武器的作用：

“按照苏联的军事理论，在当代战争中应使核导弹武器担当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这种理论认为，在核导弹进行战略和实战——战术性的打击的同时，武装部队应使用常规武器。”

我们难得有机会如此深入地窥见苏联的核战争思想，但是我们在苏联的核武器扩散方面所看到的情况完全是同我们迄今所能读到的东西相一致的。就在最近，在1981年5月份的苏联共产党的主要刊物《共产党人》上，P. 谢林中将说，战争的性质并没有由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而有所改变。他不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战争的理论由于使用核武器所包含的所谓不道德性质而不再适用。

美国和其盟国在多年原地踏步之后认为不得被迫要挽回核均衡，这难道有什么奇怪吗？而且，美国代表西方盟国曾表示，并且随后就重申，我们愿意谈判在欧洲战区裁减核部队。

有人说，1964年曾在东西方之间存在大体的核均衡；其他一些人则认为，在1964年以后的某段时间曾达成均衡。但不管均衡是在1964年还是在1974年达成的，没有任何证据可支持苏联的下述论断：他们近期来所以要在军事费用和武器部署方面大大增加是为了对西方的挑惹作出反应。难道能把1970年代中期开始的SS-20型号导弹的部署说成是对1979年12月北约所作出的决定的反应吗？北约的这项决定是关于1983年和1983年以后的拟议中的部署的。

让我们来看一看记录。在过去十年或十年左右，美国采取了下述行动：(1) 它

建议从1969年开始暂停生产化学武器；(2) 在生物武器公约1975年生效之前约五年它就完全停止了生物武器的生产并销毁所有的储存；(3) 它取消了B-1型号的轰炸机的生产；(4) 它削减了三叉戟潜水艇计划。在那段时间内，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器的数目保持了不变。以实际美元价值计算的国防费用（除去通货膨胀的影响）一直向下降，直到今年1981年才重新达到了1964年的水平。相反地，从1960年直到今天的同一时期内，苏联国防费用（除去通货膨胀的影响）每年增长百分之四至五。尽管有双边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尽管在联合国或本委员会中所做的一切，尽管莫斯科在和平和裁军方面大唱高调，苏联却在那里增加其军事费用，它今天花在军备上的钱已比1960年时多一倍，而美国今天的努力情况几乎同二十年前一样。

美国近年来所采取的另一个单方面行动也没有对苏联的不断积聚产生任何影响。这就是1978年的一项决定，它决定不开始制造和部署放射性增强爆炸性减少的武器，即苏联和其他代表团所称的“中子弹”不错，苏联是对这一行动作出反应的，不幸地，其反应纯粹只发生在宣传领域之内。在苏联的战争机器的生产方面，不管是坦克也好、飞机也好、导弹也好、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都没有任何放缓。现在美国已决定生产和部署增强的放射性武器，我们仍从东方的发言者那里听到了同样的喊叫声，对事实作了同样的歪曲。依他们说，增强的放射性武器的目的似乎是在消灭人，而实际上它主要是一种反坦克工具。增强的放射性武器如果有朝一日不得不使用的话，（我们祷告希望决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它们将比原先的那类武器更为有效，而且会减少对一般居民的无意的损害。

说实在的，苏联武库中绝大部分的核武器比起增强的放射性武器来，具有大得多的大规模杀伤力和滥杀滥伤效应。我们听到苏联代表和其他一些代表讲到了“中子武器”的非人道性和野蛮性。但是我猜如果我们想等着听他们也来谈谈苏联核武器的非人道性和野蛮性的话，那恐怕是永远等不到的吧。而苏联的核武器的威力要大过成百上千倍，而且它们是适用于打击城市的而不是打击坦克。

在就增强的放射性武器的发言中，有些人提出论据说，如果把它们进行部署的

话，就会更容易地使人跨过界限而进入核战争。 美国坚决否认这种论点。

增强的放射性弹头仍然是一种核武器，当决定要用它来保卫美国的领土或保卫我们盟国领土的时候，这决定是不能轻易作的，不比使用任何其他核武器的决定容易些。 这样的决定将仍然是一位政治领袖所能面临的最痛苦的决定。 对方会有很大的可能性采取滥杀滥伤的毁灭手段作为报复，正如同一般的核升级潜力一样，所以，增强的放射性武器的目的不是要使核战争变得可以不妨设想，而是要使侵略变得更不可设想。

苏联代表团好心分发给我们的、它不时要我们注意的第26次党代表大会的宣言就苏联在防务和军备限制领域内的意图提供了一种说法。 但比上述宣言更有说服力的是事实——在战略核力量、战场核力量和常规力量方面增加苏联的力量。 最近苏联在核能力方面所增加的具体东西，如SS-20和SS-18洲际导弹以及愈来愈增强的苏联动力发射部队，你们都早已知道了，我在4月7日的发言中也已谈到过。 这些军备的现实存在迫使西方作出反应。

我们但愿有相反的事实，但愿西方国家能够为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福利而能够继续保持其防务开支不动或加以削减，但愿苏联在发展其军事力量方面能有所克制。 我们倒和一位政治人物抱有同样的愿望。 他当时在很突出的职位上对苏联政策中愈来愈大的军事推动力作了估价。 这就是尼基塔·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先生在1971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说：

“从我作为一名领养老金者的地位出发，我不能不注意到，我们过去开其端的节约趋势似乎已经反其道而行之，现在的钱正在向不必要的项目和部类上花，在军事上过度花钱的新趋势正在使我们国家生活中较重要但仍未取得足够资金的某些领域陷入拮据之境。”

苏联扩大军事力量不仅对西方投下了不祥的阴影。 A. A. 叶皮谢夫将军在1972年5月份的《共产党人》上写道：

“在当前时代中，其特点就是社会主义地位的加强和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尖锐对持。 苏联武装部队的对外功能已自然地愈来愈加深。”

我们就在此刻正看到在行动中的苏联武装部队的“对外功能”，因为对阿富汗的残暴镇压还在继续中。而且，不管你乐意不乐意，这种行径已对美国的军各管制谈判气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今年早些时候，我们在本委员会内曾广泛地讨论了威慑问题。许多国家曾认为，而且现在仍继续认为，威慑是一种可憎的理论。但是许多国家和国家集团，包括核和无核国家，却实施威慑，甚至包括象我们的东道国瑞士那样的中立国家，瑞士的联邦预算就有近百分之二十用于国防。以瑞士为例，由于它把精细的政策和粗犷的军力相结合，五百年来就没有遭受过侵略。威慑是有其效用的，但如果我们认为它可以无限期地一直继续在未来起作用，那就未免太幼稚了。我们大家希望能生活在一个既不需要威慑，又不需要作为威慑后盾的军力的世界之中。然而，即使所有各方都有最良好的意愿，在最近之将来人们是不能完全管制军备以及迫使各国不得不使用军备的那些因素的。

委员会有趋向希望唱一种较高的道义调子，列数威慑的罪恶，这可能在精神上起一种安慰作用，但并不能使我们前进一步。决不能说只有某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拥有道义上的真理。事实上，作为国家，我们中间如果说只有它拥有道义上的真理，那是不真实的。当我引证各种理由说明为什么西方联盟认为它必须现在作好准备的时候，我并不是说这种决定有什么特别的优点，它只是一种普通常识。首先，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是出于这样一种必要：即，居住在同一领土上的、具有同样利益和同样信仰的一群人需要保卫自己免受怀有与上述相反目标的人的侵犯。在今天世界上存在的那种国家体制之下，任何政府对其公民的首要责任就是保卫。有些不结盟国家，出于它们所认为的充分理由，在它们的国家预算中防务费用所占的百分比要大于美国。如果我们接受如下的真理，就会有助于裁军的进展：每一个国家都将认为，应由它自己对其安全需要作出判断，这一点是不容其他人挑战的，不管其他人有些什么想法或不管实际情况到底是怎样。

美国不认为苏联的军事积聚是合理的，但我们决不认为我们向他们提出这一点本身就会停止这种积聚。我们在这个论坛上已多次听到“政治意愿”这个词，但这一大名鼎鼎的品质不可能挥舞一下魔术棒就会变出来的。要说服一个国家去做它在一般情况下并不想做的事情，那就要依靠各种各样的杠杆和各种互利的实证。有人似乎断定说，美国喜欢把我们的无量资金花于国防而不花于较有生产意义的民用用途。我国的预算制订者必须对选民的意愿负责，对他们而言，增加军事开支是一件痛苦的事。过去十多年，美国曾设法削减军事预算。只是由于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安全有丧失的危险，才使我们在我们目前的防务计划中作出新的努力。

关于这些计划的性质甚至也存在误解。发言的人不断谈到核军备的疯狂积聚，好象在《航空周刊》上曾谈到的每一句话即将成为现实的军事制度似的。事实真相是：我们目前军事计划的增长主要大大着重在常规力量上而不是在核力量方面，而且后者无论如何并没有计划作立即的布署。

当我这样申述美国的观点看法的时候，我都是实话实说的。我希望大家能抱同样的精神来理解，把它看作是试图实事求是地表达我们的看法而不是企图挑起纷争的一种尝试。虽然，我知道这儿有些其他代表团会一意从我的话中鸡蛋里挑骨头。不过，我们应当作到与本委员会的某一个人互相坦率相处而不要挑起敌意。不这样做是不行的。

我一直在研究形成目前美国军备管制政策的各个因素的各个方面。具体的组成部分现在正在制订之中。载于委员会第CD/202号文件中的总统关于不扩散政策的声明仍是我们拟充分制订的全盘军备管制政策的具体组成部分中的第一个部分。在我前面提到的7月14日国务卿黑格的讲话中，已明确阐明了就欧洲战场核武器问题开始美苏谈判的时间表的美方意见。里根总统在8月4日接见记者时提到美苏就这个问题双方之间所进行的多次意见交换。他还说，美国愿意进一步谈范围较大的战略武器裁减问题而不只限于限制。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我必须强调有必要在我们的工作中注意现实。以前，具有高尚意图的人曾试图努力通过有关军备和武装部队的各种协定来缔造和平，但他们没有成功。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曾对战舰吨位作出限制。1929



年的白里安—克洛格公约的意图就是要禁止战争。但是，这两次以及当时其他的用意高尚的努力都在战争中宣告烟消云散。

我们的先行者在外交努力中没有去挖战争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如果我们想比他们做得好些，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军事管制努力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它必须充分考虑到紧张局势的原因同增加军备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不能做到这么多，那就会意味着有可能重演过去的痛苦经验。

主席：谢谢尊敬的美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武托夫先生（保加利亚）：主席先生，我今天想就我们时代最迫切的一个问题作一次简短的发言，那就是，在继续中的核军备竞赛问题以及有必要采取决定性的和具体的步骤对其加以管制和扭转的问题。

在这样做之前，主席先生，我想对你在委员会年会的这一重要阶段出任委员会主席表示祝贺。我国代表团相信，在你干练的领导之下，我们将顺利地结束1981年年会。同时，我也不应不提你的前任尊敬的印度温卡特斯瓦朗大使的干劲和才干以及他对委员会的有效工作所作出的贡献。他是在本届会议中最困难的月份中的一个月中担任主席的。

我们愈来愈担心地注意到无可奈何的核军备竞赛的螺旋上升的又一周的开始。我代表我国人民心情沉重地要说，我们对美国政府“大约两周前”已开始生产核中子武器一事表示遗憾。世界竟成了美国各种核武器实验室间之剧烈竞赛的抵押品，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些实验室正在推出它们的各种可怖发明，最新的一种就是所谓“代价有效”的、“干净”的核武器。我们一贯说话坦率，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眼光短浅的危险的决定，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种最大的战争歇斯底里的微粒回降，也是谋求取得举世无双的军事优势的一种企图。

本委员会的许多代表团已就部署核中子武器的性质和后果提出了意见。我国代表团认为中子武器再一次着重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具有打一场“有限核战争”荒唐思想的人仍在这个西方首位大国中占着上风的地位。它们再一次着重说明，在美国的战略中，欧洲被认为是“可以被牺牲的东西”，在这儿且用这个很有意思的美国用语吧。

现在请允许我引用一位美国军事领导人布朗将军的话。他在论述“1979年美国军事势态”时谈到美国为何希望建立对苏联的战略优势：

“这意味着必须确保领土的完整，必须维持这样一种国际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必须保证美国的利益和美国的行动自由”。

难道这不是听起来是明显带有帝国味道的军事政策吗？

在这样一种暗淡的背景下，我想告诉委员会说，在保加利亚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主席日夫科夫同志和布列日涅夫同志最近的会谈中，两位领导人表示意见认为，在欧洲某些地区，包括巴尔干，建立无核区可以有助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保加利亚共产党政治局、保加利亚政府和保加利亚人民欢迎这个倡议。毫无疑问，这个主张不仅将在巴尔干，而且也将在整个欧洲引起广泛和积极的反应。

委员会本届年会已清楚不过地表明，我们未能制服有关核武器的问题。我们又花了一年而未获得多少具体的结果，因为我们接受了美国代表团关于“没有接到指示”的、迫你非接受不可的解释。我们希望，本委员会压倒多数会员国的意见——它们已再三呼吁要求开始就议程项目1和2进行有意义的多边谈判——不致于对美国领导人不发生一点作用。在这方面，我想提请委员会注意载在CD/200号文件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倡议，那就是，迫切需要设立一个关于核武器问题的小组委员会。

关于中子武器，我们应密切注意围绕这一问题的各种发展。我们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的见解，它在委员会再次提出了关于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弹的公约草案。关于这方面，保加利亚代表团愿提出下列提案。

在1982年下届会议开会的时候，委员会应审议设立一个关于制订禁止中子武器的国际公约的特设工作小组，并可把载于CCD/559号文件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建议的公约草案作为基础。

最后，我想引用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主席、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托日夫科夫的一篇重要政治发言，题名为《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这两个年代之间的界线不应当就是缓和与对抗之间的界线》。这个讲话的副本已分发给委员会所有代表团。现在我引用其中一段：“两种社会制度今天并存在世界上，它们互相进行

竞争以视谁为社会和人类的发展、为人类的生活方式保证提供较好的条件。但是，在人类历史多事之秋此时此刻，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保卫和平，作为求取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的社会进步的根本条件和先决条件，这是真正的问题；这是一个高度具有道德意义的、复杂的和艰巨的政治目标，但也是一个可取的政治目标。正是这样一个信条，它符合所有各国人民、也符合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的需要——在持久和平的条件下保证取得社会进步。”

主席：谢谢尊敬的保加利亚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主席先生，裁军委员会不日即将结束工作，但仍然有时间可以对今年所做的工作作出评价。我们今天想做的，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要谈谈好些代表团在最近几次会议上、也包括我们今天的会议上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笼统地说，我们在这儿讨论了国际气氛或国际局势对裁军谈判委员会谈判的影响。有些代表团说，国际领域内的某些发展妨碍了在裁军领域内达成协议，其他有些代表团，如8月6日有一位发言者，则要求委员会不要采取，如那位发言者所说的，一种“特殊的孤立”立场。

苏联代表团则曾不止一次地说，是委员会某些成员国缺乏政治意愿妨碍了在各项重要裁军问题上的谈判，举例说，限制核军备竞赛问题。我们曾促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任何旨在发展新型武器，不管是常规武器还是核武器，的决定只能使裁军谈判复杂化。某些核武器国家之间针对苏联及其盟国的、最近一个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加强了军事合作也减损了在限制军备竞赛领域内达成协议的前景。与此有关的核武器国家应认识到这一点。某些侵略行为，如以色列袭击巴格达附近的核反应堆，破坏了现在有效的国际裁军协定。委员会的许多代表团已对此作了强烈的谴责。

所有这一切问题在委员会已再三被提到，因此，说委员会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孤立”立场是不公正的。凡有违加强和平和裁军的崇高理想的行为，委员会是对其作出了反应的，在上次及这次会议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代表的发言中就可以看到这种生动的反应。他们在发言中正确地指出，美国政府关于生产中子武器的决定仍是对裁军事业的一种严重挑战。

我们大家都还记得，反战力量所发动的强有力的抗议如何在1978年促使卡特总统停止执行在西欧部署中子武器的计划并无限期延迟中子武器的生产。今天情况已很清楚，当时曾广为宣传的所谓“延迟”生产中子武器根本没有抑制制造这种可憎武器的制作过程。我们获悉美国国会已拨了巨额拨款来资助这项工作。早在去年12月17日，国会就通过了一项拨款法案，它指示能源部保证生产这种武器的所有组成部分并供应必要的核材料。现在这种新的核弹已出现在装配线上，五角大厦已把它添进了核武库。

中子弹的阴影已再一次笼罩在人口稠密的欧洲的上空。美国的国防部长已承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现在正在举行紧张的协商以求取得北约西欧成员国的同意把中子武器部署在它们领土之上。要为这种行为进行任何解辩是很困难的。倒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完全肯定的，那就是，美国行政当局在生产中子武器问题上所采取的实际步骤在客观上增加了军备竞赛新的质量跃进的威胁，增加了战争的危险，严重地使国际组织在解决裁军问题方面的工作趋于复杂化。

美国代表在今天的发言中试图要我们相信，中子武器是一个比较无害的武器，使用中子武器将大大减少平民居民的损失。据他说，这种武器可以增加北约的潜力来抵制所谓的“苏联的军事威胁”，并且是打击俄国坦克的可靠手段。这些话根本不符合事实。这些话显然是用来蒙蔽不明事实真相的人的。中子武器首先是一种核武器。其爆炸波所产生的致死性大体上相等于其他的核武器。但他另外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强有力的渗透性的放射能力。平民居民即使在高厚度的水泥掩体中也没有办法防止这种渗透性的放射。因此，事实上中子武器仅仅对建筑物而言才是“人道”的。还据说，中子武器可以帮助防止核战争的爆发。我没有必要提出所有的各种材料来驳斥这种论据，但今天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上有一段从英国的《卫报》上引来的话，它说的却是相反。它说：

“说中子炸弹将不部署在欧洲仍是一种幻想：在欧洲以外它是没有用处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战场使用武器。不管它在威慑理论中有什么价值，它实际上预示将对常规的攻击进行核反击，但其规模较小，小得足以使大陆美国和大陆俄国不必介入，如果它们两者如此商定的话。

在许多欧洲人看来，俄国攻击的可能性，或攻击威胁的可能性，现在仍然是相当遥远的，还没有需要为了防止攻击而采纳某种具有感情用事的新武器。若采纳这样一种武器，将意味美国认为上述可能的出现要比欧洲人所认为的为迫切。如果美国是这样的估计，那么，欧洲人就可能认为，原来打算起防止作用的东西可能反而成了起挑惹作用的东西。

北约在欧洲已经有6,000核弹头。如果象温伯格先生现在所说那样，以为这还不够，那就是惧之过深。而惧之过深就是预期所惧之必将发生。”当然，我们对这篇短文中所说的话并不是句句都同意的。我不过是想促你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扬言中子武器将防止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云云，完全是胡说。

我现在再谈另外一个问题。有人企图歪曲对裁军谈判具有重大影响的某些决定的意义。对这种企图我们不能置之不问。我还想对美国代表的发言作一些答复。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鲁斯大使在8月6日的发言中说，北约理事会在1979年12月会议上所作的决定，即在一些西欧国家进一步部署近600枚新的美国核导弹其目的是在稳定东西方之间的军事均衡，而不会增加欧洲的核武器总数。这个问题的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将一如既往引用事实和数据来说明。事实是怎样呢？

在欧洲，多年来北约和苏联的中程核武器数量大体上是均等的。双方大致各有1,000枚运载工具。北约的这1,000枚工具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呢？它们包括美国的第一线核系统，那就是，设置在一些西欧国家空军基地上的装载核武器的飞机；FB-111型中程轰炸机；泊在美国航空母舰上的装载核武器的飞机（A-6型和A-7型）——一共有700余架。还有美国盟国的以陆地为基地的中程弹导飞弹、装载导弹的潜水艇、轰炸机，一共加起来约有300枚运载工具。

当鲁斯大使谈到中程导弹领域内不利于西方的不平衡时，他出于某种理由避而不谈美国的第一线核系统和美国盟国的中程系统。难道我们真的能不算这些系统吗？当然不能。事实上，它们的飞程可达1,000至4,500公里，它们是对苏联及其盟国的安全的一种真正威胁。

上面提到的北约军备已作了几次现代化的改进，而且现在正继续进行改进。有什么证据呢？我将提供证据，举例说，联合王国正在用先进的“北极星 A-3 TK”导弹装备其潜水艇，而且不久将有“三叉戟”导弹。在法国，以陆地和海洋为基地的只有一个弹头的导弹将代之以多弹头导弹。美国的第一线系统也正在更新。

在这样的形势下，很难指望苏联不改进其军备。我们是彼此彼此。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武器和技术很变得过时。然而，我要强调地说，在更新其武器过程中，苏联为了保持均等，并没有在总的苏联驻欧中程运载系统方面增加即使一个工具。导弹发射工具的数量甚至减少了，因为在苏联每出现一个新的导弹时，就马上把一个，有时甚至二个旧的导弹撤走，它们是被撤卸了，不再部署到其他任何地区去。

但是，若在欧洲部署约 600 枚美国新的中程核导弹，那北约就将在核运载工具方面占 0.5 倍有余的优势。在核导弹方面，即使就现有的北约中程工具讲，其每次（每架次）所能载的弹头就要比苏联的多 0.5 倍。若在欧洲配以“新的军备”，北约在每次（每架次）所载核弹头方面的优势就将进一步增加。结果，东西方在核武器方面目前大体均等的局面就将大大地偏向于有利北约的一边。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在其发言中说，美国已从欧洲撤走 1,000 枚核弹头，因此，据他说，部署新的美国导弹不会造成欧洲核武器的增加。用来为北约 12 月决定作解辩的这类论据是不值一驳的。事实是，双方核力量的关系不应以存放在储存站的弹头数量来决定的，而是首先应以运载工具的数量以及这些运载工具每次（每架次）能带的核弹头数量来决定。因此，不能用从欧洲撤走那些储存在储存站中的过了时的核地雷一事作遮盖来掩护北约一心想打破核平衡以求有利于它的企图。

至于能不能把 1979 年 12 月北约的关于在欧洲设置“新的军备”的决定视为可以稳定东西方军事平衡的一个因素，即使一名军事门外汉也将作出一个否定的回答。对北约关于在欧洲设置“新的军备”的 12 月决定，苏联的估价是斩钉截铁的：它将产生军备竞赛，导致欧洲以及苏美之间的军事平衡之破坏，以及世界稳定局势之破坏。

我国家首脑勃列日涅夫曾再三说，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允许对方建立压倒它们的军事优势。从长期看，仍将保持均衡，但是在更高一级水平上的均衡，其结果将不是使国际安全增加而是使国际安全减少。

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可靠办法不在于北约的“导弹解决”方案，而在于维持苏联和美国之间、华沙条约组织和北约之间的现在存在的军事和战略平衡，这种平衡在客观上正起着保卫世界和平的作用。

现在我想谈谈美国代表弗洛韦雷大使今天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已就他所提出的某些论点作了答复。现在我想作一个更为笼统的评论。弗洛韦雷大使说得很对，今年美国代表团很少发言，一共只有二、三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许多人都关切地等待着美国代表团的发言，我们已不止一次听到说，它拟难参加讨论，因为它在委员会议程的具体项目方面还没有得到指示。当然，我们许多人都指望美国代表团今天终于会告诉我们它已准备就议程项目 1，即禁止核试验问题，进行谈判。还指望它对议程的第二个项目也将说“可”，并准备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进行谈判。还指望它将对议程项目 5 采取积极的态度，也就是，它将不阻碍委员会就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这种武器的新系统进行谈判。最后，许多人当然

还指望美国代表团将表示：它愿意对议程项目 4 —— 禁止化学武器 —— 下的职权进行修改，并指望它将对议程项目 3 —— 加强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 —— 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

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今年整个年度我们一直听到的那个“否”字今天又一次发出了它的声音。没有任何正面的东西，相反地，我们听到了一整套对苏联立场的误述和歪曲，直率地说，我们已完全听厌了这些。讲话中提到了一些出处含糊的材料以及在美利坚合众国印刷的各种无名出版物，这些东西当然不大值得在认真的讨论中加以引用。但是我不想在这个时刻投身辩论中去。我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所以成立，其目的不在于进行这种辩论。我希望的是，美国代表团发言最后一部分中所表现的较具有积极态度的那一点点迹象应得到具体的肯定，一贯的“否”字应代之以积极的能打开进行实事求是谈判的可能性的回答。最后，希望能够对苏联领导给美利坚合众国的众多建议和呼吁作出一种积极的答复。这些建议和呼吁要求就一系列有关限制军备的问题恢复对话。这种限制应在诚实和平等的原则基础上进行，并需尊重双方的安全利益而不能损害它们的利益。

想把各种裁军谈判中所出现的僵局归咎于苏联的一切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苏联已用实际行动证明它希望在军备限制和裁军的谈判中获得进展。

吴苏莱先生（缅甸）：主席先生，我今天要求发言的目的是，想以 21 国集团联络人的资格就综合裁军方案中题为“原则”一章正式向委员会提出一个工作文件。在此之前，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最后的重要阶段担任主席一事表示我的感谢和欣慰。

我相信你的智慧和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才干一定能使委员会的第三届年会迅速获得有成果的结局。我也要對印度温卡特斯瓦朗大使为上个月的委员会工作所作出的可贵的贡献表示感谢和赞赏。

现在请允许我以 21 国集团联络人的身分来讲话。我现在要以这个身分来向裁军谈判委员会就综合裁军方案题为“原则”的一章提出一个工作文件，它已作为 CD/208 号文件加以散发。

正如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 1980 年度报告第 10 段 —— 已列入裁军谈判



委员会提交第三十五届联合国大会的报告第 68 段中 (CD/139) —— 所说, 大家已明白地同意“由于综合方案必须是一个自成一体的文件, 那就应该详尽地包括一切被认为有关的原则, 甚至包括《最后文件》虽未载入而可能被认为有关的原则”。

特设工作小组铭记上述决定, 在其 1981 年会议中在初读的基础上暂时通过了秘书处在 1981 年 4 月 16 日第 29 号工作文件中所编写的“原则”, 它是根据该文件导言中所规定的两个客观标准而编写的。除了那些完全是从《最后文件》中照抄的“原则”之外, 工作小组也通过了采自各代表团所提提案的两项原则。

看来应当指出, 秘书处汇编中所使用的以及目前工作文件中所使用的“原则”一词, 应从广义的意义上理解, 《最后文件》中也应这样理论。若要采用一个更为严格和正确的定义的话, 那么, 最好用“原则和指导方针”。

鉴于上述种种, 还鉴于特设工作小组对这些案文的通过只是暂时性的, 所以工作小组和委员会显然有权在它们认为有必要时重新制订“原则”或加入大家建议和同意的新的条文。

不过, 21 国集团认为, 就工作小组在初读中所通过的材料而言, 它虽然只有暂时的性质, 虽然对它可以作任何被认为是合适的修改, 但它已充分说明了作为综合裁军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原则”或“原则和指导方针”一章所应包括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正因为如此, 所以工作小组得出结论说, 它不妨在 1981 年会议未结束前即把目前的这份工作文件提交工作小组和委员会。

最后, 应当指出, 虽然在被列入本工作文件的所有案文中, 其实质都是严格得到尊重的, 但在个别场合下, 对其形式作了微小的修改。同样也应当指出, 在列举“原则”的次序排列方面, 是按照我们认为最合乎逻辑和最合适的次序排的, 它跟工作文件 29 号的排列不同。最后一点, 我们最好应记住, 在好些场合下, 有一些重叠, 但这种重叠无疑会在较后的阶段中予以消除。

主席: 谢谢尊敬的缅甸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一番话。

德拉戈尔斯先生 (法国): 主席先生, 法国代表团愿首先向你表示祝贺并给你以良好的祝愿。你面临主持本届会议闭幕的艰巨任务。我们愿对你在进行这一任务中所表现的才干和才能表示道贺。

我还愿再一次对你的前任温卡特斯瓦朗大使在其任内所表现的非凡品质表示我们的赞赏。他的才能、礼貌和幽默态度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的印象。

法国代表团仔细倾听了这一次会议以及上一次会议上关于增强了的放射性武器问题的发言。对这种武器，法国政府保留选择之权。因此，在我看来，最好我应当重申一下法国这种态度的理由。

首先，法国一心想维持其安全的条件和防务的独立。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它一直在考虑，并将继续考虑凡看来为达到此目的所必要的各种科学、技术和军事手段。就欧洲目前的条件而言，建立在维持或恢复全球均衡的基础上的威慑力量决定着这个大陆的安全，从而也决定着这个大陆的和平。

关于我们所已听到的那些发言和所已提出的某些提案，我想强调说，增强了的放射性武器是一种建立在与其他所有各种核武器相同的物理原则上的核武器。唯一的区别在于：在所有核爆炸通同具有的效能的散发上有所不同。它的放射效能加大了，但它的爆炸效能减少了。因此，在使用这种武器的观点方面就有了区别，正如人人共知，这种武器基本上是防御武器。

鉴于其性质，这种武器也落入与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有关的那一款问题之内。没有理由要给它作特殊处理，或因此而要用条约形式对其作特殊的规定。

最后，我想对我们的尊敬的苏联代表发言中所提到的一点作一答复，因为它对法国政府的基本立场表示了怀疑。在比较北约国家的力量和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力量时，伊斯拉耶利安大使提到了美国盟国的系统，在这方面他提到了法国军队现在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过程。把法国军队列入其中，我国代表团不能沉默不讲话。法国的军队是独立的，它们构成一个战略系统。因此我们不能同意把它们列为北约的中程力量。

主席：谢谢尊敬的法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主席先生，我想正式介绍已经分发的 CD/210 号文件，但是如果我不能跟别人一样对你出任主席表示祝贺、祝你在工作中一切顺利、并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的<sup>合作</sup>，那我想我未免太疏忽了，因为这是本月份我的第一次发言。我们完全注意到在本届会议最后一个月份内主持会议的各种困难，而我

相信你一定会成功地完成任务。同时，我要对你尊敬的前任印度的温卡特斯瓦朗大使表示感谢，他在七月份任委员会主席时表现卓越，七月份是本委员会名副其实的一个多产月，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的领导。

现在，我想向裁军谈判委员会介绍审议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第十二次进度报告。我获悉专家们一直在继续他们的充分合作，他们一直在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建议他们的下届会议应于1982年3月1日至3月12日举行。报告中没有说明正式报告将于何时提出，但是我们应注意到有计划要在1982年初向委员会提出一个较详细的进度报告，作为对委员会自己将提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报告的一个贡献。主席先生，你已经宣布你将请特设专家小组主席埃里克松博士回答一些问题，或许还可较详细地解释一下报告。

主席：谢谢尊敬的瑞典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我请特设专家小组主席埃里克松博士发言，他将谈载于CD/210号文件中的报告，我们的瑞典同事已经介绍了这个文件。

埃里克松先生（瑞典）：你们手上的CD/210号文件的版式是与以前提交委员会的各次进度报告一样的。审议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现在是根据1979年8月7日给它的职权而进行工作的。关于它的不断发展的结果前已载于1978年CCD/558号文件和1979年CD/43号文件上的报告中作了报告。正如瑞典大使所已指出的，专家们之间进行了充分的合作。最近这一届会议开了两个星期，来自20个国家的专家和代表参加了会议，在目前的职权之下共提出了100多个工作文件提供审议。工作分五个方面进行了组织。第一是进一步详细地审议所有的地震站和地震网，以便帮助侦检地下核试验。第二是由一个小组精确地查看应怎样从地球内部取得这些测数并予以传送。第三是由一个小组查看对全球的资料传送，在这方面我们得到世界气象组织的合作，因为我们曾建议而他们也已在原则上接受这样一个意见：可以利用他们的电讯网。第四，我们要传送更为广泛的测数，大堆大堆的资料。第五就是决定设想中的计算机资料中心应如何操作，它们应怎样设计和制造。小组一直很忙的在这些问题上进行

国家一级的好些单方面研究，这些研究报告都提供给了整个小组并进行了讨论。他们也为将提交本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提出了各种草案。也许你们很乐于知道，在随时可用的计算机方面以及与电讯设施有关的设备方面最近有价格廉效能高的新发展，这种发展对专家们所进行的审查工作大有帮助。专家们审查了几年前拟议的组织。当他们对这一系统的科学和技术细节加以发展的时候，我认为他们也就是作出了巨大努力来考虑如何利用这些现代化的发展。在这方面的速度是如是迅速，你还没有把蛋糕吃完，蛋糕的色香味就变了。

另外一项有意义的发展就是对全球资料传送的一系列实验。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国际气象组织合作的问题（已合作得很好），也是各国之间进行合作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已再三说，最好应当把我们的合作推广到南半球去，我在这儿要高兴地宣布，我们已高兴地得到消息说，秘鲁的科学家将跟我们一起就全球系统进行上述试验。我也愿提到有些国家研究单位正在研究国际资料中心问题，在这方面已有很大进展，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因此，这意味着专家们不能明确断定他们将在什么时候根据目前的职权提出一个正式报告。在你们手上的这个报告说，将在裁军谈判委员会 1982 年年会的第二期会议中提出，或者更晚一些时候。不过，在这样情况下，小组打算向你们提供一个更广泛的进度报告，它可能有助于委员会为裁军特别联大而向联合国大会及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报告。

小组这次除了眼前的一些考虑外也公开审议了将来可做些什么，在报告的第 3 页上你们可以看到这些项目中的一些项目。其中有一项是很令人兴奋的，那就是利用地震仪和其他海底仪器来改进对南半球的测探，你们知道南半球绝大部分是为海洋所覆盖的。最近的一些发展和经验使这一设想愈来愈有实现可能了。其次还有分布广泛的数字记录；从仪器上摘取数据的自动化以及自动安排顺序；这些都是计算机发展方面的反映。最后，有一项纯属地震学范围的事——如何接纳大地震序列的方法。这又是说现在在进行的事了，我想最后再重复一句，小组建议小组的下次会议应在明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12 日在日内瓦举行。

主席：谢谢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主席的发言。正如我在今天上午一开始所说的，我们将在下星期二的全体会议上审议这个报告。但如果代表团愿意就在现在发表意见，他们可以这样做。

沃尔克先生（澳大利亚）：我愿对专家小组及其主席表示感谢，并愿对报告发表意见，但我还是十分愿意在我们下次全体会议上这样做。

大川先生（日本）：我也十分愿意学澳大利亚沃尔克大使的样。

主席：尊敬的同事们，在我的请求下，秘书处今天分发了一份非正式文件，内载有裁军谈判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在8月17日至8月21日这一周内的会议时间表。规定让附属机构在星期一举行会议，我希望工作小组任何活动都不要超过这一天。否则，我们将不得举行夜间会议和星期六会议。我们将在星期二下午开始讨论对委员会报告的最后加添条文，我希望星期三下午能结束报告草案的审议，因为秘书处需要时间来提供一个综合的报告草案供星期五上午通过。如果我们不能在星期三下午结束，我们还可利用星期四上午，但要有一项谅解，即通过报告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就将延到星期五下午。

与时间表有关的，我还想指出，第44/Add.1号工作文件已于今天分发。该文件载有委员会议程项目1、2、和5的结束段落草案，以及审查委员会会员资格的方式问题和以色列袭击塔木兹核研究中心问题。我想于明天星期五上午10时30分在C-108房间召开起草小组会议审议第44/Add.1工作文件。若有必要，起草小组会议将于星期五下午和星期一继续举行。我再想提醒大家，除了我在星期一非正式会议上宣布的参加起草小组的核心人员外，其他成员只要认为在什么时候合适，都可以自由参加小组，并就他们有兴趣或有关的问题作出贡献。

当然，由于我们可能视情况的改变而需要调整我们的活动，时间表只是指示性的。其唯一目的是使我们扼要知道我们下周可能必须做些什么。如果没有异议，我将认为委员会接受这个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根据本周的时间表，我本来打算在本次全体会议结束后五分钟，召开一次委员会的非正式会议来继续审议第44号工作文件（内载有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草案），以及第45号工作文件，题为“载有改进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各项提案的决定草案”。该工作文件已于星期二下午用委员会所使用的所有各种文字的

文本进行分发，但由于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所以我们将于8月18日星期二上午全体会议之后立即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裁军谈判委员会下次会议将于8月18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召开。现在散会。

下午1时05分散会

×× ×× ×× ×× ××

第一百四十七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8月18日,星期二,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C. A. 萨尼先生(印度尼西亚)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戈门索罗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俞孟嘉先生

王芷芸女士

林成先生

潘菊生先生

古 巴:

佩雷格林·托拉斯先生

索拉·比拉先生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烈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弗拉涅克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康吉特·赛恩乔吉斯小姐

法 国: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霍佩夫人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鲁斯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萨尼先生  
西迪克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卡西姆先生  
阿克迪阿特先生  
苏普拉普托先生

伊朗:

贾拉利先生  
阿梅里先生

意大利:

齐亚拉皮科先生  
巴伦吉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阿拉森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布里马赫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贝纳维德斯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塔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隆丁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谢苗诺夫先生  
瑙莫夫先生  
甘贾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斯科特先生  
谢伊小姐  
赫克罗特先生

委内瑞拉:

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扎伊尔:

恩藏热亚先生  
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根据本国的工作计划，委员会今天继续审议与各附属机构的报告有关的以及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有关的问题。当然，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成员们可以自由地就与委员会工作有关的其他问题发言。

请允许我对古巴外交部副外长佩雷格林·托拉斯博士阁下表示热烈欢迎。他今天来此要在委员会发言。我祝他日内瓦之行取得成功，据我了解，他来日内瓦还有为国际社会奔走的其他重要任务。

在登记于今天发言的人发言之前，我要先邀请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和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两位主席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工作小组的报告。这两个报告分别载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的CD/215号文件和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CD/218号文件。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和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已于昨日结束它们的工作，它们的主席将于星期四的全体会议上介绍他们的报告。

正如我在上次全体会议所说的，我打算请委员会通过载于CD/210号文件的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建议。我打算在这次全体会议最后阶段做这件事，以便各代表团凡欲对该报告提意见的可以发表他们的见解。

现在我请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主席齐亚拉皮科公使发言。

齐亚拉皮科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我高兴地有幸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以便继续进行谈判以求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报告已载于CD/215号文件，共分四个部分，(1) 导言，(2) 工作安排和文件，(3) 实质谈判，(4) 结论和建议。

为了执行托付给它的任务，特设工作小组注意到了上届工作小组期间就这个问题所进行的广泛讨论以及就各个组成部分所进行的深入谈判，以求就大家所能接受的、可以纳入一项具有法律约束性质的国际文书的共同方案达成协议。在开始工作之初，小组决定主要集中注意力，审查已作出的各个保证的实质，其根据是，如果在实质上达成协议就可以促进在形式上达成协议。因此，主席在考虑了大家所发表的意见和所提出的提案以后提出了一个工作计划（CD/SA/WP.5）作为审议和谈

判的总的指导方针。该计划为本届会议规定了两个阶段，(1) 第一阶段：找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各个保证的特点。第二阶段：审议在寻找一项“共同办法”或“方案”时可加探讨的可能选择。在广泛审议了工作计划的第一阶段之后，大家普遍认为，由于讨论的结果，对各国代表团所持的立场、它们之间的相同点和分歧点，已有了深一层的了解。在执行工作计划第二阶段所概述的任务时，工作小组用比较分析的办法彻底审查了对“共同办法”或“方案”的可能供选择办法，以求集中力量于它们中最有希望取得成功的方案。因此，工作小组决定在这一审议阶段中集中力量于供选择办法D，同时配合载于工作计划第二阶段中的供选择办法E，但这并不妨碍可以探讨将来可能会制订出来的其他供选择办法。上述两个供选择办法要求“一项包括在裁军委员会谈判中可能提出的并且得到有关各方一致同意的组成部分的安全保证的‘共同方案’”，和“一项可以把核武器国家现有的单方面声明中包含的条件和限度调和起来的‘共同方案’”。

在这方面，好几个代表团提出了各种提案作为进一步审议“共同方案”的基础。在讨论过程中显示出在制订“共同方案”问题上有各种不同办法，在这些办法和有关问题上的分歧意见，特别是在保证的合格问题和是否应有“中止条款”问题以及其性质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在审议可能的“共同办法”或“方案”时，也提出了有关的方式问题。尽管对制订国际公约的见解在原则上没有异议，但仍指出了所涉及的各种困难。此外，审议了临时安排这项主张，特别注意到有建议要求作一项有关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在这个问题上各方见解不一。同时，有人指出任何临时安排的价值将决定于其实质。好些代表团认为，临时安排不应成为国际公约的替代品或具有法律约束性质的其他国际安排的替代品。

工作小组的结论认为，核武器国家应有效地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人们不断认识到有迫切需要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特别是为了核裁军目标和全面彻底裁军目标。关于有效安排的实质的谈判表明了：某些具体的困难是与某些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的不同观念有关，也与制订一项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可以列入具有法律约束性质的国际文书的“共同方案”本身所涉及的问题的复杂性质有关。工作小组认识到，

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利益需要给予充分的考虑。它认为，为了寻找一项“共同办法”或“方案”所作的努力是走向就安全保证达成协议的一个积极步骤。

在这样背景之下，工作小组向裁军谈判委员会建议：应进一步探讨各种供选择的办法，特别包括在1981年会议期间所审议的那些办法，以便克服所遇到的困难。在这方面，应进一步努力专心致志地寻求一项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共同办法”，特别是一项能够列入一项具有法律约束性质的国际文书的“共同方案”。因此，应如联合国大会第35/46号决议所建议那样，在1982年会议开始之初就为此目的而设立一个工作小组，以便“迫切地进行谈判，以求（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并在可能时把商定的案文提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在结束我的介绍性发言时，我要向特设工作小组的成员表示赞赏和感谢，感谢他们的合作、他们的妥协精神以及他们的灵活态度，特别是在审议和通过这个报告时所表现的那样。上述三种精神是小组工作中必不可少的。我还想代表特设工作小组对工作小组秘书林国炯博士以及整个秘书处人员给小组所提供的帮助表示赞赏。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主席先生，我们这个特设工作小组是委员会重新建立起来的，目的是在继续谈判，以求制订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条约。我有幸作为这个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向委员会提交工作小组上星期五所通过的、已在CD/218号文件中散发的本小组的工作进度报告。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年度的第一第二两期会议中，特设工作小组为了履行其职权，深入地审议了以苏、美联合提案为基础的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的主要组成部分、主席的综合案文以及旨在为未来的条约提供草案条文的其他文件和提案。在工作小组中所进行的实质性讨论表明，在缩小谈判参加者间的分歧意见方面已取得了某些进展。就整个的条约条文而言，在本届会议期间提出了不少新的具体修正案和提案。但工作小组的活动表明，分歧仍然存在，特别是关于禁止的范围问题、放射性武器的定义问题、核查遵守情况问题、和平用途问题以及放射性武器条约同其他国际协定和裁军措施的关系问题。考虑到有广泛的愿望要求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之前完成条约的制订工作，我希望工作小组将能在我们下一轮的工作中克服这些分歧。



以此为怀，工作小组兹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在明年会议开始之初即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给予适当的职权，以便就制订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继续进行谈判。特设工作小组还一致同意向裁军谈判委员会建议：委员会应考虑小组是否应于1982年1月18日提早恢复其工作。

最后，我要向工作小组全体成员的合作和妥协精神表示感谢，没有这些精神，我们本来是不会在结束工作方面取得进展的。我还想代表工作小组对工作小组秘书叶菲莫夫先生以及全体秘书处人员给小组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

主席：谢谢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为了介绍该工作小组的报告而作的发言。尊敬的同事们，鉴于这次全体会议上登记发言的人很多，我可能有必要使大会中间休会而在下午继续会议。我打算在下午会议一结束之后马上召开一次委员会的非正式会议，来继续审议内载有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草案的工作文件第44号以及工作文件第45号，题为“载有改进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各项提案的决定草案”。

托拉斯先生（古巴）：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对你接任裁军谈判委员会八月份主席表示祝贺。萨尼大使，古巴代表团将同你合作以便我们能使我们的工作取得圆满的结束。同时我也要对印度的温卡特斯瓦朗大使表示我们的赞赏，他非常明智、坚定和前后一贯地主持了委员会七月份的工作。

古巴共和国极为重视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因为它是有关裁军问题方面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因此，它的每一个会员显然都负有重大的责任，而这儿所进行的谈判也当然就很重要。谈判的目的是要达成旨在结束军备竞赛的具体裁军协定，因为军备竞赛已带来了约5,000亿美元的开支，这是一笔不能容忍的负担，它吞没了为改善不发达世界成亿人民的苦难局面所需要的资金。

但当我们在1981年会议行将结束之际来对我们所取得的成绩作一番估量的时候，我们却发现结果并不是很令人感到振奋的。单单以委员会议程项目1和2来说吧，也就是核禁试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联合国大会曾再三承认它们具有优先的重要性，但关于这两个项目也只进行了非正式的意见交换。

很遗憾，有两个代表团否决了，且这样说吧，就委员会议程的这两个重要项目开始具体谈判。

由于自从所谓“十月危机”以来核战争的危险比以前更大了，所以局势也就更危急了。当时也好，现在也好，要对这种局势负责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蛮横政策。那两个国家所以阻止裁军谈判委员会就这个项目开始谈判的原因正是使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关于化学武器的双边谈判以及关于核试验的三边谈判陷于瘫痪的原因。也就是这些原因妨碍了缓和的进程和恶化了国际局势。

关于在欧洲部署新的中程核导弹的决定、延迟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在军事上进行升级以及向世界各地（包括加勒比区）派遣迅速部署干涉部队，凡此种种都是那些妨碍裁军谈判和竭力想重返冷战时代的人们所执行的好战和霸权政策的明显例证。

我们应该铭记明年将召开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我们的委员会应当力求从其谈判中拿出一些积极成绩来给人看。因此，有没有政治意愿对本谈判机构讲将是具有基本重要意义的问题。

鉴于议程项目 1 和 2 的优先性质，我想就它们讲几句话。

古巴代表团认为，虽然在非正式协商中进行的意见交换是非常有用的，但还是应当毫不迟延地就这两个项目设立工作小组，以便委员会能在这方面开始认真的谈判。

还鉴于核裁军问题的迫切重要性，并鉴于裁军谈判委员会迄未能在这方面开始谈判，因此，我想再一次强调有必要尽早恢复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之外进行的三边谈判。前者的重要性用不着说了。

裁军谈判委员会无疑可以就这两个项目开始具体谈判：首先它已有各方提交的好些工作文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和 21 国集团的文件；其次，所有的核武器国家都参加了委员会。很明显，进一步拖延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我现在再想对委员会议程上的一个项目说几句，对这个项目委员会本来可以比现在做得更多些的，我说的是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近年来已大为增加。联合国大会也好，联合国以外的机构也好，如不结盟国家运动的各次会议，一直在强调应该和有必要就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达成协定。

关于这个问题，已制造了各种人为的障碍，如要求事先确定这些武器是哪些，并在核查问题上提出各种困难。古巴代表团认为必须着重抓需要达成一项能防止出现此类武器的协定。

经验表明，某种武器一旦存在，就很难予以禁止。因此，我们认为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谈判对国际社会也是很重要的。

需要做的是防止把科学和技术成就用于毁灭性的用途。在这方面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可以做很多事的。

我们已经表示我们支持设立一个合格的政府级专家小组定期举行会议并向委员会报告有关科学发现及其可能之军事用途的一切情报。

委员会议程上的另一个对古巴代表团特别有意义的项目就是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问题。

作为一个无核武器国家，古巴极关于保卫它的国家安全以及其他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在目前的情况下，当战贩子们正再次显露其獠牙之际，已愈来愈迫切需要就这个问题寻找出一个广泛的解决办法。

在意大利齐亚拉皮科公使辛勤主持下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已集中力量来寻找一个经裁军谈判委员会谈判的能为大家接受的共同方案。古巴代表团已利用机会在这方面表达了它的见解。

我们认为，应当就这个问题通过一项条约，并认为这可能成为裁军谈判中的前进的一步。因此，我们完全支持条约。

另外一方面，虽然我们承认若由安全理事会就这一问题通过一项决议将会很有意义，但我们已说过，它必须对所有的核武器国家一视同仁，它本身不能成为目的而应当在其后再通过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书。

关于被审议的各种供选择办法，我们反对把那些旨在拖延达成协定的无理要求包括进去。我们认为应当不再提进一步要求就作出保证，特别是对那些在其领土上没有这类武器的无核国家。这一主要立场可以作为在这一重要项目上寻求解决办法的一个基础。

我们也想再一次强调，我们必须铭记这个问题是与彻底禁止使用核武器以及在

国际关系中禁止使用武力问题密切相关的，因此，应当在如此范围之内加以考虑。

还有一个我在发言中不能不提的问题，那就是化学武器问题。该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是由能干的瑞典代表利德戈尔德大使主持的。

迄今为止所进行的谈判表明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特别由于它同化学品在各国经济的和平用途中的某些方面有关。不过判军谈判委员会应加倍努力以求就化学武器达成协议。

这也是一个在联合国之外也有人加以讨论的问题。不结盟国家的国家首脑或政府首脑第六次会议最后宣言的第220段就要求迫切缔结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的条约。这也是我国代表团的立场。

我们认为委员会应把力量集中于决定未来公约的最重要的方向，如公约的要旨和范围。这样一来，就有可能继而处理其他问题，后者虽然也是重要的，但毕竟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公约的要旨和范围。

该工作小组所进行的工作表明，已有充分基础可以就这一重要项目进行认真的谈判。我们希望谈判将以目前的步子继续下去。

我现在想谈谈有关禁止放射性武器的项目。明智的主持这个特设工作小组工作的是匈牙利的科米韦斯大使。

联合国的几次决议以及1978年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都要求草拟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的条约。古巴代表团坚决相信这项任务是可以定于明年召开的第二届裁军联大召开之前完成的。

缔结一项放射性武器条约，特别是在此时此刻，将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谈判方面的一项值得称赞的成就，并对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言也将成为一种有力的障碍。无可否认，委员会若能提出一项放射性武器条约，它必然会受到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很大欢迎。

我现在要谈我故意放在最后来谈的一个项目。这就是制订综合裁军方案问题。委员会过去已决定为此设立了一个工作小组，小组是在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十分卓越的领导下工作的。

此问题之所以迫切部分是由于委员会必须把综合方案提交明年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进行审议。

有充分材料可以作为草拟综合方案的基础。 鉴于其重要意义，只要提以下的文件就够了：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所确定的组成部分，以及《宣布1980年代的第二个裁军十年》。

同时，鉴于这样一个方案将具有的重要意义，所有国家，不管它们是否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员，都希望看到通过方案。 所以，委员会有条件可以在明年委员会春季会议结束之前拟出方案。

古巴代表团正如过去一样，打算继续努力促进工作小组的活动，它希望不要发生障碍使草拟综合方案的工作变得复杂化。

综合裁军方案将成为在这方面进行未来谈判的基础，因此它应当拟得现实，要铭记需要在这个领域内采取具体措施。

在结束以前，我想谈一下一个现在大家关心的问题，一个与本委员会的工作必然有关的问题。 这就是美国行政当局最近的关于批准制造中子武器的决定。

我要表示古巴代表团对这一决定的最强烈的谴责。

正当有人用不能使任何人信服的、站不住脚的借口阻挠裁军谈判委员会就迫切的核裁军问题开始具体谈判之际，现在又通过了一项决定，这一决定本身就意味着军备竞赛开始一次新的螺旋上升。

正如在本委员会内不止一次地强调过的那样，制造中子炸弹使核战争加上了新的色彩，并增加了它的恐怖。 我们应记住，中子弹的目的是在摧毁人的同时尽量减少建筑物的破坏——这个特点清楚地表明了它的非人道性质。

这一决定是针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嘲弄，也是对世界舆论的挑战，特别是因为它是在广岛屠杀的纪念日作出的。

我想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除了加倍努力审议在其议程上的高度优先项目外，再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以便它能审议就中子武器所提出的文件。

开始制造中子武器的决定打开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这些同一的反动人士也可能在其他类型的武器方面作出类似的决定。 在这方面，古巴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向委员会秘书处提出一项文件，内复制了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统今年7月26日发言中的某些段落。 我们希望这些活动将有助于委员会完成其崇高的任务。

最后，我要引用我们的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另一个发言中所说的一些话，这是在古巴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负责人会议上发表的。他把目前在核武器领域内的局势作了比较。他说：

“1962年时武库中已储存足以把地球上的最后生命痕迹彻底消灭而有余的百万吨级炸弹，但今天各种战略武器系统之数量、威力和效率已何啻倍蓰，令人目瞪口呆。恐怖的边界早已不存在了，可能增添的新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今天对其最后牺牲品而言已增加不了什么恐怖了。任何有理智的人不会怀疑，在目前情况下，如果发生核战争，对攻击者和被攻击者，对参战国和中立国，对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和一切不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其结果都将是同样的残酷的。甚至还存在这样一种风险：一次技术错误、一次人为失误或一次简单的疏忽，都可能会引起灾难性的反应。”

他还说：

“我们不是，而且也永远不会是宿命论者。我们不接受，而且也永远不会接受世界大灾难是不可避免的看法。人类应当有一种更崇高的命运”。

在人类避免大屠杀的斗争中，裁军谈判委员会肩荷着一项特殊的责任，因为它被要求去找出一种能停止无控制的军备竞赛的方法。在这项我们必须大家共同努力的高尚和艰巨的任务中，人们可以指望古巴将坚忍不移地投身其中。

主席：谢谢尊敬的古巴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由于这是巴基斯坦代表团本月中第一次有机会在委员会内发言，所以请允许我首先对你，我们的兄弟国家印度尼西亚的代表，主持会议一事向你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我们毫不怀疑，在你这样一位主席的坚定领导之下，在我们年会的这一重要结束阶段之委员会工作必将获得很大的推动，在过去两周中你的外交经验和智慧已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也请允许我利用这个机会对尊敬的印度代表温卡特斯瓦朗大使表示我们的衷心感谢，他在七月份领导委员会会议中表现了很高的效率和机智的诙谐。

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将不日闭幕。在现阶段巴基斯坦代表团已可以对委员会今年的工作提供一项评价。

今年，正象去年一样，裁军的进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成绩。裁军所必要的各国间的相互信任气氛今天显然并不存在。只有当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军事上重要的国家，既在口头又在实际行动上表明它们愿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特别是关于尊重国家领土完整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的时候，这样一种气氛才能产生。在世界不同地区，也包括我们自己这个地区，这些原则现在正在遭受破坏，而且不受惩罚。

在这方面，委员会的有些成员已讲到应该结束对阿富汗的外国军事干涉。在这个问题上巴基斯坦有着直接的不言自明的利害关系，更不要说因为我们希望在我们地区内恢复稳定和和平，并希望在巴基斯坦境内的二百万名阿富汗难民能安全和光荣地重返家园。我国政府已提出一些重要倡议以求在联合国、伊斯兰会议和不结盟运动所作的决议的范围内来促进对阿富汗的悲剧性冲突取得一种政治解决。巴基斯坦仍继续坚持这些努力。

但我们认为，不应任目前的对抗局面导致不受拘束的军备，特别是核武器，竞赛的升级。不论这种军备竞赛的升级是数量上的还是质量上的，也不论它涉及的是SS-20型机动导弹的部署问题还是增强的放射性武器的生产问题，我们都同样关切。

现在不是作只求有利于己的姿态或提只求有利于己的提案的时候。现在是发扬坚定和明智的政治家风度的时候。巴基斯坦认为在目前国际条件下完全有必要就一系列相互有关的、能有助于促进国际安全气氛和创造有利的裁军条件的问题进行认真的谈判。有迹象表示超级大国之间可能在不久之将来开始对话，我们欢迎这样的迹象。同时我们认为同样重要的是，应当在联合国主持之下从事努力来促成世界的和平安全气氛以及推动裁军，以便小国、中型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的利益都能得到充分的考虑。

裁军谈判委员会拥有潜力可以为促进国际安全和制止和扭转军备竞赛作出重大贡献。不幸的是，迄今为止大国方面似乎还不想使用这种潜力。尽管委员会在1981年会议中紧张地工作，但对就委员会议程上的各个项目达成协定而言，没有取得多少具体的进展。

我们甚至未能就核禁试这一在多边裁军议程上占最高优先地位的项目开始谈判，它所引起的失望是很大的，也是广泛的。我们本来认为，所以要在委员会开始多边谈判的理由之一就是关于核禁试的三边谈判中止了。从三边谈判国去年提交的进度报告看来，很明显这种谈判缺陷重重。即使这种谈判能获恢复，也不大可能产生一项能普遍接受和普遍参加的条约。三边谈判国即没有联合地也没有个别地就21国集团成员对它们正在谈判的条约提出的问题作任何答复。这一件事本身就可证实上述的估价。核大国应当认识到，它们不可能重演不扩散条约的经验，把一种不平等安排强加于无核武器国家。它们还必须仔细考虑如果它们继续拖延谈判一项平等的、能为大家所接受的核禁试条约将会带来什么后果。

今年委员会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讨论一直是很有意义的，不说别的，只说一点，因为讨论中极鲜明地显示了在这个问题上各个国家的不同态度。在我们看来，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公开地或暗含地是信奉核威慑理论的，它们在保卫它们自己的安全以及其盟国的安全中都给核武器以重要的地位。还很明显的是，两个主要核大国都害怕在核均等中落后于对方即使一小步，两者都想维持它们现在所享有的对其他核武器国家的优势。当然，所有的核武器国家都不愿丧失它们对无核武器国家所享有的军事便宜。简单地说，以上种种就是促成核军备螺旋上升的推动力，也是对核裁军的主要障碍。

常识也告诉我们，在核裁军过程中，那两个在核武库的规模和高精尖方面远远超过其他核武器国家的核武器大国应首先采取步骤。过去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就意味承认这一特殊责任。我们希望美苏签署的各项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将继续得到遵守，并希望两国将及早从事谈判以求裁减而不只是限制它们的战略和中程核武器。在这方面的谈判的任何进展可以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核裁军多边谈判开辟道路。同时，委员会可以进一步澄清和调和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态度，并制订能导致达成销毁核武器这一最后目标的共同商定的阶段，从而有效地帮助推进核裁军进程。我们希望委员会将根据21国集团所提的各项提案于明年认真地处理这一任务。



核武器国家保留权利要扩展和改进它们的核武库和常规武库，其根据就是这样一种可疑的假定：这样做将提高它们的安全。但它们迄今为止又完全不理睬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考虑。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内所进行的谈判已证实了这样的评价，假如说没有其他成就的话。

在意大利齐亚拉皮科公使的英明领导下，该工作小组第一次在今年作了具体的努力来克服为拟订一项核国家应承担义务的“共同方案”中所遇到的政治上的困难和观念上的困难。尽管有些代表团，如荷兰和我国，就拟订共同方案的可能途径提出了认真的建议，但除中国以外的核武器国家都表示不愿考虑对它们各自的立场即使作某种微小的修改。事实上，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中没有列入有关可能达成妥协的提案。四个核武器国家都坚持抱住各自的观念狭窄、旨在保护定义极为广泛的国家利益的核理论。现在应当很清楚，1978年这些核武器大国所作的单方面声明不能构成一种基础，作为对无核武器国家所提的安全保证要求的一种答复。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成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但我必须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准备接受任何供装饰的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只提供幻想而不提供安全保证的实质，同时却又要无核武器国家承担额外的义务。

主要的核武器大国及其盟国一方面希望保持它们的核选择的自由，一方面又迫不及待地要阻止其他国家作这种选择，这种矛盾是很难自圆其说的。我们可以支持加拿大代表团1981年7月16日发言中所表达的关于核扩散的种种担心，但我必须承认，我们却更多地同意尊敬的印度代表在答复上述发言时所列举的各点意见。某些国家对核不扩散条约所抱有的过分的担忧导致它们采取了违反基本国际准则的立场。对以色列袭击塔木兹核研究中心的各种反应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

委员会内外都在说，以色列的袭击造成了严重的隐忧，特别因为伊拉克是一个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它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这是不是有可能会暗示说：假如一个国家不是这个不平等条约的缔约国，那么，就核不扩散事业言，对它进行这类袭击就被认为是该的？以色列袭击事件被利用来强调应该使更多的国家参加不扩散条约，难道这不是有点讽刺味道吗？以色列的这一行动证明参加这个条约显然不足以防止一个敌国对另一国家的核计划作出主观主义的和片面的判断。这样一个事实却被漫不经心地忽视了。还有一个事实也被忽视了，那就是：被利用来进

行侵略的借口，不管它多么难以置信，事实上是由某种宣传运动提供的。正是那些支持不扩散条约最热烈的国家发动和支持了这种宣传运动，宣传的是来自包括伊拉克在内的各发展中国家的和平核设施的可能的核扩散危险。说实在的，某些供应国一直在使用某些令人不能接受的压力和惩罚行动来阻止好些发展中国家的和平核计划的正常发展。可以把以色列的军事袭击看成是上述压力和惩罚行动的升级过程中的一个最后的步骤。当然，我们看到以色列的侵略已受到严厉的谴责，尽管侵略者并没有为侵略行动支付任何代价。安全理事会没有对它作任何制裁，也没有要求它作任何赔偿。相反地，将迅速恢复对以色列的进一步军事供应。再看作为侵略牺牲品的国家是怎么样呢？提供被破坏了设施的的那个国家（它坚称设施完全和平性质的，这一点它做得对）据说现在希望受害国承担额外的义务作为重建这个工厂的一个条件。

以色列对塔木兹核研究中心的袭击加强了本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国的如下见解：必须采取坚决措施禁止将来再发生此类袭击。在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谈判过程中，（谈判是由匈牙利的科米韦斯大使专心致志地并干劲十足地加以领导的），有人指出，对核设施的这一类袭击是进行放射性战争的最有现实性的手段，或许也是唯一的手段。工作小组清楚地看到了通过对核设施的袭击造成大规模毁灭的危险。也没有人不同意有必要制订一项国际法律准则来禁止这类袭击，尽管有人对放射性武器公约中包括这样一条规定持有保留意见。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能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办法来解决禁止对核设施进行袭击问题，那么，就可以促进公约之缔结。当然，关于公约的范围和放射物质和核能的和平用途还存在其他的重要分歧。这些问题必须在考虑到不结盟和中立国家的立场之下予以解决。我们希望提出“联合组成部分”的国家将在明年就这一问题恢复谈判时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

我国代表团对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审议的结果感到一定程度的满意。尽管委员会未能就扩大工作小组的职权达成协议，但主要由于小组主席瑞典的利德戈尔德大使的富有魄力的领导，该小组已在去年所做的工作上加深了一层，并为化学武器公约案文的具体谈判建立了一个稳固的基础。主席所编制的组成部分草案考虑到了各个代表团所表示的各种意见的实质，这些部分加上对这些部分的评论，为将

来对条约案文谈判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全部项目单子。大家承认，甚至在公约的范围以及核查和遵守等基本问题上仍存在着分歧。但已达成协议要给明年的工作小组一个经过适当修正的职权使其能加强共同点消除分歧点，这是一项受欢迎的发展。下届会议开会时应就化学武器公约的案文进行谈判，我们相信，如果能作出必要的政治决定，特别是两个主要大国的决定，目前的分歧是可以克服的。我们恳切希望它们的政策不会同我们希望的相反。

在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耐心的富有经验的领导下，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已确定了方案有关部分之下所应处理的主要问题，并已把有关裁军措施的各种提案综合起来以便将来纳入方案之内。我国代表团认为，根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条》第38段，综合裁军方案应是一项构成法律义务的国际文书，它应使所有国家承担义务履行和完成公约所载的措施。这些裁军措施应列入各个经确定的阶段，并应导致在一个共同商定的特定时限内最后达到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21国集团就拟列入方案的裁军措施所提的工作文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看法。我们认为，要想使综合裁军方案就在现存的文件有限框框内加以考虑是与当初把这一文件转给本委员会来进行谈判的基本目的不相容的。我国代表团希望综合方案工作小组将能在明年从事深入的谈判并能对方案作最后定稿以便提交给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由于委员会未能就任何一个议程项目作出实质性的进展，这就促使人们要审查我们的程序和工作方法。已提了几个有意义的提案要求改进委员会的谈判作用和程序。然而，必须强调指出，在谈判方面之所以未能作出进展根本不是组织上和程序上的原因。说句老实话，这是由于主要军事大国不愿从事真正的互让，不愿让委员会就各个议程项目进行谈判，包括那些已为其设立工作小组的项目。而设立小组的明确目的就是进行此类谈判的。有一个主要大国多次说，委员会应等待它的政策审查的结果。另一个大国则利用委员会大吹其自己的“积极”态度，而同时对所审议的问题的实质上又寸步不让。不应让裁军谈判委员会成为超级大国的倚女。

巴基斯坦代表团认为，除非委员会在明年初能就议程的优先项目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否则，它就应在第二届裁军联大上向联合国报告它已无能为力。在届时的

会议上，我们将必须认真考虑应采取什么办法来保证在联合国范围内有效地进行裁军的多边谈判。

主席：谢谢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沃尔克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今天上午我只想极简单地说几句，但我还是想对你说，委员会能在象你这样具有个人崇高声望的人的主持下工作，我国代表团感到非常高兴。当然，作为一个澳大利亚人，我还特别感到高兴的是，你是我们伟大的邻邦和亲密的朋友印度尼西亚的代表。为了不多说，我也愿表示我国代表团同意前面的发言者对你的尊敬的前任温卡特斯瓦朗大使所说的当之无愧的表扬之辞。

在今天的简单发言中我将谈谈裁军谈判委员会所面临的几个不同的问题。首先，我想借此机会说，我认为委员会该再一次对埃里克松博士任主席的那个特设科学专家小组表示感谢，感谢小组接二连三的卓越工作。我国代表团十分赞赏上星期四提交给委员会的进度报告，我们还盼望不久能收到地震专家小组的第三个正式报告。从星期四收到的报告中可以明显看出所有五个研究小组都对特设小组的有关审议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任务作出了贡献。我想特别提一提估价各国调查工作的研究小组，调查的是向全世界发布地震信息问题，包括利用世界气象组织的通讯网。这个小组的两个召集人是沃大利亚的麦格雷戈先生和日本的市川先生。在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二月份会议上，这个研究小组对使用这种方法来发布此类信息的可行程度所作的初步和有限的试验进行了估价，并商定在今年晚些时候要进行一次较为详尽的试验。

特设工作小组现在已作好准备要在今年11月和12月作为为期六周的试验。这次试验将以去年的工作为基础。它特别将通过与其他常规的传递方法作详细的比较来确定信息的传送时间及其准确性。在这一活动中，专家们得到了世界气象组织的热情合作，我认为委员会应对该组织表示衷心感谢。同样令人高兴的是，有迹象表明，这次试验的参加者将比去年广泛得多。我同意埃里克松博士的看法，他特别珍视这样一个前景：将有来自南半球的一个或二个新国家参加。当然，理想的是最好有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参加。我们也欢迎来自特设小组成员国中的新的参加者。关于这一活动的报告将交下次全体小组会议审议。由于在这一试验中

有很好的合作，我有充分理由希望报告将表明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通讯系统的确是把地震信息传播全球的一个有效办法，而这种信息乃是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和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要目的。

我认为委员会应特别注意在这个领域内正在作出的进展，因为它同我们将来处理委员会议程中的第一个项目，核禁试，是有直接关系的。

我也想对今年我们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取得的其他积极发展说几句话。当然，我要说的是我们在化学武器公约方面的工作。昨天，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最后完成了它的年度报告。这个报告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它纪录了在拟订一项全面的化学武器公约方面今年所取得的真正进展。在明确化学武器公约应予包括的问题方面，委员会今年又在去年所已作出的卓越工作上进了一层。今年我们已能审议这样一个公约的组成部分草案，并相当详尽地就这些组成部分交换了意见。

工作小组报告中第二个值得注意之点是，它指出所有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员都愿意明年在一项经过适当修正的职战之下进一步加强过去两年来已明确的意见相同之处并解决过去两年来已明确的分歧，以便尽早就一项化学武器公约达成协议。

我国代表团愿对工作小组主席瑞典的利德戈尔德大使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在取得这项重要结果中所作出的个人贡献。

我本来想说一句鼓舞的话就结束我的发言，即庆祝委员会在这样一个时刻所作出的建设性工作，因为当前的外部事件严重地限制了它的能力，使其难以达成我国政府极为重视的一些协议。但是，由于其他代表团的一些发言，我也不得不要对通称为中子弹的问题说几句话。根据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尊敬的代表的发言，似乎整个人类都同意它们的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事实不是这样。沃大利亚总理曾指出，许多国家的众多人士会认为美国是不得不作出这个决定的。总理指出，西方国家广泛的一致意见认为，鉴于最近几年来苏联不断进行军备积聚西方有需要加强它们的防务。总理还说，他不认为这一决定会增加东西方间的紧张局势。

我代表沃大利亚代表团表示殷切希望明年将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更为有成就的一年。如过去一样，我国代表团在现在和将来都随时准备着竭尽其所能为委员会的谈判及早取得圆满成果而作出贡献。

主席：谢谢尊敬的沃夫利代表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马利塔先生（罗马尼亚）：主席先生，我想对你说，我是多么高兴地愿代表罗马尼亚代表团为你在履行你的任务中所表现的井然有序的工作向你表示祝贺。我还想说，你完全追随了本年度历次几位卓越的主席所表现的光辉榜样，他们中任何一位都是努力以赴，以求对我们委员会的工作作出某种新的成绩。

通过你的才能和机智，你在外交上为贵国赢得了新的尊敬，因为贵国一贯投身于解决众多的地区问题和国际问题。

今年，我们委员会的工作大概是最缺乏成绩的年度之一。目前，人们对裁军这个词儿已不再具有信心，而是用“军备管制”这样一些词儿来代替，此外军备竞赛同时正以空前的步伐加紧进行。在上述情况下讨论裁军是很困难的。军备管制同裁军不是一码事，因为前者并不排除使用武力的主张而是接受了这种主张，并肯定军备是国际政策中的一种可能工具。但尽管如此这般，罗马尼亚代表团还是深深感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81年已显示了其成熟性，它没有离开正道陷入无聊的争辩，尽管环境如此但仍成功地维持了一种建设性的气氛。实际上它是进行裁军谈判或至少是裁军讨论的唯一国际论坛。

当关于裁军的其他国际谈判已遗憾地暂时陷于中断之际，委员会成功地巩固了它作为对话机构的地位。我们固不应过份夸大它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能力，但也必须承认，其活动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希望和指望。这一点已表现在各个特设谈判小组的辩论的性质之中以及进行辩论的总精神中，因为辩论是以建设性态度进行的，是从技术角度进行的，而且活动也比以前为多。我想强调我国代表团从一开始起所采取的立场，那就是，希望找出方式方法来使裁军谈判摆脱僵局并增加委员会活动的效能。也应当对下述事实给以积极的评价：已经有可能寻找切实的办法（即使它们并不完全令人满意）来处理核裁军和停止核武器试验问题，来讨论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来采取新的步骤（即使还没有正式批准）进行谈判以便就禁止化学武器达成协议。请允许我利用这个机会感谢四个工作小组的主席：我们尊敬的同事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匈牙利的科米韦斯大使、瑞典的利德戈尔德大使和意大利的齐亚拉皮科公使。感谢他们专心致志和不怕疲劳的工作，正是这种精神使我们的工作获得了积极的因素。

但是，当我们注意到他们的努力，注意到委员会今年所取得的结果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如果着眼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来看，或更广泛地从人们所寄托于日内瓦委员会身上的希望来看，那么，所已取得的成绩是远远跟不上人们的期望的。这一事实使人产生了失望的情绪和理所当然的不耐烦情绪，这种情绪在本届会议中已屡有表现。

我现在想谈一谈我们认为可以从委员会今年的活动中得出来的几点结论：

- (a) 行动的灵活性，多边谈判过程自有其要求。我们的委员会根据定义也就是多边谈判过程中的一部分。不能否认任何参加的伙伴都有权利提出问题或建议进行深入的辩论。当大多数代表要求进行讨论时，更不能拒绝在委员会中就军备竞赛的基本问题进行讨论。因此，应有更大的灵活性使这些要求得以适应。设立附属机构就是为了帮助我们的日常活动和使我们得以对委托给我们的问题进行仔细研究而由我们自己采用的一种做法。

那么，在诸如核裁军这样一个问题上，当公众舆论和报纸对这个问题已有更仔细和详细的讨论的时候，我们委员会的报告中怎么可以连一句具体的话都不提呢？我们认为，本届会议中的最大缺点就在于委员会未能真正地处理核武器问题，而核武器却正为每一个国家带来愈来愈大的危险和影响，特别是对无核武器国家。

- (b) 委员会工作的民主化。我国代表团已再三提出，不管它们国家的大小、它们的发展阶段、它们的经济社会或政治制度、它们的军备水平或它们是否参加了军事联盟，必须尊重所有的代表团有权作为主权国家的代表参加工作。这种立场是从这一原则出发的：通过平等的参加达到平等的安全。根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建议而制定的议事规则在这个方向走了重要的一步。分析并通过旨在增加委员会效能的措施一事也对这一目的作出了贡献。其他国家表示有兴趣参加委员会的工作，而且它们中有些已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这一事实也进一步说明了向这一方向的发展，同时它又说明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开放使有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

- (c) 现实主义的态度曾在我们的辩论中被多次提及，其意是在说我们应等待将

使我们得以工作的外部的信号。我国代表团认为，工作的首要目标应当是裁军，而不能在国家经济受到威胁、自然资源已告耗尽、国际局势已陷险境之后才开始。为了防止这一局面的出现，委员会应采取预防行动，而不能眼巴巴地看着军备竞赛的加速。鉴于政治意愿与由谈判取得解决办法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应当做到随时准备好一切必需的解决办法。

这样，只要有朝一日出现政治意愿，就可以马上通过各项裁军协定。这就需要更广泛地利用必要的技术专门知识以及联合国制度内的各项研究设施，甚至是联合国以外的也行，并需要加强同当代科学的联系。

- (d) 确定停止军备竞赛和转入裁军的时刻。在按照惯性运动的军备竞赛机构中确定这样一个时刻可意味决心就整个过程定下一个转折点。

我们认为，在我们辩论中尽管对加速军备竞赛问题和需要进行裁军问题作了广泛的讨论，但我们从未具体地论及这两种背道而行的运动的接头点。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要完成我们的职权，就应当探讨如何确定一整套建立在冻结、限制和中止等主张上的复杂措施。

- (e) 某种循环论证问题，也就是真正的逻辑难题，会影响我们的工作。一旦我们的谈判陷入这样的一种问题，谈判就会永远不能前进。想在委员会内解决诸如安全和裁军谁优先的问题、综合措施和部分措施的关系问题、用数学方式来测量力量均衡的问题、建立信任措施和裁军谁个优先的问题和裁军各阶段内核查的地位问题，就不会导致任何实际的结果。所有这些成分之间有着重要的相互关系，这是很明显的，正如同它们都是我们各种努力中的一个内在部分一样地明显。

关于力量均衡问题，我们应当承认这是一个长期已存在的问题，并且还将继续存在下去。但只有两个方法可以达到均等：或者是通过行动一反动这个循环不断增加军备，或者是通过谈判削减军备和军事开支，没其他的可能性。当然，核查是走向裁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在适当的国际监督之下加以执行，以便保证保持力量的均衡，并同时保持每个国家的安全和独立。我们认为核查和均衡不仅仅是无休止辩论中的一个议题而且也是任何裁军措施中的必不可少的成分。



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罗马尼亚的代表，我是代表这样一个国家发言的，这个国家相信，任何一国人民想取得自由和独立发展的权利就必须采取具体和有效的措施来制止和扭转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

在目前这样错综复杂的国际条件之下，必须同心协力来防止国际局势的恶化并帮助恢复缓和、合作、独立和和平的政策。每一个政府都有责任不要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现存局势或造成新的紧张和不信任因素的行动或步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美国关于开始生产中子弹的决定是一项消极的和极令人遗憾的措施。它明显地有可能会为一场无意义的军备竞赛提供一种新的强大的动力。

只要进行理智的分析就可以看出这类措施不仅不能减少冲突的原由和敌对的原由，而且事实上恰巧相反，只能使解决复杂的国际问题一事变得复杂化，并使人难以用建设性态度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认为，不论国家大小，每一个国家都有责任帮助提供增加信任和开始真正的裁军谈判所需要的条件，罗马尼亚一贯就是向这个目标努力的。连续几年来，我国一直缩减军事预算和力求避免增加军事预算。

我们在这方面的决定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每一个国都可以做到不把这种现象当作是人类社会中的某种不可避免的事情。罗马尼亚代表团重申它对裁军过程的信心，并相信委员会能够在这方面作出巨大的贡献。在解释我国所采取的这一立场的时候，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齐奥塞斯库说，“有一句老话说，要求和平就必须为战争作好准备。我不同意这句话。如果人人为战争作准备，就会产生我们不再能控制局面的形势，这就会意味着危害各国人民的生命，我愿用另一句话来代替这句话，那就是：如果我们要和平，我们就必须为和平、为裁军、为各国人民之间的谅解和合作、为取消各种军事集团而努力。罗马尼亚要求和平，因此它就是这样做的。”

我们就是在这一观点的指引下，为今年委员会的工作作出我们的贡献的。我们在将来也将继续这样做。

主席：谢谢尊敬的罗马尼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意识到我们已进入最后一周的工作，我将尽可能地把我希望是我的最后一次发言讲得简短些。但我现在仍然可以合适地利用这个机会对你担任主席表示最热烈的欢迎，你对会议结束阶段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处理得成熟和稳妥，这使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也要感谢和祝贺温卡特斯瓦朗大使，他在七月份主持我们的会议时给我们的会议带来了特殊的风味。

由于我们快要结束1981年届会议，我要求就目前工作中的几个项目简单地讲几句话。首先我将就我座位上的邻居、尊敬的苏联代表8月13日在我们会议上发表的一些意见提出一些看法。在主要讨论核问题的发言过程中，伊斯拉耶利安大使说了一些使人误解的话。如果不纠正这些话，那就不对了。

我想请大家注意三点。首先，苏联的发言对欧洲的核配置作了分析但没有计及政治和军事背景。因此，或许毫不奇怪，它根本不提这样一个事实：若与苏联相比，西欧国家用于防务的费用是颇不足道的；或另外一个事实：西欧国家东翼的那些国家在常规军事力量方面具有绝对压倒的优势，特别是在装甲部队和炮兵部队方面。苏联发言也没有指出这样一个问题：由于我们东邻的社会都是封闭的社会，它们对军事计划和活动几乎不公开发表任何资料，因此我们西欧人就不得不从观察到的华沙条约组织的军力和其成员的活动中最审慎地作出推论。

在这一背景之下，部署在欧洲的核武器的精确数量问题对同欧洲政治对抗无关的人来说可能看来是较次要的。不过，我要请他们耐心地听我说下去，因为对我们西欧人讲，这个问题就不是次要的了。我们关注的是，应正确地说明情况，以便大家都能理解我们各国政府的态度所依据的那些考虑。

在8月13日的发言中，伊斯拉耶利安大使企图驳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鲁斯大使的发言，后者的意思是说，欧洲的核力量存在着有利于华沙条约国家的不平衡。伊斯拉耶利安大使说，在欧洲约有1,000枚苏联导弹运载系统，我相信这是这样。与此相比，他说北约也部署了同样的数目。但当他列举西方总数的组成部分时说，这个西方总数包括了所谓的美国第一线基地的系统和其他北约盟国的中程导弹系统和飞机。为了凑足，他也把潜水艇发射的火箭包括了进去。

不过，他没有具体说苏联的总数是怎样组成的。人们都知道单单在欧洲战区就有将近1,000枚苏联导弹和中程轰炸机。如果人们把等同于他所提到的北约系统那样的苏联飞机和导弹也包括进去的话，那么，所谓的平衡就要大大有利苏联，即约有2,600枚苏联系统比之于据说的1,000枚北约系统，我还得说，这1,000枚主要是所谓的美国第一线基地系统，也就是飞机，其中有些是泊于航空母舰的飞机。我还要说，这一切还不包括苏联的由潜艇发射的导弹，而这些导弹都可以用来攻击欧洲战区中的目标。

或者，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算一算帐。我们可以在北约的清单中排除凡是在苏联的1,000枚总数中没有其等同物的那些系统。那么，西方的系统就只有不到280枚了（决定于把哪些西方组成部分包括进去）。这就表示苏联的优势是3:1或4:1。所以，不管怎样算法，事实并不支持伊斯拉耶利安大使的命题——在欧洲的东西方之间存在着他所谓的“中程核军备的大体平等。”

在另外一个问题上我也想同样地提供一种较合理的看法，8月13日，我座位上的另一位尊敬的邻居、弗洛韦雷大使提到了美国政府所采取的关于在美国生产和储存应正确地称之为加强了辐射的弹头的决定。在1978年有人选用了更富感情作用的名称，把它叫作“中子弹”，特别是那些想对这种武器的性质和潜力加以夸大的人。在委员会内已发表了好些带有歪曲成分的发言。我认为我们应当在这个讲坛上保持我们的客观态度，因此我冒昧要请大家注意有关加强了辐射的弹头的一两个基本事实。

加强了辐射的弹头——我们已多次听到谈起它——是一种旨在用作炮弹或短程火箭弹头的核武器。因此其能量是明显有限的。尽管它已有一个不好的名声，但它的破坏力实际上要比现在已部署在欧洲东西方的许多其他核武器为小。

我认为我国代表团有必要加以驳斥的另一种歪曲（影响深远得多的歪曲）是：有人指责北约联盟准备进行“有限核战争”。这种说法看来是这样的：打算把加强了辐射的弹头作为短程武器和战术武器即证明准备进行“有限核战争”。其论据简单说就是这样：北约联盟关于核战争的思想正在发生危险的改变，由于引进了更为精确和效用更为有限的武器，北约正在放弃威慑概念而开始计划打核战争。这是由于十足的误解而产生的一种谬论。事实是，核武器的威慑效能是与它的实际潜力相

关的，威慑是在每一个水平上都起作用的。制造中子武器的唯一目的是要有效地反击集中的坦克攻击，因为华沙公约在装甲部队方面占有几乎三比一的优势。事实上，我们从美国发言中可看出现在还没有考虑要作部署。但单单有部署加强了辐射的弹头的潜力本身就可以维持均衡的威慑，并从而继续防止冲突的危险。威慑以及对付任何形式的进攻的能力乃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在转而谈其他问题时，我想指出，我国政府是综合裁军方案草案（CD/205号文件）的拟草人和发起人之一。该草案是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于8月6日在委员会提出的。我们这样地提出一个综合方案草案的共同目的是要帮助特设工作小组更充分地把力量集中于小组工作的可能最后成品，因为当不清楚个别之点将如何纳入通盘的整体之际，是很难就方案的具体章节确定用语的。我们希望下届会议初期，工作小组将能暂时放弃今年一直在做的细节工作而来讨论几个关键的大问题，如执行阶段问题和方案性质问题。我认为，我们的草案既就综合裁军方案很多方面的用语提出了草案，而且也是第一个尝试解决这些总的基本问题的文件。我们希望人们能把这个草案看作是旨在推动特设工作小组工作的一次认真尝试，并希望小组在明年初将对其加以充分的讨论。

我们对其特别关心的另一个议程项目是消极安全保证问题。当我提出联合王国的工作文件（CD/177）的时候，我曾强调说，我国代表团愿意探讨任何方法以寻求达成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4月14日，尊敬的荷兰代表作了一个发言，他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可能的共同保证方案。随后荷兰提案的案文就提交了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我愿纪录在案表示我国代表团继续支持费因大使所提的方案。因此，我不拟同意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今天上午说的关于除中国以外的所有核武器国家都死板地抱住各自的狭窄立场云云这番话。

最后，我想说，各国代表团对委员会本届期间所做的工作至少应感到几分满意。我知道，许多人对各个工作小组未能出现更多的进展迹象表示失望。但是我们不应否认，在所有问题上我们的工作都有稳步的前进。我认为所有四个小组在澄清所有各国政府的立场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种澄清，就不能对相互的立场有所了解；没有这种了解，也就不可能有最后的协议。

当我结束之时，我不能不感谢特设工作小组的四位主席：利德戈尔德大使、科米韦斯大使、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和齐亚拉皮科先生。他们自始至终工作得特别辛勤，或许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使各代表团也都勤奋地工作。最后，我要感谢秘书处的所有成员，现在我们更要依靠他们的帮助了。

主席：谢谢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我在今天发言中想简单回顾一下在国际局势中正在产生的剧变中涉及所有各国人民切身利益的几个问题。这种局势是由于“核武器的存在和军备竞赛的持续”而造成的，它已引起联合国大会理所当然的惊恐，因为它所带来的威胁，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的话来说，关系到“人类的生存”。

我开头就想说，上星期四两个核超级大国的代表的发言已在1981年会议的最后阶段把冷战的新启端带进了裁军谈判委员会。我们对此表示非常遗憾。墨西哥总统以及外长的再三以及最近的声明又一次表明我国极力反对任何想恢复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可悲的国际局势的企图。

这两位代表中的一位代表在本届会议行将结束之际终于打破了长期的沉默作了发言，但这个发言对履行委员会所受托的任务而言并没有什么令人振奋的东西。我们对此深表遗憾。

我们可以肯定，就裁军而言，特别就核裁军而言，两个超级大国中当然谁也无意做圣徒。但我们准备暂时不理我们所听到的1960年至1980年间核军备竞赛过程中的某些想入非非的叙述，如果在本委员会内谈这种叙述似乎会意味着这样一种假定，即必须假定本委员会成员们对这一问题的知识只等于小学学童的水平。不过，谁要想得到这方面的可靠资料，他很容易可以在一些严肃的出版物中找到，如斯德哥尔摩研究所，即通称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或华盛顿国际情报中心的出版物。举例说，后者最近出版了去年所作的一项研究的结果——在这方面极能说明问题。研究工作是由一个跨部的小组进行的，其中包括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军备管制和裁军局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

不过，在我提到的那个发言中，还有其他一些方面似乎的确使我们感到不安。我将简单地提两点，这两点是从下列两个段落中产生出来的：

“今年早些时候，我们在本委员会内曾广泛地讨论了威慑问题。许多国家曾认为，而且现在仍继续认为，威慑是一种可憎的理论。但是许多国家和国家集团，包括核和无核国家，都实施威慑，委员会有趋向希望唱一种道义高调，宣讲威慑的罪恶，这可能在精神上起一种安慰作用，但并不能使我们前进一步。……在今天世界上存在的那种国家体制之下，任何政府对其公民的首要责任就是保卫。……如果我们接受如下的现实，就会有助于裁军的进展：每一个国家都将认为，应由它自己对其安全需要作出判断，这一点是不容其他人挑战的，不管其他人有些什么想法或不管实际情况到底是怎样。”

我想请大家注意的第一点就是上述引文中的最后一段中所说的话。其中有意见说，每一个国家的安全需要决定于它自己对这些需要的判断，“这一点是不容其他人挑战的，不管其他人有些什么想法或不管实际情况到底是怎样。”这种见解是直接违反《最后文件》中的许多规定的，举例说，我们知道第47段是这样说的：

“核武器对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生存构成最大的危险。必须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的一切方面，以便防止涉及核武器的战争的危险。在这方面，最终目标是彻底消除核武器。”

在我们看来，如果严格行施我们所论及的那种立场，那是同《最后文件》的文字和精神根本不相容的，所以我们认为，如果有任何国家真的要认真行施上述立场，那它就应开始考虑放弃其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会籍。

我也想请大家注意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威慑”一词。

我想首先指出，或许并非故意要如此，我一直在这儿提到的那个发言没有说明委员会中所讨论的威慑，不管是在正式会议上还是在非正式会议上，指的是以核武器为基础的威慑。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在12多年前早已表达了我们的立场。

1969年3月18日在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会议的开幕会上我们曾说：

“我们不相信这类武器的所谓威慑威力——很遗憾，这一说法已广为滥用——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积极因素而为其存在进行解辩。在过去二十年中我们曾在一种可怖的恐怖平衡的基础上获得了一种脆弱的和平。但这一事实对我们讲远远不足成为一种使人信服的论据。

“在史前时代的数百万年中，通常我们把它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在那时人类只要有石、铜、铁的原始武器就拥有了威慑威力；在有文字记载的数千年的历史时期中，我们不应忘记，曾有过许多长达五十多年的和平阶段，而直到最近时期以前以那些时期的威慑威力没有超越以梯恩梯和炸药为基础的毁灭手段，这些手段已够可怖的了。我们不了解，为什么今天的国际和平和安全必须依赖核武器这样的武器。这类武器存在之本身就意味着普遍自杀的危险。”

我们希望这种威慑不要存在，因为它远不能保卫国际安全，而明显是带来了对人类生存的一种威胁。在这个问题上我国代表团拥有一大批志同道合者——所有的联合国会员国，包括本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除非其中有任何人想推翻协商一致通过的《最后文件》中所列的庄严宣言，如：

“安全是和平的一项不可分割的因素，而达成安全目标一向是人类最强烈的愿望之一。长期以来，各国都设法通过拥有武器来维持自身的安全。不可否认，在某些情况下，各国的生存确实取决于它们能否依靠适当的防御手段。但在今天，武器的积累特别是核武器的积累非但不能保护人类前途，反而远远构成对人类前途的威胁。”

所引的这一段话来自《最后文件》的第一段。稍后些，也就是在第11段中大会说：

武器的增加，尤其是核武器的增加，非但无助于加强国际安全，反而削弱国际安全。

再稍后两段，也就是第13段，大会着重说了以下的话，它特别与我们在这儿讨论的问题有关：持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不能建立在军事联盟的武器积累上，也不能依靠脆弱的威慑均势或战略优势主义来维持。

从我所说的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代表团未能在尊敬的美国代表8月13日星期四的发言中找到任何很令人鼓舞的东西。

很幸运地，就在同一天，在远在彼岸的加利福尼亚，美国总统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在我们看来倒是使我们有理由作一种稍微乐观的推论。他说，他已去信苏联主席，邀请他在一次我们通称的“最高级会议”中认真讨论裁军问题。这项邀请同苏联国家首脑早些时候作的邀请是类似的，所以我国代表团认为有理由可以指望这种会谈可以在不久之将来付诸实现。

看来，美国总统已表示希望在拟议的会谈中双方将讨论“各国人民真正希望的是什么”，我国代表团想现在就对这一讨论克尽绵薄。我们要说，世界各国人民在裁军领域内所主要希望的东西可以用《最后文件》第18段及109段的话扼要表达出来：

在上述两段的前一段中，大会说：“消弭世界大战——核战争——的威胁是今日最迫切紧急的任务”。紧接着它又作出结论说，“人类正面临着一项抉择：停止军备竞赛，朝向裁军前进，否则就面临灭亡”。

在上述两段中的第二段中，这个最能代表国际社会的机构一致认为应“拟订一项包括各国认为适当的一切措施的综合裁军方案，以确保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能够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普遍存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获得加强和巩固的世界上得到实现”。

大川先生（日本）：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利德戈尔德大使和埃里克松博士上星期四为我们提供了报告，即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的进度报告。主席先生，我想就特设小组的工作讲几句话。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今年10月和11月将利用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电讯系统网举行第二次交换地震资料的有限试验。人们可以回忆，当今年2月13日特设



小组向我们提交前一个进度报告的时候，我曾表示希望凡参加小组的所有国家都能参加接着来的资料交换试验。之所以要表达这样的希望是因为只有14个国家参加了去年10月和11月的交换试验。因此，我很高兴获悉已有15个国家正式表示愿意参加今年的交换试验，并还有几个国家可指望也将参加。我高兴地注意到，在15个国家的名字中有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希望更多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将认为不妨参加今年的试验。

我几乎不必再重申，我国政府一贯主张在全球规模上作一次实验，我国代表团认为去年和今年的交换试验只是走向上述全球实验的一种有限步骤，尽管，开门见山地说，在我看来，全球实验本身将继续再次推到未来去了。

进度报告提到了“使用海底地震仪和水声仪来改进对南半球地震事件的侦察和识别能力”（第9(a)段）。在海底地震仪领域内的研究和发展工作方面日本一直在取得某种进展。说实在的，设在本州南岸近海海底的日本地震仪从1979年夏以来一直在进行工作，从那时以来一直在向陆上的检察站递送地震情报，从来没有间断过，也没有出过任何事故。因此，日本在过去两年中对地震活动的实时观察一直在作着重要的贡献。日本希望能在以后几年中继续它在这方面的活动。

我国代表团从进度报告第10段中获悉，现在已预定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明年会议的第二期会议时（或许晚些）向其提出一个完全正式的报告——这是人们久等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第三个正式报告。我们原本希望这第三个报告至少能赶上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但我们代表团获悉，所以要延迟部分原因是必须等待10月和11月份的交换试验的结果。我们也注意到，将在1982年初向委员会提交一个详细的进度报告。

最后，我想对埃里克松博士和它的特设小组的所有成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为了一项全面禁试条约而拟订有关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方面一直在起的作用。

主席：在大家允许之下，我现在打算宣布休会，到今天下午三时再开。如果没有异议，现在就休会，今天下午三时再开。

下午12时55分休会，3时复会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中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联络人，现在有幸代表这个集团作下述发言。

作为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国际公约草案（CD/559号文件）联合发起人的社会主义国家表示坚决认为迫切有必要不再延迟地在委员会内采取实际步骤来消除威胁人类的一种新的严重的危险，也就是核中子武器带来的危险。最近与美国政府决定生产这种野蛮的大规模毁灭人类的手段有关的一些事件使上述任务特别显得迫切了。

决定开始发展中子武器的生产将导致进一步降低所谓的核界限，也就是说，增加核战争爆发的风险，而这件事情的整个责任将落在美利坚合众国身上。

说什么中子弹头是“干净”和“人道”的武器云云都是危险的幻想。如众周知，中子炸弹是特别设计来摧毁人类的，其使用所产生的后效要延续很长的时间，会对后代产生不良的影响。

因此，凡关心世界命运和未来文化命运的人都有任务，应采取具体步骤来保卫人类的最要紧的权利——生存之权，必须坚决反对储存越来越新的武器而支持限制、裁减和最终销毁军备，包括核军备。社会主义国家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以及其他讲坛所一直在主张正是这样。

早在1978年，社会主义国家就提出了一项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国际公约的草案（CCD/559号文件）供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不幸地，由于好些国家反对的结果，裁军谈判委员会迄今未适当审议这个文件。

鉴于最近关于中子武器方面的危险的发展，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社会主义国家想提出一个提案，认为有必要迫切在委员会内设立一个制订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的国际公约的特设工作小组。这个特设工作小组可以把社会主义国家所提的上述公约草案作为工作的基础。

当然，社会主义国家也准备考虑旨在尽速禁止这种特别野蛮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任何其他建设性提案。

鉴于这个问题的迫切性，社会主义国家要求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下次会议中审议它们所提出的提案，并就它作出决定。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在苏联代表团要求下已在会上散发了一个文件，内载有塔斯社关于美国行政当局决定开始逐步增加中子武器生产的决定。除了苏联代表团在8月13日发言中就这一问题所说的话以外，我又受命要作下列的发言：

由于美国行政当局决定全力生产中子武器，它已采取了又一个将导致军备竞赛升级的步骤。美国采取这个决定是想获得那种将帮助它把有限核战争理论付诸实现的武器。据认为，中子武器特别适用于把核冲突限定在某一地区之内，譬如说，在欧洲或中东。中子武器也可以安置于并不限于特定地区之运载系统之上，譬如说，安置在“迅速部署部队”所掌握的运载系统之上，或安置在绕全球行驶的美国海军军舰之上。采用中子武器基本上将导致降低核界限并增加武装冲突升级到全面核战争的可能性。

美国行政当局宣布它的决定只涉及中子武器的生产而不包括将其部署于特定的地区，它企图借此来缩小这一决定所固有的危险性，这种企图是徒劳的。几乎可以肯定，中子武器的生产仅仅是一个初步阶段，以后势将对盟国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同意把中子武器部署在后者的领土之上。

对解决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问题而言，美国行政当局的决定在很多方面制造了一种新的局面。中子武器的生产将大大妨碍正在进行的裁军谈判。它决不是欧洲核军备谈判的一个适当的序幕。如果美国相信这将会使它增强它在拟议的苏美谈判中的地位，那完全是错误的。当欧洲已对各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出现过饱和之际，中子武器的生产事实上将减损欧洲的安全。

苏联对中子武器的立场已在苏联国家首脑勃列日列夫和其他领导人的声明中再三表明，也在苏联的正式发言和提案中反映了，特别是反映在1978年3月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的关于禁止中子武器的公约草案之中。美国和它的北约盟国为什么要阻挠在日内瓦制订这样一个公约，其原因现在是很明显的。

生产中子武器问题今后将怎样演变，每个国家都负有责任。如果你真正关心自己国家的和平和安全利益，那么，任何一国政府都不能袖手旁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苏联主张立即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设立一个工作小组来拟订一项关于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的国际公约。如众周知，已存在供工作小组进行谈判的基装。这就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1978年提出的一项有关的国际公约草案。

由于作出了生产中子武器的决定，美国行政当局必须对这一步骤对未来国际局势的发展影响担负严重的责任。

对现在正在形成的局势苏联当然不能采取袖手旁观态度。它将从目前的局势中汲取结论，并考虑到未来的发展而将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证苏联人民及其盟国和朋友的安全。然而，苏联政府坚决反对在核军备竞赛中进行新的升级。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我在今天的发言中将简单地谈一下有关开启最新一轮核军备竞赛的一个特殊发展，那就是，美国行政当局最近决定开始生产和部署核中子武器，或如美国代表团所称的，加强放射性减少爆炸性的弹头。首先，我要记录在案，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强调谴责美国行政当局的这个决定并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决定，它是谋求取得军事优势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1978年裁军委员会会议上匈牙利代表团在发言中指出，“由于其政治影响，中子弹已证明是那些力求阻挠缓和和继续军备竞赛的人的手中的一项有效工具。”这是1978年的事情。当时，由于世界舆论，特别是欧洲舆论的强烈谴责和反对，美国行政当局停止执行这一项不人道的计划——把中子武器变为某种“讨价还价筹码”。现在，上述的话比以前更显实在了。

但美国行政当局的最近决定已把这个所谓的“讨价还价筹码”变成了我们今天的一种可怖的现实。当人们研究1978年裁军委员会会议的辩论记录时，不能不得出结论认为，世界舆论所担心的恶梦正在成为事实。赞成中子武器的人企图要人接受这样一种说法：使用这种新的武器可以避免一场大规模的核战争。在这方面，人们已强调指出这样的危险：由于相对地讲它的能量较小，附带的损害较小，因此使用这种武器的军事和政治克制就要放松，从而将降低核界限。同时，也已提到了这种武器的可能的扩散，其结果是，如果这种武器部署到欧洲以外，到世界各个不同地区，那么，核战争的危险就会大大增加。

主张中子武器的人认为中子武器是一种战术“反坦克”武器，所以据说其指挥之权可以放在军事司令员手中，包括盟国的司令员。在这方面，有人强调指出，部署中子武器将危险地改变欧洲的整个力量均衡，同时，如果诱请某些无核武器国家取得这种“使用方便”的武器，它又将在不扩散核武器问题方面带来不可预测的

反响。 这些是 1978 年裁军委员会会议上所得出的结论中的一些结论。

1978 年，裁军委员会会议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代表团提出了一个关于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的公约草案。

匈牙利代表团同意保加利亚代表武托夫大使在 1981 年 8 月 13 日发言中所说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设立一个制订禁止核中子武器国际公约的特设工作小组。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在一项工作文件中向委员会提出一项正式提案，要求委员会在最近之将来审议和作出适当的决定来设立一个工作小组，其任务为制订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核中子武器的国际公约。 匈牙利代表团作为 1978 年公约草案发起人之一，又作为最近的提案发起人之一，谨要求委员会采取迅速和有效的措施。

最后，我想重申我国政府对美国决定生产和部署核中子武器所造成的严重局面表示关切，美国这一步骤已受到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包括根据计划是要受到这些武器的保卫的人在内。

鲁热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先生，正当我们准备结束会议之际，我现在还要求来发言，这是我首先要请委员会予以原谅的。 但我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受到我政府的指示要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发言。

但在我发言之前，请让我—— 尽管这几乎已是本届会议的结尾了—— 对你来日内瓦表示热烈的欢迎，我们知道你是专程来任我们委员会主席的。 你出任主席无疑是这个最后的困难阶段对委员会的一种最大的帮助，同时，我也要对印度的温卡特斯瓦朗大使表示我们的感谢，他在七月份有效和愉快地领导了委员会的工作。

我要求发言首先是要支持刚才由蒙古的尊敬的大使额尔德姆比列格同志提出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提案，内主张设立一个处理中子武器问题的工作小组。

在这方面，我想提三点意见：

第一，关于美国政府开始生产核中子武器决定的最危险的方面在于它的后果将降低可以使用核武器的界限。 我们被告知说，可能使用这些武器的地理区域之一就是欧洲，这一个事实本身就应使每一位负责的人考虑一下由于使用核中子武器而

在欧洲战区内燃起的一场武装大冲突所将带来的严重后果。更有进者，美国政府开始生产核中子武器的决定显然一定会使核禁试问题复杂化，也使总的禁止核武器问题复杂化。

第二，人们被告知说，核中子武器是旨在用来防止坦克的“防御性”武器，特别是在欧洲战场上防止坦克。我们暂时且不谈这到底是否是它的真正意图。有人也可能认为，这个论点可以作为达到在西欧国家领土上部署中子弹的唯一行得通的论据。在目前，美国官员当然只谈到兰斯导弹的弹头和八英寸大炮的炮弹。我要问，谁能担保一旦开始生产核中子武器，它将只生产这两种弹头呢？谁能担保——一旦这种系统已存在——它只用于防御目的？谁能担保，除了上述两种弹头外，将不生产可以从飞机上下投的真正炸弹或可以安置在比兰斯导弹较长距离的导弹之上的真正炸弹呢？我相信，对一位军事计划家言，在某种情况下，坦克之集中与经济单位之集中是没有多大差别的，与人口之集中也是没有多大差别的。

第三，许多年来人们认为广岛和长崎的爆炸产生了大面积的耐久的中子是独特的，并相信这导致在受害人中间产生了很高的癌发病频率是独特的。根据新的研究，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劳伦斯列维莫尔武器试验室以及其他一些研究机关所进行的研究，现在已没有理由僭夺广岛的中子所起的决定性角色了。这项研究完全改变了据认特别是在广岛所接受的辐射剂量的图景，它对核武器的辐射效能概念带来了严重的含义。重要含义之一就是：中子武器本身是一种真正的新武器，它具有危险得多的空前的中子辐射效能。

作为这一领域内的众所周知的专家之一，芬兰的米耶蒂宁教授早在四年之前就指出：

“若采用具有新武器效能的加强了辐射的弹头，势将迫使所有国家对核武器效能开始许多新的研究并对放射防护问题采取新的办法……加强了辐射的武器被说成是一种“小型”“干净”武器。事实上，它仅仅对建筑物是“干净”的，对人并不“干净”。当剂量大时可以在几小时或几天之内杀死士兵，即剂量为800至1,000拉德时，也就是，当距离爆炸中心一公里左右的时候。但在距离较远地区，许多士兵和平民所受剂量将达200—600拉德，这种剂量将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缓慢而痛苦地杀死

一部分受害者，并使那些没有死的人在其余生中变成伤残的“活死人”，正如广岛和长崎的许多受害者一样。活下来的人以及那些接受剂量小于200拉德的人则会有比他人较多的可能性发生有害的遗传效应……。”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国家在1978年3月10日曾在裁军委员会会议中提出了一项关于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的公约草案（CCD/559）。在那时，核中子武器仅仅被认为是一种潜在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系统。现在，其组成部分之生产以及整个武器之装配都已成了事实。在这样情况下，设立一个能开始就一项禁止核中子武器条约进行谈判的工作小组已成为一件极为迫切的事。

主席：谢谢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齐亚拉皮科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今天是本月份第一次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发言，所以我首先要对你接任委员会主席表示我个人以及我国代表团的衷心祝贺。在本届年会闭会之前这一紧张活动阶段期间，你已表现了高超的才能，我毫不怀疑我们可以充分依赖你的卓越品质领导我们工作的收尾工作并以尽可能最令人满意的方式结束这一工作。

我想同时利用这个机会对你的尊敬的前任、印度的温卡特斯瓦朗大使对我们工作所作的非常积极的贡献表示我个人以及我国代表团的赞赏和感谢。我要求发言是为了要感谢埃里克松博士，他于上星期四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个关于审议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第十二次会议的报告。我国代表团要向他以及他的小组的成员表示祝贺，他们几年来进行了认真的工作并取得了成绩。我国政府很关心进一步继续这项工作。

在这个进度报告中有一些令人振奋的方面我们想加以强调。埃里克松博士在星期四提交报告时他本人就要求人们对此加以注意。举例说，有希望位处南半球的国家将更多地参加未来的实验性资料交换；这使我们有可能对世界气象组织在真正全球规模上的世界电讯系统作出一种评价。然后，在报告的第9段中，有一些有意义的指示，表示可从地震学及有关技术方面的最新发展中汲取的好处。

最后，还有一张应对其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的清单。

我们一方面满意地注意到以上的事实，同时我们也想超出报告的范围对可能延

长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职权问题提一些意见。这个问题在下一年度年中时候就要发生。这是一个我们应在委员会恢复工作以前的间歇时间内加以考虑的问题。我国代表团注意到在这个问题上所存在的困难，但它相信，一旦目前的工作胜利地完成，科学专家小组就应更进一步处理区别地震事件问题。如果我们不希望我们正在试验中的、交换地震情报的世界系统成为一个提供矛盾情报的来源，那我们就必须研究和识别可以一致和普遍采用的区别方法。为此目的，应给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以更大的职权，使它能讨论和比较各种不同的区别方法，以求确定有可能会获得普遍赞同的在科学上有效的办法。

主席：谢谢尊敬的意大利代表的发言和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没有几天裁军谈判委员会就要结束1981年年会了。至少对我们议程上的某些项目而言，这是进行激动的谈判活动的一年。对这些项目迄未能够达成真正的协议，我们自然都感到失望，但我们相信，在过去几个月中所完成的工作已奠下了基础，有希望在下一期取得具体进展。对化学武器的谈判而言，情况特别如此。不过，我国代表团深深感到遗憾的是，委员会未能开始就议程上最迫切的两个项目进行多边谈判，即核禁试问题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我们深信，除非委员会在找寻办法解决对人类的生存以及对所有国家的安全和幸福具有重大影响的最迫切的问题方面作出足够的进展，否则，它作为在裁军领域内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的声誉势必要受到严重的伤害。其后果是，希望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取得成功的前景也会受到不良的影响。

有必要在裁军领域内进行加倍的努力，由于最近有一个核武器国家决定制造和部署中子武器，这种必要性更是重要了。印度代表团对这项最近的发展表示遗憾，它无疑将在质量方面的核军备竞赛开辟一个新的回合。印度总理英地拉·甘地夫人8月12日在内罗比记者招待会上发言的时候，对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以及对持续的军备竞赛（包括制造中子弹）可能产生的危险表示了极大的关切。今天上午，尊敬的墨西哥大使作一次很重要的发言，我国代表团支持他发表的重要意见中的若干观点。我们同他一样对在我们这个庄严的机构中所发表的某些见解表示担心，



特别是尊敬的美国代表在他上星期发言中所谈的见解。

在我们上次全体会议上，即8月13日，我们听到了两个有意思的发言，一个是美国代表团的发言，另一个是苏联代表团的发言。我想对这两个代表团所提出的问题中的某些问题发表我国代表团的见解。

美国代表说“委员会有趋向希望唱一种道义高调,宣讲威慑的罪恶”。他似乎为他所说的这种倾向感到不安。我国代表团不认为这儿有任何人在“宣讲”任何“罪恶”或采纳什么“道义高调”。不管怎样，我们并不真正担心这样的主观主义反应。但我们想把我们对威慑问题的立场记录在案。不错，每个国家都对其想象中的敌人实行威慑。在某种意义上讲，联合国宪章本身也可以被看作是针对战争、贫困、违反人权和国家权利等等实行威慑的一项宣言。我们一直要求大家注意的是实行核武器威慑理论必然会产生危险和风险，因为核武器之使用可能构成对人类生存的一种威胁。核武器国家本身也已承认，核战争将同样影响到交战国和非交战国。感受到这种威胁的国家，特别是我们这些不结盟的中立无核武器国家，对此表达意见并力求避免一切核战争，这不能叫做采纳一种道义的高调，或宣讲威慑的罪恶。这无异是指控一名可能的受害人“非法地”反对遭受罪非应得的屠杀！

当我们说到一个国家把它的安全建立在核威慑理论之上的危险时，我们并不是要为我们的道义精神树碑或争取任何辩论积分。我们之所以谈这些问题是为了一个很简单但又是无可奈何的理由——我们要生存。很难说生存是一个道义问题。我想，对我们中绝大部分人而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实际后果问题。

尊敬的美国代表还说，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每个国家都会认为，不管别的国家怎么想，或不管实际情况怎样，对它自己的安全需要应由它自己来作出判断，这是不能受挑战的。我们无意在这里向这个或哪个国家的安全观念挑战。但我们的确认为，在制订一项持久的国际和平和安全制度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到所有国家的安全观念。谈判过程的内在含义就是愿意考虑其他人的安全考虑并在可能限度内修改自己的政策和立场。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目前的安全观念是一根毫毛也动不得的，那么，我认为，我们早就该关起大门别谈什么协调分歧意见了，早就该放弃制订什么公正和平等的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制度的希望了。

在另一个，也是更基本的问题上，我们对弗洛韦雷大使所陈述的立场有所商榷。大家同意每一个国家有权用它认为最合适的方法来保卫它自己的安全。然而，难道对这种权利是无限制的吗？正如我们以前曾再三提问过的：难道可以允许不多几个核武器国家在追求其主观想象的安全利益时危害其他国家或整个人类的生存吗？难道可以允许一个国家采取这样的安全政策和战略吗？这些政策和战略在威慑一名想象中的敌人的同时又危害一些第三国家的切身安全利益，而这些第三国家既与威胁无关也并没有被认为是威胁？核威慑理论看来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的：有些国家实际上的确有无限制的权利可以追求它们认为是它们合法的安全利益，而其他国家则可以为它们的神圣概念充当牺牲。我国代表团断然拒绝这样一种理论。

美国代表在其发言中大部分是用来向本委员会申述在美国的安全考虑后面实际存在着什么，而苏联的代表也使我们窥知苏联所关心的重点是什么。

不结盟和中立的无核武器国家集团已清楚和持续地说明它们的基本安全考虑，特别是关于核问题的安全考虑是什么。因此，我们在这个多边谈判机构中能够从客观的角度来权衡军备竞赛问题，特别是核军争竞赛问题。或许我们处于较合适的地位，既能了解两个主要大国的相互考虑，又能了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考虑。举例说，我们已被告知在欧洲部署战场核武器一事在苏联是怎么看的，在美国又是怎么看的。这两个大国在这方面的相互担心是不是可以消除呢？我们在委员会中应否作努力促成其事呢？

再者，从苏联的发言中可以明显看出，每当发生使武器和武器系统“现代化”活动时，它就认为它心目中的均等或均衡遭到了破坏。从发言中还可以明显看出，苏联将不允许对方扰乱它心目中的现存均等。既然有这样想法存在（我们不同意这种想法），双方是否应该仔细考虑决定引进新的和现代化的武器会产生的后果呢？如果双方继续对对方的恐惧、担心和主观设想的对方意图作“对应反应”，那么，军备竞赛当然要扩大而根本不可能有止境。这不也就指出我们的委员会有必要审查这些方面以求打破这个行动和反动的恶性循环吗？

我们衷心相信，存在着两个大国协调其主要分歧的可能性。国务卿黑格最近说，美国和苏联必须“寻求合作以保卫人类”。我们相信这是一种现实的必要而不是

一个道义问题。但是，就裁军谈判委员会讲，我想说，不仅是包括美苏在内的大国必须合作以保卫人类，而是这儿的所有代表团都应在寻求达到这个目标方面起同等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提这个问题而不致于受人指责说我们是自充道义代表。因为我们认为保卫人类和保证其生存是一种简单的常识。

我想在最后表示希望我们这个委员会将处理造成军备竞赛的原因，因为这是对裁军谈判的一个基本问题。正如弗洛韦雷大使所说，我们的先行者曾忽视了战争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本原因。我们愿同他以及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一起来保证使裁军谈判委员会尽责它对国际社会的责任而不要有任何渎职。

斯金纳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我们注意到有关中子武器的引发力来自对欧洲（也是对我们自己）构成一种核威胁的那些国家。我们希望他们对加强了辐射的弹头问题所表达的道义考虑能同样施之于它们自己的破坏力巨大的核潜力。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将自然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我今天将简单地谈谈委员会最近就核问题的讨论的一个方面，特别是它们的横向扩散。7月21日，尊敬的印度副代表主要就前周加拿大的发言发表了长篇发言。虽然我不想就他发言中有关申述印度对核裁军的看法部分进行评论，但我们不得不对这位常驻副代表可能对麦克费尔大使所表达的加拿大见解的意图有所误解的那些话作些回答。首先是那样一段话，在这些话中把加拿大的发言说成是为核武器国家间的持续核军备竞赛进行辩护。加拿大政府多年来一直在努力促进具体和可以核查的军备管制和裁军协定。我没有必要重述和列举这些努力。我只简单说一说，继续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过程和缔结全面禁试条约一直是加拿大在军备管制和裁军方面的最高优先项目，我们还盼望召开即将到来的旨在控制欧洲长距离战场核力量的双边谈判。虽然加拿大的发言也坚持认为现在不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核武器不扩散问题是很重要的，但我们认为，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这差不多等于赞成我国政府十分不赞成的两种立场，那就不是一种建设性的态度。

印度代表在字里行间对核裁军缺乏进展表示失望和不耐烦，加拿大完全有同感。但我们深为遗憾的是，加拿大对横向核扩散的危险所表示的担心被说成是这样一种含义：我们支持进一步扩大核武库，或加拿大主张接受无限期继续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之划分。加拿大希望在核军备领域内一切国家都平等，都成为无核国家。

据认为，本委员会应是一个谈判场所。或许今天发言的一些国家应记住这点。但对尊敬的印度同事所提的问题作一回答可能是有帮助的。印度代表询问在加拿大发言中所述的核军备均衡的概念是什么意思。萨默海斯大使刚才已就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叙述。这可能应首先放在东西方关系这个范畴内来谈，但这个概念本身，我们认为，意味着第一届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所通过的《行动纲领》的第49段所述的内容：“核裁军过程应按照如下方式进行，以确保所有国家的安全都可以在核军备逐步减到较低水平时获得保障。”

弗洛韦雷先生（美国）：主席先生，假如在本论坛上对我国代表团的注意愈多，名字被提的次数愈多，就表示愈得人心，那么，我敢肯定，美国将是榜上的第一名。无论如何，我还是感到对有人所谈的一些事情我需要作一答复。鉴于时间已经不早，我不想对我持异议的那些话的所有方面加以回答。今天上午我听古巴副部长说，古巴代表团已就生物战问题散发了一个声明，CD/211号文件，据他说，“该文件可能有助于委员会的工作。”美国研究了文件，并发现它是一个有倾向性的、毫无事实根据的文件。古巴政府应当知道，美国早在生物武器公约（美国为缔约国）生效之前约五年就已销毁了它的所有生物武器储存并停止一切生产。今年7月27日，美国驳斥了这样一种暗示：古巴所发生的登革热是美国的某种行动造成的。我国的发言人说，该项最新的指控，如同早些时候对甘蔗锈、烟花叶病、猪热等等的指控一样，完全是毫无根据的。现在，已在委员会散发的卡斯特罗发言中没有提到这样一个事实：美国政府遵循它的人道主义的总政策，已同泛美卫生组织合作，帮助消灭古巴最近发生的登革热。7月17日，美国商务部接到了泛美卫生组织的特许申请书，要求美国向古巴出口300公吨的消灭剂，这是美国制造的粒状杀虫剂，是专门用来杀死传播登革热的蚊虫的。商务部在当天就马上批准了。其他国家也有对付登革热的代用产品，但古巴和泛美卫生组织宁可选美国的产品，因为它最有效率和效能。

我还想讲另外一点。这涉及到我们就中子武器所进行的讨论。不同的发言人已经发表了好几种观点，其中一些是苏联代表于上星期四发表的。我不想对其所有观点加以答复，目前只想提两点促请大家注意。我的英国同事今天上午已谈到了其中一点。这涉及到所谓的美国第一线系统。这些系统的力量主要在潜水艇及航空母舰身上。对付第一线基地系统的合适办法当然不是靠以陆地为基地的多弹头导弹。苏联在SS-20系统中所积聚的弹头数目现在已大大超过700枚，并每周都在增加。但是，人们不能用以陆地为基地的SS-20地对地导弹来击沉潜水艇或航空母舰，或击落气机，700多的弹头已远远超过对付欧洲的固定目标所需要的数量。那么，人们就不能不问，它们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关于中子武器还有另外一点我认为需要澄清，那就是武器的性质问题。我不是要谈这是一个好武器还是坏武器的问题，我只想阐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武器。所有的核武器都产生爆炸、热和通称的立即的辐射和微粒——即延迟的辐射。在制造武器过程中，可以视军事的需要，对这两种性能中的任何一种加以增强或予以压制。加强了辐射的武器，即辐射弹头，是一种裂变——聚变装置，是一种氢聚变炸弹，它是利用原子裂变为引发的，可以增强立即辐射的性能而同时减少爆炸、热和微粒。加强了辐射的武器的设计目的是用于反坦克战，一枚小小的加强了辐射的武器能穿透坦克的装甲并通过其立即的辐射效能使坦克失去作用而却不发生显著的爆炸或对周围事物产生热损害。我们一直在说它毕竟是一项武器，而武器是要杀人的。但我们的苏联同事似乎认为，让SS-20的五十万吨级弹头杀死要比让中子武器杀死舒服些。我听见他说，这种中子武器能穿透水泥掩体——我可以肯定，当苏联的中程导弹在头顶上空爆炸时，他是不会躲进水泥掩体的。

最后一点。因为今天有两位同事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很高兴看到人们真的阅读了我的发言——我想对威慑问题简单谈几句。关于今天上午尊敬的墨西哥代表的发言，我感到遗憾的是他只挑选了我8月13日有关威慑的发言中的几句话。我确信，如果把我的话全部读出来就会使人明白我所说的真正论点，因此我请求你们的原谅，让我读一下没有被引用的那一部分的话。我说，各国政府为了许多目的都曾使用威慑，或各国政府长期来一直在使用威慑，然后我说“威慑是有其效用的，但如果我们认为它可以无限期地一直继续在未来起作用，那就未免太幼稚了。

我们大家希望能生活在一个既不需要威慑，又不需要作为威慑后盾的军力的世界之中。然而，即使所有各方都有最良好的意愿，在最近之将来人们是不能完全管制军备以及迫使各国不得不使用军备的那些因素的。”我但愿这不是我们的判断，但事实上它正是我们的判断，而且我认为这里的许多人会有此同感。现在，尊敬的印度代表在今天下午的发言中谈到了核战争的可怕后果，我们完全有同感而且完全理解。我们的分歧点是：我们认为威慑会减少核战争的可能性，这是长期来我们所赖以行动的前提。我们知道这不是最好的做法；事实上，我4月7日就在这个会议厅内说过这一点，我还详细谈到单方面取消威慑对世界可能带来的危险——对整个世界的危险。所以，我希望人们完整地理解我的发言，不要把它误解为主张用威慑作为解决我们的问题的长期办法。最后，作为结束语，我很高兴看到印度代表和墨西哥代表引用了国务卿黑格和里根总统的话，这些话表明他们理解本委员会为之操心的那些关切，并表明他们愿意在这方面出力。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主席先生，我也想就今天会议上以及最近几次会议上的某些发言简单地谈一些意见。首先，我要请委员会成员们注意，中程导弹问题不是委员会谈判的题目。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影响到很多国家的利益，初步的协商现在正在进行，或者，我更愿说，初步协商可以进行，以求为此进行谈判。苏联代表团迄未提这些问题要委员会审议。我们不十分了解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为什么认为有必要把这个问题作为委员会谈判的题目或讨论的题目，他引用了各种与事实并不相符的数字，并迫使我们不得不在8月13日就此作出解释。显然，这还不够。今天联合王国代表决定继续就一个我认为不构成委员会谈判题目的问题进行讨论。

关于中子武器，这肯定是属于委员会职权内的问题，简明的理由就是：凡涉及限制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都构成议程项目2，委员会自然有权讨论这些问题。早在1978年，委员会就有提交上来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协定草案。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见解早已在这里表达过了。当我听到有人赞美中子弹时，我感到很不舒服。我认为，这种广告行为不会增加做

广告者的声誉。我想再一次着重指出有关中子弹的基本事实。而这个基本事实却是政治性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政治性质是很简单的；没有必要详细探讨它的技术性质。关于中子弹的基本事实就是它使核战争离我们更近了。如果说过去核战争与我们还有一段相当大的距离的话，那么它现在已变得离现实近得多了。关于中子弹的基本事实的具体内容是些什么呢？它表现在这种武器所代表的可怖的危险性质以及它与其他类型的先进中程导弹（包括弗洛韦雷大使发言中所提到的那些）之间的根本差别。再有最后一点。我所以谈这一点只是因为加拿大代表是最近才参加委员会的工作的。否则，我就不能解释，他怎么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提出禁止中子武器提案的国家为何不主张禁止它们自己所拥有的核能力。我想请加拿大代表注意 CD/4 号文件，它就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档案内。我建议他读一读这个文件。他读后就会知道，苏联和其他好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这个提案就是为了就核裁军开始谈判。这些谈判之所以迄未开始，过错不在苏联或社会主义国家，而毫无疑问是在加拿大的盟国。我们过去愿意进行这些谈判，我们今天仍然愿意进行这些谈判。由于中子弹的出现，我们认为已更迫切需要进行这些谈判。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我们习惯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听美国代表团否认古巴对它所作的各种指控后，结果却看到在一段时期以后，就在美国参议院本身的官方文件中，或该国领袖的发言中，承认了当时他们所否认的古巴指责是真实的。这方面我们可以回顾吉隆湾（在美国报刊中通称为猪湾）的雇佣军入侵事件，尽管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否认美国对那次入侵作了准备、给以资助、为其提供空中支援，但不多几天后，美国总统本人却承认美国政府要负全责。

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古巴政府在捕获暗杀我国家领导人的特务及计划后，曾再三提出指控，当时美国政府对这一切都加以否认。但最近美国参议院在调查中央情报局的活动时，却完全承认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和正确的。

我们感谢弗洛韦雷大使提到了这个问题，尽管我们仍在等待美国政府对古巴政府所提的如下基本问题作出答复：美国对我国的侵略和封锁计划现在是否仍在继续。我们不否认美国政府 7 月 17 日发出了弗洛韦雷大使所提到的批准状。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到 7 月 27 日为止，对付虫害的灭菌剂连一克也没有到达古巴。

我国人民的猜疑基于20年来的侵略、封锁和图谋暗杀活动的经历。我们希望，不要在今后一个短时期内，在某位将军或某位部长，或某位要人的备忘录中将出现一些话，承认古巴在这方面的指控和怀疑是确有其事，从而驳斥了弗洛韦雷大使所说的话。

主席：正如我在今天全体会议开始时所说，我打算请委员会通过载于CD/210号文件的审议有关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报告中所载的建议。特别是，该特设小组建议下届会议应在1982年3月1—12日在日内瓦召开。

如果没有异议，我将认为委员会通过特设小组的建议。 没有异议。

就这样决定。

主席：根据本周的工作时间表，我将在五分钟以后召开一次委员会非正式会议，继续审议第44号工作文件（内载有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草案），以及第45号工作文件，题为，“载有改进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各项提案的决定草案”。

裁军谈判委员会下次全体会议将于8月20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举行。  
现在散会。

下午4时40分散会

×× ×× ×× ×× ××



第一百四十八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8月20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C. A. 萨尼先生（印度尼西亚）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戈门索罗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俞孟嘉先生

李长和先生

杨明良先生

萨本望先生

王芷芸女士

潘菊生先生

古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卢凯什先生

弗拉涅克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霍佩夫人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鲁斯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 牙 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印 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萨尼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卡西姆先生  
阿克迪阿特先生  
苏普拉普托先生

伊朗:

贾拉利先生

意大利:

齐亚拉皮科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摩洛哥:

阿拉森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布里马赫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 鲁:

贝纳维德斯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伊奥内斯库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隆丁先生

希尔特纽斯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璫莫夫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斯科特先生

赫克罗特先生

委内瑞拉:

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扎伊尔:

恩达加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依照本星期的工作计划，委员会今天继续审议有关各个附属机构的报告以及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这一项目。

在登记在今天发言的发言人发言以前，我想请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和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两位主席介绍一下这两个工作小组的报告。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载于CD/217号文件，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载于CD/220号文件。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作为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我荣幸地来介绍小组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关于1981年会议期间小组工作的报告。

我将谈得非常简单，一方面因为我很了解我们必须尽可能地节省委员会所剩下的只有一点点的时间，另一方面因为我认为报告本身已不言自明——这通常总是这么说的，但用在这里却特别得当——特别是因为案文之外还有一份充分、详细和编得整齐的附件，这附件载有对可以构成方案第一阶段的措施所作审查的结果。

我认为报告第17段中的结论是公正和现实的，因为，尽管工作小组在本年度所举行的24次会议中在制订裁军综合方案方面得以取得相当的进展，但若要解决报告中所说的一些“重要和复杂的”问题，仍在许多工作有待去做。这些问题无疑包括有关执行阶段的问题和方案的性质问题。在去年报告的第13和15段中早已提到这些问题，同时正如本年度报告的第16段所示，1981年最初两次会议曾简单地审议这些问题。

当明年委员会开始工作时——本工作小组已建议委员会于1982年1月11日复会——将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审议，正如同有必要审议工作文件CD/CPD/WP.36/Add.2和3以及CD/CPD/WP.52一样，后两者正如报告中所述，是由于时间不够而未能在本届会议进行审议。

我想在这儿说，在8月17日特设工作小组的闭幕会议上我曾向小组成员建议：如果在明年小组工作一开始时就能商定提交新提案的最后期限，那将是可取的。显然，这儿所说的“提案”一词应理解为仅仅指有关整个综合方案或任何整个实质章节的提案。因此它并不指关于增添、修正、删减等的提案，这些问题在审议各章节的各段落过程中无疑是会经常提出来的，对它们不能规定限期。

最后，在结束我这简短发言之际，我认为最好的结束办法就是要表示我多么赞赏参加委员会工作的所有代表所表示的合作精神，并衷心感谢联合国裁军中心的路

易莎·列文小姐在特设工作小组秘书任上所作的卓越工作。她的工作的最后成果就是编制了我一直在提到的载于CD/217号文件中的报告以及该报告的非常复杂和繁细的附件。我也要感谢秘书处的所有其他人员，不管是能见到的和未能见到的，他们给特设工作小组提供了援助，特别是诸位口译，他们时常表现出友好态度，工作超过了正规的时间。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主席先生，我荣幸地来介绍载于CD/220号文件的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

小组的工作是根据1980年那个职权而进行的，许多代表对这个职权表示遗憾，因为他们本来更愿意有一个修正了的职权，以便使小组能就公约的案文开始进行谈判。不过，人们普遍一致认为小组在1981年会议期间作出了实质性的进展。在今年会议期间，小组对应该在化学武器公约谈判中处理的问题又一次进行了实质性的、更为仔细的审查。这项工作是在本届会议第一期会议期间在主席所建议的纲要的基础上进行的，关于这一点我已以进度报告的形式作过更详细的叙述，并载于1981年4月23日的CD/179号文件中。我认为我们可以这样说：这种做法的主要优点是所有的代表团都对各个问题得到了全面的介绍并对其有广泛的意见交换。

工作小组在夏季审议了原先由主席提出的组成部分草案。报告的主要部分就是这些组成部分，它们已根据小组成员的发言和其他评述而经过修正。因此，我的意图是要制订未来化学武器公约的初步框框，它可以推动进一步的工作。不过，经修正的组成部分并不反映在某些问题上的所有全部观点，它们包括代表团有意见分歧的组成部分。有些代表团认为在目前阶段不宜进入某些成分的讨论，特别是有关核查问题的讨论。这些代表团认为讨论这个问题为时过早，应等到在禁止范围问题上达成普遍协议再说。但其他有些代表团则对这些成分发表了意见，因为它们认为这些问题可以在现阶段工作中加以审议，并会有助于未来的谈判。你们可以注意到，在每一成分之下都列有评论，内载有不同意的意见。有时，但并不处处皆是，评论中也载有反对不同意意见的意见。当然，代表团保有权利可以在适当时期进一步考虑这些提案和其他提案。

主席曾就毒性确定有关的问题进行过各种协商，报告中载有一系列有关此种协



商的建议。 这些建议中的第一个建议是，委员会应注意载于1981年7月23日CD/CW/WP.22/Rev.1号文件中的关于这些协商的报告，并应把它当作一个合适的基础，供委员会在此基础上就商定化学武器公约的毒性确定方法进行进一步的工作。

第二项建议是，关于毒性确定的某些专门的技术问题应在1982年委员会会议中讨论。 还指出，在这方面，专门知识，特别是毒理学方面的专门知识以及科学和技术背景材料（可由各代表团提供）对这种讨论将具有很大价值。

第三项建议是：应在1982年3月1—5日这一周内就我刚才所讲的技术问题进一步进行如同今年所举行的那种协商，除非委员会在1982年会议开始时作出另外的决定。

第四项也是最后一项，建议是，在其后的一周，委员会应考虑与化学武器公约中毒性标准的各种可能使用有关的问题。

报告的结论主要重申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是最迫切的裁军措施之一，缔结这样一项公约在多边谈判中享有最高的优先权。 鉴于即将召开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大家特别认识到需要迫切在这方面达成具体的结果。

小组发现，经过今年的工作之后，在许多问题上出现了意见的一致，但在某些组成部分上仍存在着重要的分歧。 小组表示希望委员会将适当考虑在报告中所列的小组工作的结果，以便能帮助推动谈判和制订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过程。 最后，小组建议委员会应在1982年会议一开始就恢复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并给以适当修正的职权，以便使委员会扩大小组在1980年和1981年会议中已明确了的意见一致的领域并解决小组在1980年和1981年会议中已明确了的意见分歧，从而尽早就一项化学武器公约达成协议。

如果大家准许我，我想在呈交这个报告的时候对各代表团对我们的小组工作所给予的一切重要和有价值的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我深深感到每个人都恳切希望尽快就化学武器的谈判得出一个积极和最后的结果。 有时，我们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可以说经历了耐力测验；但在我们整个工作过程中合作的精神占了上风，而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最好的报酬。 正如我有一次说过，我们所制订的组成部分能不能站得住，这完全要决定于这些组成部分本身的生存力：在这方面我具有既不高又不低的乐观态度。

我还要衷心感谢利赛洛特·瓦尔德海姆-纳多腊尔夫人，她任工作小组秘书给了我们干练和富有经验的帮助，也感谢她手下的秘书处人员以及诸位译员，他们都给了我们珍贵的合作。

主席：谢谢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和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两位主席为介绍两个工作小组的报告而作的发言，我打算在我们登记发言的人发言完后以及处理其他未了事宜以后就来审议四个工作小组的报告并采取行动。

鉴于要在这次全体会议上发言的人很多，我们可能需要中间休会而在下午继续开会。在下午会议一结束后我打算马上召开委员会的非正式会议来审议委员会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的各个章节中的结束段落，这些结束段落已在过去几天一直在开会的起草小组中获得一致意见。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由于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即将结束，我国代表团想就我们审议的结果发表一些总的评论——这些结果虽然不全是消极的，但每个人都会同意，毕竟是微乎其微的。

尽管作这样的回顾包含着各种困难，但我们最后决定还是要这样做，因为在我们看来，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力求从最近之过去中汲取教训是一件有益的事，以便我们可以更好地磨练自己来处理未来的事件和我们委员会的未来工作。

我们首先将评论1981年会议在谈判方面所取得的微小的具体成果。不错，所以产生这种我们大家一定会觉得遗憾的局面的主要原因是1979年底以来国际关系的恶化。

我们的1980年会议也是没有取得什么大结果。

但如果我回溯过去两年以前的阶段，我们不得不承认1970年代的下半个年代在裁军领域内都是很歉收的，而且，在将近十年来，多边一级谈判的真正可能性早已不存在。

因此，虽然政治性质事件和平衡的破坏最近引起了对裁军成就显然不利的行动——反动现象，但国际社会也应当力求理解更远和或许更深的原因，为什么我们的裁军成就渐趋消失，我们的大部分努力宣告无效。

在我们这个困难阶段中，裁军谈判委员会没有能够提供即使是最小的机会使我

们能把一个已经陷入停顿状态的过程重新开动起来。

比利时代表团认为，与其力图找出哪一类国家或国家集团应对这一令人遗憾的局势负责，还不如对我们的行动方法以及对我们委员会所已有的明显工具的使用问题提出一些很概括的评论，这对我们未来的努力更为有利。

首先，1981年会议若与前一届的会议相比至少有这样的优点：我们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于我们自己所通过的工作计划，我们避免使自己陷入与委员会的谈判功能毫无关系的政治讨论和程序讨论中去。

当我们考虑我们的行动和发言的时候，我们大家应想得更多的无疑是这样一项谈判的任务。因为，尽管对绝大部分时间而言，我们设法在我们工作中避免了程序的争辩，但又过多地出现了讲究辩论艺术的发言和学术味道的讨论，这些根本不能帮助我们就委员会所谈判的题目作出进展。

如果我们将来想在谈判领域内取得真正具体的结果，我认为我们各国代表团就不应听任自己分心于太偏于理论性质的题目，我们认为讨论这样的题目在更大程度上应是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这类机构的份内之事。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更严格地注意处理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各种机构之间的性质的区别，那就能有助于防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讨论更合适地应由国际审议机构讨论的问题。

不过，在回头来谈委员会本届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自问一下，当我们有机会做到的时候我们是否事实上已完成了我们的谈判职权。我们认为，不幸地，我们相对地讲很少作真正的努力来寻求必要的妥协。在太多的场合下，各代表团只是令人讨厌地重复各自的立场和论据，连一次也没有尝试为可能的妥协提供一个开端。最有力的例子无疑就是禁止放射性武器的工作，尽管看来有可能在谈判中取得进展，但每个代表团仍坚持自己的立场。当我们在1982年恢复我们的工作时，如果我们希望能在这个问题上结束我们的工作，那我们就必须审议使我们陷入分歧的问题以外的问题。

同样地，关于综合裁军方案，如果我们想避免在第二届联大特别裁军会议上提出一个最后证明是不可调和的意见大杂烩的话，那么我们在努力中就需要明确目标、需要现实主义和所有各集团的志在必成的意愿。对综合裁军方案我们有着一个具有绝对时限的职权，并无疑将在明年一月初就恢复这方面的工作。

关于化学武器的问题，我们特别赞赏下列事实：工作小组在全体参加者的一致同意下得以拟订了一项可能协定的组成部分，而且这又是在一项相当有限的职权所规定的各种限制之下达成的。不过，如果我们真正希望向缔结一项条约的这个目标作出进展，那我们就必须在下届会议上对已被接受的各个方案达成协议，否则，将几乎不可能调和现在还存在的巨大概念分歧。

关于安全保证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建议。明年，关于就各种安排达成协议的各种可能性，不论其可能性多小，都不应有所忽视，即使选择不结盟的无核武器国家的基本考虑不能在一开始就得到充分的满足。

我们的委员会尚有待来证明其谈判的集体能力。一旦谈判的领域已经确定，每个代表团就必须表现出灵活性，表现出有达到目标的意愿，而不应进行争辩和教条辩论，并应避免进行对我们的工作毫无所补的太过分的理论讨论。

把我们的力量作过度的分散也很难保证取得成功。1960年代以来的裁军历史向我们表明，谈判不能在同一时间在所有问题上铺开，应抓住每一个可能达成协议的机会。

如果1971年时裁军委员会会议没有同意分别就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进行谈判，那恐怕今天可能还没有通过禁止生物武器的公约。

四个工作小组应在1982年非常迅速地恢复其工作。制订职权问题不应当成为大障碍。我们希望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职权将比过去两届会议指导我们工作的那个职权更深入些。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很满意地注意到该特设工作小组已提议：它的下一个职权应能使委员会解决1980年会议和1981年会议期间已找出的具体的意见分歧。

同样地，在下届会议开始时，彻底禁止核试验问题应成为一项适当的程序决定的主题，以便使委员会能处理问题的实质。

关于后面两个问题，化学武器问题和停止核试验问题，我国代表团一贯认为，多边谈判和有关国家间的单独谈判是可以互补的，并可保证使两组谈判最后取得成功。比利时迄未改变这个观点。因此它恳切呼吁迅速恢复这些谈判，并相信国际条件将使谈判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进行，或许就在我们明年二月再度会晤之前。

在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不宜考虑在目前阶段尚不能对其进行多边谈判的问题(不管它们多么重要)设立工作小组。我们认为这类问题仍应当由我们希望将拟制出来的某种程序范围内的单独谈判来加以处理。

我要重复说，过去十年的裁军努力很难说有什么成果。如果想把这种可怜的成绩归咎于某一类国家或某一国家集团，那是没有意义的。但每一个国家都应对这几年来它自己的行为、它所采取的选择以及它所遵奉的意见和理论作一番仔细的和自觉的审查。

或许某些国家可以在工作方法上采取较为灵活的态度，或对谈判的某些选择办法多少能修改一下它们的立场。

比利时认为，我们可以在不冒风险损害我们自己的安全条件之下来作出这些态度之改变。关于态度之这些改变和调整，或关于立场之这些放宽，将会有助于在未来带来更大的进展而造益于整个国际社会。为了打破僵局，上述的改变和放宽是必要的。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主席先生，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年度会议行将结束之际，许多代表团纷纷发言发表各自对我们工作的见解，巴西代表团已支持21国集团的估价文件，现在想另外再说几句概括性的话。

委员会的第三届会议没有对它的任何一个优先项目取得重要的成就。乐观的观察者可能认为在化学武器项目上是一个例外。该工作小组的结论又一次点燃了如下的微弱希望：希望就其新职权达成一项程序决定，以便委员会能在明年开始谈判一项公约的案文。但我们大家都会一致同意，不管在程序问题上还是在实质问题上，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的进展。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篇幅甚多的报告，在报告中我们议程上的所有问题都讨论到了，有时甚至讨论得很广泛和详尽，但就谈判裁军协定而言，我们并不比我们的先行者走得远些。

我们中的许多人试图申述这种没有作为的原因，我们的许多人用阴沉的语调描述那些继续增加其过剩的武库的国家所采取的行径中所必然会带来的危险。然而，来自两大军事联盟，特别是来自两个超级大国的反应无非是相互指控而已，争辩它们中到底是哪一位应对它们军事力量的巨大升级负责。它们中的每一位都详细申述理由，说明它们如果对其运载系统再增加几个百万吨级，或增加其精确程度，或使其对方的雷达网侦察不到这些系统，或把针对对方领土的弹头加以“现代化”，就将更好地保卫它们的安全。我们只能一言不发忧心忡忡地听他们讲这些话。举例说，在安全保证问题上，它们所宣布的立场来自这样一种信念：它们自己的安全考虑应压倒任何其他的考虑。我们听见它们异口同声说，在有关一项尚未存在的武器的条约中一定不得提及已存在的武器，除非说明把这种武器排除在禁止范围之外。我们失望地看到它们不愿意在执行综合裁军方案中承担具有约束性的义务。我们大惑不解地听它们说，大规模毁灭武器的新系统只不过是旨在用于战场的“常规核武器”，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对它们的出现真正担什么心。

最后，我们被告知说，某种神秘的和显然不可捉摸的东西，通常被称之为“平衡”的东西，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维持，甚至不惜增加每一个国家的不安全，以及不惜冒消灭全球生命之险。每一方看来一直是在如下假定之下采取行动的：“平衡”总是将偏于有利于对方，因此双方谁也不认为已达到平衡。结果，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它们的联盟看来始终有需要向它们自己的国民以及不属它们的联盟的那些国家进行解释，说为了对付对方的罪恶的图谋必须采取反行动。每一方认为对方的活动必然造成平衡的破坏，从而有绝对的、迫切的、理所当然的必要来进行补救。

因此，我们不能同意尊敬的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星期四所说的话，他当时说，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在华沙条约组织和北约组织之间保持现存的军事和战略平衡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障我们星球上的和平。

本委员会不是必须对各国的意图作出裁决的法庭，它的成立目的也不是要来决定谁的防务政策是对的谁的是错的。它是一个由联合国的各个成员国通过一项协商一致的文件自愿设立的多边机构，它的专门的、商定的目的是谈判裁军协定。期望

委员会成员具备意愿来探讨足以导致实现本委员会目标的各种可能性，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些目标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已列明了。

因此，当我们看到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一些代表团把它们的活动仅限于发表含糊的声明表示它们愿致力于一个将不再需要军备或不再需要核威慑理论的理想世界时，我们感到很奇怪。更令人奇怪的是同时还有人提出明确的警告说，不管其他人怎么想，它们打算继续进行军备竞赛。国际社会愿期望已承认自己负有特殊责任的核武器国家能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利用这个多边机构来推进它们都一致同意的目标，而不要仅仅就委员会的表面现象或总目标发表一些口惠实不至的话。

我们相信，正如尊敬的美国代表弗洛韦雷大使上星期四所说的，道义不是某一国家或国家集团的专利品。我认为，道义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的一个组成部分。反对不受羁绊地、幻想取得绝对军事优势的竞赛的呼声不仅仅来自围坐于本会会议桌的各个代表团，而来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特别来自更多地感受到这种局面的威胁的各国人民。没有一个代表团能自称独占这种道义，不过我们的确有权利，也有义务，来指出，裁军谈判是核时代求生存的唯一可能道路。

在委员会本届会议中，许多代表团一再强调了这一点。核军备竞赛会自己养肥自己，它正在无情地把世界引进自我毁灭的边缘。现在没有别的出路，只有面对这样一种最后选择——要不是进行谈判就是灭亡。或者用已故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话来说，除谈判外没有任何替代办法。“谈判”并不仅仅意味双方容忍在较高一级的毁灭水平之上的敌对的战争机器——双方抛弃陈旧的、效能较差的系统而集中力量于最新的军备螺旋上升。“谈判”并不仅仅意味“管制”核军备，因为这种提法的假定前提是：被管制的东西——这儿指致命的核武库——将继续存在下去，作为现在拥有它们的人的一种独占物。我认为，谈判意味要适当考虑现实的各个方面，而不仅仅考虑两个敌对的联盟的狭窄的安全观念；它意味着一种开诚布公的向前看态度，同时又虚心承认其他国家的安全是跟自己的安全同样重要的，应该给以同样的注意和尊重。没有任何个别的国家有资格来决定如何才能获致其他国家的安全，

也没有任何国家有权为了取得本身的安全而危害整个世界的安全。我国代表团恳切希望，1981年会议所发生的事情以及有关各国政府对会议缺乏成果所作的解释，将导致改变有关委员会作用的概念，从而使这个多边谈判机构能完成它所以要设立的目的。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蒙古代表团，作为八月份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络人，今天荣幸地代表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苏联和蒙古发言，就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的结果作一小结。

本届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是在困难的国际局势之下召开的，反对和平、缓和和裁军的人的活动有了显著的增长，他们力求强使世界走上新一轮质量军备竞赛并努力为加剧国际紧张局势而活动。

即使在这样环境之下，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它们在裁军问题上的基本政策，仍始终如一地、主动地在委员会内采取了旨在进行建设性谈判的、力求为制止军备竞赛达成具体协议的立场。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期间所发生的值得注意的大事有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大会的召开。在这些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旨在制止军备竞赛和保卫世界和平的重要新倡议和提案。

在1981年委员会会议期间，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象往常一样，对议程上的所有问题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并提出了许多旨在在裁军领域内取得真正进展的建设性提案。

上述各国代表团一直在要求尽早在委员会内开始就极为重要的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进行谈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提出了表达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立场的一个提案，并以CD/193号文件形式提交了委员会，该提案建议应在委员会范围内举行协商以便准备为这一问题进行具体谈判。社会主义国家还继续力求促成设立一个工作小组就核裁军问题进行谈判。然而，由于某些核武器国家的立场，再次证明本届会议不可能就这些提案达成协议。



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开始生产中子武器的决定，并认为这项决定是对和平和裁军事业的挑战。由于开始正式生产中子武器，美国也就采取步骤走向把“有限核战争”的理论付诸实施，并增加了把武装冲突升级到核大战的或然率。

社会主义国家在它们提交委员会的CD/219号文件中要求迫切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来制订一项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中子武器国际公约。早在1978年社会主义国家就曾向委员会提出这样一个公约的草案供其审议（CCD/559号文件）。然而，西方国家今年又一次阻挠设立这样一个工作小组。

社会主义国家非常重视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它们有充分决心愿竭尽全力促成在所有领域内停止核试验，并由所有实行试验的国家来停止核试验。社会主义国家一贯要求所有五个核武器国家都参加了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发挥积极的作用。它们自己已在这里采取了主动，它们同21国集团一样，已建议就这个问题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不幸地，某些核武器国家阻止了裁军谈判委员会就这个与全体人类利益有关的迫切问题开始多边谈判。

社会主义国家深信三边谈判的成功会大大有助于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工 作，所以呼吁美国和英国不再延迟地恢复这些谈判。它们还支持苏联向三边谈判中之其他参加者发出的呼吁，这项呼吁要求三方共同拟制对21国集团和其他代表团提出的问题的答复。

关于禁止化学武器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力求做到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就这一问题的以前各阶段的讨论中所获得的进展加以巩固和发展。它们感到满意的是：关于未来公约的好些实质问题已在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国间达成一定程度的相互谅解。这就使人有理由可以希望将会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尽早就禁止化学武器问题达成协议。社会主义国家宣布，它们将给委员会全力支持以达到这个目标。

社会主义国家继续认为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这种武器的新系统问题是委员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应当更积极和认真地关心这个问题，应为此目标利用一切能利用的手段，包括设立一个特殊专家小组。过去一届会议已表明与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关的各种问题是很复杂的，需要由专家来对这些问题进行有

资格的研究。在这方面曾根据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提案(CD/174)召开了有专家参加的委员会非正式会议,这些会议表明就这个问题设立一个合格政府级专家特设小组是必要的,也是可取的。

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本来能够完成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的拟草工作。结果没有能做到,它们对此表示遗憾。社会主义国家愿表示它们愿意积极努力以求尽早完成这样一项公约的制订工作。

社会主义国家各代表团很重视制订综合裁军方案。它们要求,综合裁军方案内将制订的各个阶段务求能包括尽量多的具体措施以便能导致达成全面彻底裁军这一最后目标。还要求,整个方案应着眼于在制止军备竞赛和裁军领域内达成各种具体的协议。同时,它们还认为,最好应在综合裁军方案条文内包括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所详细反映的那些原则、机构和程序。所以,它们认为,只要把《最后文件》中的有关条文包括进综合裁军方案中去就够了。

社会主义国家认为,解决加强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问题是一项迫切的任务。它们一贯主张就这一问题制订和缔结一项国际公约。由于某些核武器国家及其联盟所采取的消极态度,委员会迄今未能开始就这样一项公约的案文拟稿,我们在此又一次表示遗憾。

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深信,裁军谈判委员会也应毫不迟延地开始谈判,以求就不在目前无核武器的国家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器问题制订一项国际协定。缔结这样一项协定也会有助于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

在本届会议中,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就提高委员会的工作效能和改善其工作安排提出了建议。它们在这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提案,目的是改进委员会工作的实质,增进各附属机构活动的效能,增加用于讨论实质问题的时间,改进各国代表团的素质,等等(CD/200号文件)。

社会主义国家各国代表团认为,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已在委员会的谈判过程中证明了其效用,并认为这些规则具有对解决委员会工作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所必须的一些后备。委员会整个活动的基础是体现于议事规则第六节的协商一致原则。

社会主义国家各代表团满意地看到委员会的许多成员国支持它们的建议和提案，它们表示愿意继续在将来竭尽全力以求改进委员会的工作。

社会主义国家深信，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紧努力来限制军备竞赛和进行裁军。在这方面的主要责任落在这个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裁军谈判委员会身上。鉴于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委员会的下届会议将特别重要。社会主义国家宣布它们下定决心将继续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帮助委员会工作的取得成功。

我要求把上述发言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正式文件加以散发。

俞沛文先生（中国）：主席先生，在本届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代表团愿回顾裁委会 1981 年的工作，并展望 1982 年的任务。为此，裁委会秘书处已分发 CD/221 号文件，即题为“中国代表团对 1981 年裁委会工作的评论”的文件。现在，我简要的介绍上述文件的内容。

在 CD/221 号文件里，我们指出本届裁委会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今年裁委会在较短的时间里解决有关组织和程序方面的安排，使四个特设工作组较快地进入实质性的讨论和谈判。工作组通过对一些重要议题的讨论和谈判，进一步澄清了各方的观点，增进对彼此立场的了解，从而有助于今后的审议和谈判。裁委会还就改进其组织工作提出了设想和建议，我们期望这些将对裁委会今后提高工作效率能起积极的影响。

同时，我们还指出，虽然裁委会今年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本届裁委会议程中的各项议题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是感到不能满意的。我们认为，谈判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是同国际环境的恶化和一些国家缺乏政治意愿有关系的。

此外，我们还对核裁军、禁核试、禁止化学武器、无核国家安全保证、综合裁军方案、禁止放射性武器等议题的审议和谈判情况作了一些具体评论，为了节省时间，不在此一一介绍了。

最后，我愿借此机会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对本月份的主席，撒尼大使能客观的、并以卓越的才能引导 CD，解决了本届会议结束前所面临的一些复杂而困难的问题表示敬意和感谢！我还愿对各特设工作组的主席在主持工作组方面所作的建设性的努力表示赞赏。对联合国秘书长的代表、裁委会的秘书贾帕尔大使和秘书

处的全体成员，并对口、笔译人员和会议工作人员，我愿对他们为协助裁委会工作所作的辛勤努力和对我们的合作和帮助，表示深切的谢意。

苏伊卡先生（波兰）：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同在我之前发言的各位尊敬的先生一起为你在这一个对本年度会议的结果至关重要的月份内卓越地主持委员会工作对你表示祝贺。我还要向你的前任、尊敬的印度代表温卡特斯瓦朗大使表示祝贺，他干练地担任了七月份的主席并成功地担任了起草小组的主席。

我今天的简短发言将专门谈载于委员会 CD/219 号文件中的由包括波兰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提的一个迫切问题，内特别要求委员会迫切审议就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中子武器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这个问题的迫切性来自这样一种信念：可能现在还有时间来制止一个新的核军备竞赛阶段。我国代表完全赞同这样一种信念。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曾在 1978 年裁军委员会会议上在 CCD/559 号文件中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一项有关的公约草案。或许当时就是最合适的时机该制订一项禁止生产中子武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不幸地，由于某些国家代表团的反对，它们说我们的提案是“片面的宣传”，所以我们的倡议没有获得积极的反应。在那时，即 1978 年，我们还听到这样的论据：中子弹并不存在，还没有作出生产中子弹的决定。今天我们更清楚为什么要提出如此这般的反对了，其原因就是要为两周前所作的决定辅平道路。

迄今为止，关于上述决定我们已听到了如下各种论据：

第一，据说在过去 20 年中苏联和华沙条约国家一直在对北约国家取得军事战略优势，所以必须有所作为来恢复平衡。星期二我们甚至还听见说，在这种局面之下，美国关于生产中子武器的决定是唯一的，或许也是最合适的出路。

第二，我们在这儿还听到讲述中子武器的本质及其优点。这种武器本身被明确地叫做战术核武器的新品种。

第三，我们被告诉说，中子武器基本上是一种防御和威慑武器，因此它只能用于对付可能的侵略者，主要对付坦克进攻。

第四，我们还被告诉说，关于生产中子武器的决定，只要没有同时作出在生产国国外进行部署的决定，那就是一个本国内政问题。

这些论证经不起一驳。我们代表团当然愿意用事实和数据，以一种精确和较细致的办法来讨论上述论据中的每一个论据。现在，我想局限于只谈一些较具一般性的话：

第一，关于军事战略平衡。在我们看来，军事战略平衡是客观存在的真实事态和事实的一种组合，而不是为了某时某刻对某一概念提供应景的论证而作的推测或主观臆说的一种组合。因此，对我们委员会的工作而言，如下这种态度其价值就很可疑了：仅仅在一年之内得出了互相矛盾的两种不同结论。我们在1979年就看到了这类态度。有身份的美国当局在该年7月份宣布在东西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战略军事平衡，特别是在美国与苏联之间。但几个月之后，当然是在客观现实方面并未证明发生什么改变，他们又宣布不存在这种的平衡。他们利用这个论据开始施加压力要求在欧洲增加火箭型的军备。但这甚至还不够。在他们主观臆断中，战略不平衡问题已如此之严重，为了恢复平衡，他们认为有必要作出生产新一代核武器的决定。我们现在有充分理由要询问：对战略平衡采取这样一种态度的人明天又将在我们面前拿出什么其他的什么东西呢？不管上述种种，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过去几天中在各次全体会议上所表达的下述见解：不能用军备螺旋升级的办法而只能用降级的办法来保持东西方间的平衡。这就是载于CD/219号文件中的提案的要义，也是本委员会共同努力的崇高目标。

第二，中子武器，作为一种战术核武器的新品种。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这种武器的最危险的性质。我们主张彻底消除核武器，既包括被称为战术的“新武器”，也包括“老的正常的”战略武器。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在CD/4号文件中所提的提案的本意。当我们说到中子武器的特殊危险的时候，我们心中有两个主要理由：关于生产中子武器的决定目前会带来开启一个军备竞赛新阶级的未可预测的一系列后果；生产中子武器并在军库中储存中子武器将会由于降低核界限而进一步增加爆发核冲突的危险。

第三，中子武器的防卫和威慑性质。请允许我说，这仅仅是拥有这种武器的人的意图声明，而并不是武器本身的技术性质。如果，如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萨默海斯大使所说，“生产中子武器的唯一目的就是提供一种针对集中的坦克攻击威

胁的有效的反击”，那么，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这种以对付侵略为目标的防卫力量的升级只是一方面才能享有的特权呢？还是这种非凡的升级可以变为武装冲突中的一条共同规则？这样一种“自卫和威慑”立场将把世界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是否会导致由于害怕死亡而索性自杀呢？

第四，生产中子武器是生产国的一项内政。这儿，联合王国大使又想来安抚欧洲了，他说，“事实上，我们现在从美国声明中可以知道，在目前并不考虑要进行部署。”当然，这是直接了当地暗示说，关于生产中子弹的决定是一项“内部事务”。但从实事求是角度来看，人们就难免要问，如果它不部署在美国国土之外，这武器将用来对付谁家的坦克呢？不过，这一切都并不太重要，因为不管作多么大胆，或多么天真的假说，没有人会相信美国的中子武器将不在美国国外作部署。

说生产中子武器是美国内政是不经一驳的，主要因为有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在国际关系历史中，新型武器或新一代武器之出现从来不会被认为是某一生产国、生产民族或生产土邦的内部事务。

在昨天非正式会议上我们被告知说，不应当从我们议程项目 2 整个核武器问题中挑出禁止中子武器来作为一个单独事项。若泛泛而言，我们可以同意这种说法。但当有人不断想说服我们相信议程项目 2 的问题还未到足以进行谈判的阶段时，委员会能作些什么呢？这是不是意味有些代表团认为禁止中子武器问题也还未到足以进行谈判的阶段呢？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呢？我不想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说，国际社会过去经常、现在也经常面临这种逻辑所带来的结果——那就是：面临军备竞赛的无法控制的升级。我将让委员会来判断我所说的这些话在多大程度上是属于“片面的宣传”。

我国代表团属于——我又要再一次引用我的尊敬的同事萨默海斯大使的发言——我国代表团属于“想夸大这些武器的性质和潜力的人”。我要说，我的确“夸大”了，而且我将永远进行“夸大”，只要出现一种新的军备升级的威胁，我就要这样做，因为它不仅消耗各国的创造力量，而且消耗越来越大的资源去用于与安全利益背道而驰的目标和危害世界和平的目标。这就是我国代表团所以要支持要求本委员会制订一项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公约的提案的主要理由。

我们希望这样做现在或许还为时不晚。但是这可能将是委员会的最后一次机会。

主席：谢谢尊敬的波兰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我们行将结束本年度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对你在这个困难重重的八月出任主席胜任地主持了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真诚赞赏。我国代表团也要热烈感谢温卡特斯瓦朗大使，因为他在七月份任主席期间为我们提供了最有效率和最为亲切的领导。

在我今天的简短发言中，我将对我们在委员会本年度会议中的工作发表一些笼统的评论和看法。

首先，我国代表团不得不对如下事实表示极大的失望：尽管许多代表团，其中包括一个核武器大国，再三要求就核禁试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这两个项目开始谈判，但两个核武器国家仍继续反对这个提案并反对为目标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我要再一次重申我国代表团，同时也是21国集团的信念：我们认为工作小组仍使裁军谈判委员会有效进行工作的最佳手段。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认识到并很欣赏四个特设工作小组所做的有益工作，同时也很赏识各个小组的主席所提供的领导。我们相信，各个工作小组所获得的不同程度的成绩以及我们今天要通过的各项结论和建议，都将有助于推动我们的未来的工作并导致下一次会议产生具体的裁军措施。就核禁试问题成立一个包括所有核武器国家在内的工作小组仍然应当是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一项优先任务。此外，有必要迫切恢复全面禁试的三边谈判，这一点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的。

鉴于上述种种，我国代表团要重申21国集团对委员会的未来工作而就特设工作小组所采取的立场。由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召开在即，我认为，我们应集中注意以下几点：

- (a) 应在1982年会议一开始就设立委员会会议项目1和2的特设工作小组；
- (b) 应扩大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使它能继续工作以求制订出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案文草案。

- (c) 应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之前制订出一项综合裁军方案，为达到此目的，必须在1982年及早就开始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
- (d) 我想附带说，关于核禁试的三边谈判应当尽速恢复，并应当答复21国集团和委员会其他成员所提出的那些问题；
- (e) 我国代表团和21国集团其他成员一样，认为只要所有有关国家作出真正努力来推进谈判，就能够就一项放射性武器公约达成协议。为此目的，若及早恢复这一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那将是有益的；
- (f) 最后，我们也认为，关于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禁试的最有效的保证莫过于达成核裁军和禁止使用核武器。在这方面，核武器国家必须采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定的形式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在我发言的第二部份中，我想谈谈最近的令人不安的发展，我国代表团认为这项发展已损害了裁军的进程，违反了全面彻底裁军的最后目标，而且还挫伤了我们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一眼前的目标。不用说，我指的是美国政府最近的关于生产和储存中子武器的决定。很可能，下一个惊人的消息将是此种武器之部署。我不能不表明我国代表团坚决反对这项决定，并反对其各种后果，对此，许多代表团已表达了它们的担心。

我们怀着极大的关切和焦虑心情倾听了委员会最近几次会议中好些代表团就这一方面所发表的意见。在国际新闻媒介中，也已显著地表达了人们普遍地对这一核武器国家所采取的决定作出了否定的反应。全世界已清楚地看到了这样一个局面：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和决定以及国际社会要求生活在和平和安全环境中的善良愿望，都已完全被置之不顾。

与中子弹提倡者所持的见解成鲜明对照的是，世界舆论普遍反对生产、储存和部署中子武器的决定。对这项发展所引起的真诚的顾虑和理所当然的忧虑，我们是抱有同感的。我们心中毫不怀疑中子武器之生产一定会进一步挑起和加剧核军备竞赛的螺旋上升。其全部影响尚在未定之天。没有必要掩盖这个决定对加剧



国际紧张局势的影响，也不必愚蠢地躲开问题或不理睬压倒多数的国际舆论和裁军委员会由许多代表团（主要是代表无核武器国家的代表团）所共有的意见和真诚感情。我们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中子弹引进了一种新的核现象，它带来了比以前危险得多的有害人身的中子辐射效应。美国关于生产和储存中子武器的决定无疑将导致进一步降低人们所说的核界限，从而增加了爆发核战争的风险。

埃塞俄比亚代表团曾再三要求停止发展和制造中子武器。我们现在比以前更认识到有必要采取具体步骤，最好是用协定的形式，来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中子武器。依照《最后文件》第50段，裁军谈判委员会可以起一种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来制订和缔结这样的一些协定。早在1978年3月由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载于CCD/559号文件的公约草案也可以作为这样一些协定的基础。在这方面，我们完全支持如CD/129号文件中所提的，设立一个关于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的特设工作小组。

在我结束我这短短发言的时候，我还想再次指出我国代表团对最近这项发展的关切心情，该一事件之渊源似乎就是“核威慑理论”和有关可以发动一场有限核战争并取得胜利的错误信念。不管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主张这一种哲学的人是在给扩散核武器帮忙，从而威胁了国际和平和安全；同时，由于他们的挑衅行动，他们是在再三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联合国的各项决定，并破坏国际社会要求促进和平和国际谅解的愿望。我们恳切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明年将能在一种较为有利的国际气候下进行工作，并能获得较为具体的成果，以便它能大大有助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成功。

主席：谢谢尊敬的埃塞俄比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吴苏莱先生（缅甸）：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46次全体会议上，21国集团曾有机会向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有关综合裁军方案原则的工作文件。

今天，我代表21国集团并作为其联系人，想向委员会提出21国集团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题为“措施”一章的工作文件。

21国集团已向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提出了一组工作文件（CD/CPD/WP.36和Add.1, 2和3）。我现在要提的这个文件将作为上述文件的一个解

释性说明。据我了解，这个文件同上述的几个21国集团的工作文件一起，将作为委员会的正式文件加以分发，其编号为CD/223。解释性说明内容如下：

“在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谈判过程中，属于21国集团的代表团已经提出了一个详尽载有应予包括在《综合裁军方案》4个执行阶段期间的具体措施的文件(CD/CPD/WP.36, Add. 1, Add. 2, Add. 3)关于这些具体措施的条文，都是临时性质的，代表目前阶段在21国集团内能达到最高的公分母。任何代表团在认为必要时都可以对本章内容提出修订案、修正案或新的条文。本文件尽管是临时性质的，但足以说明在“措施”项下本章基本上应有的内容。为此，21国集团得出结论认为，在1981届会议结束前向委员会提出本文件将是有益的。”

我的发言的第二部分是21国集团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第三届会议结果的声明，声明的全文如下：

“21国集团遗憾地认为，它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0年度会议结束时指出过的国际形势中的逆流在委员会第三年度会议期间仍然占着上风。委员会未能就大部分的议程项目的谈判取得任何重大的进展，特别是联合国大会赋予最高优先地位的项目，即核裁试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原因是某些大国缺乏政治意志。21国集团对这一趋势深感不安，这一趋势严重地损害了委员会作为裁军领域中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的效能。

“21国集团重申，它认为并相信对所有的裁军问题应采取多边的办法，并认为，各特设工作小组已证明是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有效地进行一切实质性裁军谈判的现有的最好机构。

“21国集团深感遗憾的是，委员会在1981年会议期间再次受到阻挠，未能如本集团建议的那样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就一项核禁试条约的范围、核查安排和最后条款进行多边谈判。鉴于明年将召开第二次裁军特别联大，本集团重申，裁军谈判委员会在下届会议开始时就进行核禁试条约的谈判是有着重大政治意义的。

“21国集团还感到遗憾的是，就这一问题进行三边谈判的各方没有共同地

或单独地回答21国集团成员在CD/181号文件中向它们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旨在澄清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都极为关心的一些问题。本集团要求有关国家立即回答这些问题。

“在第三年度会议期间，21国集团成员强调指出了持续的军备竞赛的危险性以及为了避免核战争的爆发而采取紧急措施的必要性。21国集团相信，核军备不断升级和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发展会直接地和根本性地同样损害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的生命攸关的安全利益。因此，由于相信核裁军的问题对全世界的安全有着重大关系，21国集团乃在第CD/180号文件中建议设立一个裁军谈判委员会特设工作小组，毫不迟延地就核裁军的某些具体的问题，特别是《最后文件》第50段中载有的制订核裁军的阶段问题，开始谈判。但是，遗憾的是，委员会1981年会议未能就这一建议达成协商一致，这样就阻碍了这个裁军领域中的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就此议程上的一个最高优先项目进行具体的谈判。

“21国集团感到痛惜的是，未能就赋予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谈判一项多边公约的职权的问题达成协商一致。21国集团欢迎该特设工作小组进行的深入而认真的工作。本集团感到特别重要的是，在工作小组中，一切有关的问题都已经提出并得到了透彻的审查，并且，现在委员会已经有了一个谈判一项全面禁止和消除化学武器公约的案文的牢固基础。委员会应在1982年会议开始时赋予工作小组一项紧急谈判这一公约案文的明确职权。

“21国集团相当重视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将通过《综合裁军方案》的问题。为了使《方案》有实际意义，它必须包括限定的各阶段中的具体的裁军措施，直至商定的时限内最终实现全面彻底的裁军。按照《最后文件》第38段的规定，其中特别提到谈判一项全面彻底裁军的条约，《综合裁军方案》应对所有国家带来执行《方案》中所列的各项措施的义务。

“21国集团提出了一份工作文件，其中载有有待纳入《综合裁军方案》各阶段的具体的裁军措施，以及一份关于这样一个《方案》的原则的工作文件。21国集团要求所有代表团做到乐于提供帮助，并提出一些有助于通过《最后文件》的有关规定所设想的《综合裁军方案》的建议。

“ 21 国集团建议，《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应在 1982 年开始的时候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谈判，以便保证在第二届特别联大上通过这一《方案》。

“ 本集团已在以前 (CD/50 和 CD/134) 已阐明了它对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问题的立场。 21 国集团认为，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最有效的保证是实现核裁军并禁止使用核武器。本集团重申，核武器国家有义务无条件地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 21 国集团支持特设工作小组就拟定一项可纳入具有法律约束的国际文件中的共同措施的协定或方案进行谈判，并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本集团建议，委员会的下届会议应积极地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 它认为，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之前有可能就此问题达成协定，只要某些核武器国家修正它们的立场，它们的立场是建立在它们的核战略理论的基础上的，正是这种理论至今阻挠着在达成一项大家能接受的共同措施方面取得进展。

“ 在一项放射性武器公约的谈判中， 21 国集团建议，这种武器的定义必须准确和完整，它不能包括关于核武器的例外条款。

“ 21 国集团认为，由于攻击核设施造成放射性物质散播而产生大规模毁灭的危险是真正存在的。 在这一方面，本集团在有关的工作小组中建议，应认真地审议在公约中列入一项保证，决不攻击或蓄意损害任何核设施，并审议禁止放射性战争的问题。

“ 21 国集团建议，拟议的公约必须包括明确的义务，即迫切寻求停止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的措施。 21 国集团重申，各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发展和实施它们的和平利用放射性材料和辐射资源 (包括核能) 的计划，并有权利获得和取得有关材料、设备、资料和技术。 在这一方面，它还强调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这些以及其他的问题仍有待解决。 21 国集团认为，如果在谈判中作出真诚的努力来考虑裁军谈判委员会所有成员的立场和意见，那就能就放射性武器公约达成一致意见。

“ 21 国集团认为有必要进行具体的谈判，讨论各种有效的措施，以便缓和

目前的国际紧张局势、停止并扭转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并防止日益增长的战争爆发的危险、特别是核战争危险。

“如果裁军谈判委员会不能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之前就其议程的优先项目进行具体的谈判和达成具体的协定，那就须在那届会议上审议由此产生的形势。”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主席先生，我只讲几句。刚才21国集团联系人所宣读的21国集团声明（CD/222）的第七段的最后一句话是该集团广泛讨论后得出的结果。正如在这类事件上经常发生的那样，我国代表认为那句话没有我们所希望的那种明确性。因此，我国代表团想说如下几句话来表达对这句话的重视及它所理解的范围。

我国代表团认为第七段最后一句话中所提到的义务是这样一种义务：一旦综合裁军方案获得通过，就有义务进行紧张的谈判来联合制订一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以保证有效执行方案中所包括的措施。主席先生，当我提出发言要求时，我只想谈这些。

但随后我座位左邻的尊敬的同事、蒙古的代表，在他发言中提到了小组关于综合裁军方案工作中的一个方面，我们认为也需要就此作一简单解释。假如我没有理解错，他的话的实际意思是说，关于机构和程序问题，综合裁军方案不应当列出条文，而只需提《最后文件》中的规定。

这个问题在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中早已提出过了。但是，正如大家所知，由于该小组并未保持记录，所以我想重复说一下我已在小组中说过多次的话，那就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去年通过了载于其报告第10段中的小组的决定，我现在引用原文，“综合方案必须自成一体”。自然，该决定现在仍充分有效，而且将继续有效，除非委员会作出决定予以改变。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主席先生，我在此时要求发言是为了声明，并记录在案，我国代表团对下列事实深表遗憾：由于某些国家的反对，裁军谈判委员会未能作出决定支持设立一个有关中子弹的工作小组。

同样令人遗憾的是，有人企图把这个问题同其他与中子弹毫无关系的事情联系起来。中子武器的特别不人道的性质以及其足以降低核界限的性质已构成充足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裁军谈判委员会早该决定作为一项紧急事务设立有关这一问题的工作小组。

无可否认，关于开始生产和储存中子弹的决定除了开启新一轮军备竞赛螺旋上升以外，还表示企图把有限核战争的理论付诸实现，并对裁军谈判制造严重的障碍。因此，我国代表团始终支持这样的提案：委员会尽快通过工作小组的具体谈判审议这个问题。

主席先生，我准备宣读一下古巴外交部长昨天就这个问题所发表的声明：

“今年8月8日，各国际通讯社告诉全世界，根据白宫发言人提供的消息，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已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决定批准中子弹的生产，或用发明人的技术术语来说即加强了辐射的武器。

“发布这项宣告后几乎还不到24小时，同是这些通讯社，其中包括那些设在美国的通讯社开始进一步报道这一问题。

“事实上，生产中子弹的决定是在8月6日而不是在8月8日作出的，即罪恶地轰炸广岛和长崎的36周年纪念日那天作出的，那次轰炸直接地或间接地夺去了二十万以上的人的生命，也正是那一天，1981年世界议会在长崎举行反对原子弹和氢弹的会议，这也是“1981年争取和平的游行”的日子，游行从哥本哈根到巴黎，途经西欧各城市，参加游行的人示威反对核武器。

“人们可以回想起，前任总统卡特的政府就曾决定生产中子弹，大家知道这种武器会毁灭人类的全部生命而不影响建筑物，结果，国际反应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1978年4月就不得不中止这个决定。

“现在，里根先生不仅决定继续进行卡特不得不中止的事情，而且走得更远：他在杜鲁门总统的政府命令对日本城市进行核攻击的36年后的同一天作出生产这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令人厌恶的决定，以此来公开地、玩世不恭地嘲弄国际社会。

“这就是那个一直设法把自己打扮成全世界人权的捍卫者并且现在又在说它想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国家的真面目。

“没有比美国政府目前奉行的政策更好的国际恐怖主义的例子了。它现在采取的行动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美国领土上生产和储存中子弹的决定是对世界舆论和各国政府的一个挑战，但首先是对北美洲和西欧人民的一个严重的威胁。这种已经听从好战集团使用，并且旨在灭绝人类的恶魔似的科学发明，今天会在北美人民的家园里出现，明天又会在西欧人民的家园里出现。

“北美和西欧人民热爱和渴望和平，赞成国际缓和，他们不希望被迫卷入一场全人类都会受害的核战争，现在该由他们来发表自己的意见了。

“人们对以色列的飞机于6月7日狡猾地空袭伊拉克和平用途的核设施一事仍然记忆犹新，在那次空袭中以色列使用的是美国提供的由极为现代化的和先进的技术装备的F-15型和F-16型飞机。

“中子武器是被设计用来用于欧洲战场，以便，我们被告知说，使大规模的坦克攻击瘫痪的。但谁能保证，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朋友们明天不会用中子武器来对付阿拉伯国家或巴勒斯坦人民，或有美国保护的、奉行种族隔离政策的首都不会用这种武器来对付进步的非洲国家呢？

“里根总统决定生产中子弹的问题显然不仅仅是北美或欧洲人民关心的问题。它是对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一个威胁，因此，我们这个星球的每个角落都应进行谴责。

“美国是在对北约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它们极大地增加军事预算，并且是在北约国家被迫接受从1983年起部署572枚中程导弹之后，才作出这一决定的。同时，美国继续采取步骤，以便建立大规模的快速部署部队，在美国的利益可能受到危害的任何地方采取军事行动；同时也不能忘记的是，美国在印度洋的

军事存在及其军事基地和设施的整个系统正在毫无控制地发展，这引起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极大关注。

“如果这些还不够的话，人们还可以想起，几乎在批准生产中子武器的同时开始了代号为“81年海洋冒险行动”的军事演习；这是美国和北约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进行的最大的军事演习，它将在北大西洋、南大西洋、挪威海、波罗的海、加勒比海——其中包括关塔那摩海军基地非法占领的领土——进行，后者还和美国与一些拉美国家进行的代号为“尤尼塔斯22号”战争演习的时间相吻合。

“生产中子弹的决定是美国造成的军备竞赛升级的又一步骤，它危及国际和平和安全。

“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各国正在准备1982年召开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时候——大家希望会议将作出采取真正的裁军措施的重要决定——美国政府正是这样破坏联合国的各项协定和决议的，而它自己是承诺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联合国裁军十年的——其目标是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它并承诺继而采取将导致国际管制下全面彻底裁军的各项措施。

“一直急切地伺机煽起战争的火焰并匆匆发表愚蠢声明的不乏其人。美国的决定公布后仅仅24小时，中国的领导集团就通过其新闻机构对美国生产中子弹表示满意，并说，它希望看到在欧洲部署这种炸弹。

“有些人仍然相信虚假的有限核战争的理论，更为糟糕的是，他们认为在发生战争大火的情况下，他们可以不卷入任何可能发生的冲突。

“只有那些毫不尊重本国人民、或甚至人类生存的人才会有这种态度。

“古巴共和国外交部最强烈地谴责美国政府关于生产中子弹的决定，并指出，美国政府和那些支持其意图的人必须全部承担由此产生的威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责任。”

主席：有没有其他代表想在此刻发言的？正如我早些时候预料的，我们将不得不在今天下午3时30分继续开全体大会。届时我们将通过几个工作小组的报告，而且也将讨论CD/219号文件以便作出决定。在今天下午全体会议上，我们希望能分发起草小组的工作成果。然后，全体会议将休会，而在晚上召开非正式会议



审议年度报告中的剩余部分。 我准备在明天下午六时召开我们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届时所有文件都将准备俱齐。 现在散会，下午 3 时 3 0 分复会。

下午 1 时散会，下午 3 时 3 0 分复会

主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第 148 次全体会议现在开会。 我们大家都记得，在我们上次全体会议上蒙古代表、额尔德姆比列格大使提出了 CD/219 号文件，题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必须立即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设立有关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中子核武器问题特设工作小组的声明。”发起人在这个文件中要求委员会在这次全体大会上审议它们的提案并就此作出决定。 有人反对载于 CD/219 号文件中的提案吗？

弗洛韦雷先生（美国）：主席先生，如果你是要求对 CD/219 号文件作出决定，我是这样理解你的话的，那文件建议立即设立关于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中子核武器的特设工作小组，那么，我当然不得不表示异议。 我将限于这个问题发言而不准备驳斥今天某些代表对有关其他问题的我国政策所作的具有倾向性的发言，特别是古巴代表的那个发言，该发言中有许多蛮横的话不值得加以答复，答复它反而会抬举了它。 我所以对我的发言作这种克制是由于考虑到委员会需要最善为利用地使用这剩下来的不多几个小时。 如载于 CD/219 号文件的提案的标题所示，这儿的问题涉及的是禁止核武器的问题。 但是，正如我们非正式会议上有好些发言者所提问的，为什么只讨论一种核武器而不谈其他的呢？

实际上，根据那个提案，那些实际已经部署了的、最致命和损坏力最大的武器反而不受审议。

所谓的中子核武器，更正确的应叫做“加强了辐射的武器”，是一系列核武器中的一个可能的变种。 任何一种核武器，包括强辐武器，都产生爆炸、热效、迅即辐射和延缓辐射。 上述效应根据设计、施放量、甚至是爆炸高度等因素而各有不同。 因此，在核武器中有各种各样的区别。 但有一共同的事实：所有核武器都是杀人的，并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最厉害的就是由中程导弹和洲际导弹所携带的大弹头。 因此，在处理核裁军时没有理由有选择地要集中处理某一种特定的核武器变种，尤其是这一种恰巧是核武器中损害力最小之一，它只设计用在炮弹和短程火箭之上。

因此，CD/129号文件为什么采取挑选态度，仍然是一个问题。美国已多次指出，强辐武器是防御性的，即使作了部署，也不过旨在保持对进攻的威慑。它只有在对付大规模装甲进攻的非常的条件下才考虑使用，而我们祷告希望这种条件将永不出现。只要看一看欧洲军力的布置，可能就会体味出为什么CD/219号文件的发起者要极力提出这样一个提案。几乎所有这些发起者都是华沙条约的成员。在欧洲，华沙条约国家拥有40,000多辆坦克，而北约国家只有约11,000辆。

还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论据说，由于开始生产强辐武器，核战争的危险加大了，因为跃跃欲试的心情会增大——其存在一事就会使人更容易跨过那个进入核战争的门槛。我已在8月13日的发言中谈了这个问题。我曾指出强辐武器仍然是一种核武器，关于使用这种武器的决定正如同使用其他任何核武器的决定一样，是不能轻易作出的。很可能对方会采取不管三十二一的一毁灭性反应，从而增加了升级的可能性。

由于以上种种理由和其他一些理由，我国代表团认为没有理由需要立即设立一个工作小组来谈判一项关于禁止所谓中子核武器的公约。这提案是在我们会议的这样迟的阶段提出的、而且是在如此环境之下提出的，就这而论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个提案不是一项严肃的裁军提案。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国）：我国代表团仔细倾听了昨天和今天有关立即设立一个中子核武器工作小组提案的各种论据。我已经在辩论中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认为必须考虑三个问题。

- (一) 有没有设立这样一个工作组的特殊迫切性？
- (二) 把中子武器挑出来在委员会内作独立处理合适吗？
- (三) 是否真的如某些代表所宣称那样，中子武器已构成某种对和平的新的直接威胁？

关于“特殊迫切性”问题，我们认为，美国政府关于在美国制造和储存一种旨在对付欧洲装甲车的可能威胁——我敢肯定不是立即的威胁——的武器的决定，不能证明我们就该采取某种几乎是紧急的措施。我已经说得很清楚，美国的决定是一种预防措施，并不包括部署加强了辐射武器。

关于第二个问题，也就是挑出中子武器并就其谈判一项公约是否合适的问题，我认为中子武器包括在核武器范围之内。我国代表团一贯主张建立有效核军备管制的唯一稳妥道路是通过核国家间之谈判，特别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谈判。在我们看来很明显的是，应在必须接受管制和裁减其核武器库的义务的国家之间进行谈判。为此，我国政府不能理解怎么可以让核军备管制协定的谈判首先在整个委员会内开始进行。

关于我的第三个问题，即中子武器以及用它来达到的威慑目标是否会构成对和平的可能威胁，我将在这儿重申我在8月18日全体会议说过的话。据说，由于加强了辐射的武器是设计用作短程战术武器的，所以这表示北约联盟内部有意图准备打一场所谓的“有限核战争”。还暗示说，北约联盟的思想正在作危险的改变，它正在脱离威慑的思想。这些说法暗示北约打算放弃其纯粹的防御作用和姿态，它们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说实在的，这类论据是十分荒唐的，以致只能说心怀恶意，其目的似乎是想制造没有根据的恐惧和焦虑。

总之，我的结论是——理由已如上述——没有理由需要立即设立一个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小组来处理中子武器问题。

德拉戈尔斯先生(主席)：主席先生，法国代表团对昨天秘密会议上向我们提出的提案已表示了态度。今天它再次重申它的立场。由于在前一次全体会议上所谈的那些原因，我们认为加强了辐射的武器问题是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所构成的通盘问题中的一个部分。我们认为，没有必要给以特别的处理，或就其制订任何专门的公约条文。因此我们认为没有理由需要设立一个工作小组来对这一问题进行谈判。关于这一武器问题的可能有益的讨论可在我们下届会议的非正式会议上正常地进行，我们希望，委员会无疑将用这些会议来审议有关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

主席：从讨论角度出发，大使先生，你是否准备发言反对提案？我注意到尊敬的苏联代表想发言。是否准备发言反对提案？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苏联代表团对未能取得协商一致深表遗憾……

主席：我问的是是否有人反对载于CD/219号文件上的提案。如果大家允许，我将就有关委员会对这一提案的决定的辩论作出结论。然后，如果大家允许，我将允许准备反对刚才发言反对提案的人的人发言。大家同意吗？

从刚才对这一问题进行的讨论看，对载于 CD/219 号文件的提案未能取得协商一致，所以该提案不能通过。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苏联代表团对未能就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提的文件达成一致深表遗憾。该文件内有一项建议，主张立即在委员会内就拟制一项禁止中子武器的国际公约草案并就设立一个以此为目的的特设工作小组开始谈判。今天我们愿再一次强调指出，这是一个特别重要和迫切的问题，它直接与国际安全和裁军有关，并影响到各国人民的命运，因为中子武器的出现大大增加了核战争的威胁。

因此我们认为，个别代表团力求尽量缩小此种武器的危险性并力求掩盖美利坚合众国行政当局的决定的消极面，是不对的。苏联代表团肯定将继续努力以求解决禁止中子武器问题，目的就是要禁止这种武器。

我愿再一次回顾苏维埃国家首脑勃列日涅夫先生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说，我现在引用它的原文，“我们保证我们决不会开始生产这种武器——即中子武器，除非在其他国家出现了这种武器。我们准备缔结一项一劳永逸禁止这种武器的协定。”正如我们早已强调过的，在目前这样发展的局势之下，苏联不能，而且也决不会眼巴巴地无所作为。

我现在想就我们的讨论，包括今天的一些发言，讲几句话。今天我们也没有听到什么新东西。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早已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里根总统在十天多以前作出了生产中子武器的决定。很清楚，如果里根总统没有在 8 月 6 日作那个决定，我们现在就不会提这个问题。第二，为什么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我们已经解释过：因为中子武器的发展增加了爆发核战争的威胁，所以它是一个紧迫问题。我认为这个答案是简单明了的。有人问我们，为什么我们建议把这个问题进行单独审议。我们已回答过，我们准备在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内审查这个问题。我们准备在禁止核武器——正是同样这些国家阻挠就此设立一个工作小组——的范围内审议这个问题。我们还说过，我们准备倾听任何认真的反建议。昨天我们没有听到任何认真的反建议，今天也没有。

最后，有人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在利用我们的提案制造恐惧。主席先生，请

原谅我，只有那些不读报纸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制造恐惧的不是我们，制造恐惧的是中子弹。在这方面，我们只要跑到这间会议室的底下一层去拿任何文种的任何报纸看看，就可以知道制造恐惧的不是苏联代表团的发言或要求设立一个工作小组的提案，就可知道各国人民不是抗议设立一个工作小组，而是抗议生产中子武器。

最后，我们习惯于怀着注意和尊重的心情倾听委员会的讨论。我们刚才被告知说，基本上只有华沙条约国家主张禁止中子武器，它们要对提出这个问题负责。我愿告诉美国代表团，在1981年会议的最后几天内，至少有21个国家就中子武器问题发了言，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和不结盟国家的代表都表示了强烈的谴责。因此，力求歪曲这一讨论的本质和性质，说得最轻一些，是不符合一个负责的代表团的身分的。

在结束发言之际，我还想请大家再注意一点。某些代表团，特别是巴基斯坦代表团，表示它们不仅关怀生产中子武器问题，而且也关怀部署某些带有核弹头的武器问题，特别是中程武器。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引用1981年6月30日勃列日涅夫主席在招待维列·布兰德先生的宴会上所说的一番话。他说：

“苏联准备，只要一旦就问题的实质开始谈判，就马上在那一天停止在苏联的欧洲部分部署其中程导弹——但它这样做当然先要由美国告诉我们，在谈判期间它也将不增加在欧洲的中程核装置的数目。”

苏联已再三宣布，它准备限制和禁止任何类型的武器，当然这必须在对等行动基础上进行，并不能损害任何一方的安全。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CD/219号文件各发起人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在非正式会议上和今天的全体会议上为委员会审议社会主义国家的提案所作的努力。这个提案主张有需要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立即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来审议制订一项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中子核武器的国际公约问题。

我想特别着重指出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主义国家这一重要和及时的倡议在委员会内得到了很大的注意并获得了许多代表团的支持。

但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由于一些西方国家的众所周知的立场，委员会今天未能就这一重要问题作出积极的决定。这些西方国家的代表前些时候曾阻止委员会通

过决定设立有关的特设工作小组来就核裁军问题以及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问题开始谈判，现在它们又一次表达了它们的消极态度，这一次是针对 CD/219 号文件中所提的这个不容再拖延的重要问题的。

听了某些西方国家代表在今天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我想说几句话：我不十分理解尊敬的美国代表弗洛韦雷大使昨天所讲的话。在尊敬的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发言之后，美国代表说，伊斯拉耶利安大使的发言完全证实了他的发言。但我注意到在他今天的发言中这位尊敬的美国代表却说这儿的讨论所谈及的是一种破坏力最小的核武器。正是这一番话证实了我们的担心。说中子核武器是“干净的”、“防御性的”、“人道的”武器是完全不能令人接受的。西方各国的代表还说，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些国家所提的提案不是庄重的。我将让西方各国的代表的良心来进行判断，但我要向委员会成员们提出如下的问题：当西方国家阻挠就核裁军问题和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设立工作小组的时候，它们是采取了一种庄重的步骤吗？

对我们而言，我们要坦率地说，阻止委员会就这样一个迫切和极端重要的问题通过一项积极的决定的那些代表团是要承担严重的责任的。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它们的原则立场已明确地在它们的各个发言中，在 CD/219 号文件中以及在它们正式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其他文件中说明了。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员国准备，如果大家愿意，就在今天，审议旨在尽速禁止这种最野蛮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也就是中子武器——的任何其他建设性提案。

最后，主席先生，请允许我提请你，以及委员会的成员们注意如下的事实：没有多少天以前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了一个声明，清楚和明确地重申了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这一恶魔般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采取的原则立场，并严厉谴责美国行政当局所采取的这一蛮干到底的步骤，因为引进对和平、裁军和缓和事业构成严重威胁的新的中子螺旋上升也就使军备竞赛升级。我国代表团希望把这个发言马上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正式文件加以分发。

俞沛文先生（中国）：主席先生，最近在裁委会里对美国政府决定生产中子弹

的问题展开了辩论。苏联代表团在裁委会散发了CD/216号工作文件，在文件里转载了苏联塔斯社八月十三日的声明，其中无中生有地对中国进行了攻击。我不得不以中国代表团名义明确地拒绝苏联的这种蛮不讲理的攻击。

事实上，中国的新闻单位，例如，中国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等以负责的态度，客观地报导了一些国家对美国决定生产中子弹问题的看法，其中也包括苏联塔斯社声明的内容。

苏联所以对中国进行攻击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中国报纸报道了一些国家对美国生产中子弹的看法和反应，竟然会引起莫斯科如此的恼怒？其中的奥妙是什么？这倒是值得人们思考的。

一、当然，美国生产中子弹，影响苏、美核力量的对比。近年来，苏联为了夺取核优势，加紧发展核武器。它大量部署SS-20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使它在欧洲战区取得了核优势。现在，美国生产中子弹势必影响双方核力量的对比。

二、美国生产中子弹将使苏联在欧洲战区具有的“坦克优势”受到严重影响。据报导，苏联及华约在欧洲部署的坦克数达四万七千辆之多，而西方只有一万二千辆。众所周知，中子弹是对付坦克的有效武器。

三、美国决定生产中子弹，正值美国准备在本年内同苏联举行战区核武器谈判。这说明美国力图加强军事力量，从实力地位出发，使美国在今后裁军会谈中处于较有利的地位。

看来，以上几点正是莫斯科对美国生产中子弹如此惊慌和不安，对中国报纸客观报导表现如此恼怒的原因。事实上，说到底，中子弹的生产就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进行核军备竞赛的产物。中国一贯反对核军备竞赛，主张两个超级大国率先进行核裁军。苏联对中国的鲜明裁军立场进行诬蔑诽谤完全是徒劳的。

最后，我以中国代表团名义，请将我这个发言作为裁委会的正式文件印发。

弗洛韦雷先生（美国）：我只想澄清一项事实，苏联代表在刚才讲话中暗示我的举止不象一个负责的代表团的代表因为我说只有华沙条约的成员国支持这个提案

或对中子武器的可取或不可取发表了意见。 我不想在弄清底细以前责罪于苏联代表。 我只想宣读一下我实际所说的话，我的原话是这样的：“为什么 CD/219 号文件的发起人，它们几乎全是华沙条约国的成员国，想极力通过这个提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没有说其他代表没有发言反对他们通称的中子武器。 我仅仅是说，CD/219 号文件的发起人几乎全是华沙成员国。 对误引我的话我感到遗憾。

如果 CD/219 号文件的发起人几乎全是华约成员国这句话不合事实，希望有人告诉我，我将表示感谢。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主席先生，请原谅我再次发言，我想回答有人在这儿所说的一些评论，包括对我国的评论。

我不得不说，对坦克数字进行猜测乃西方宣传中最爱唱的老调之一。 曾引用了各种数字企图制造一种印象，好象苏联的坦克已获得某种可怕得了不得的优势，而所引的数字又差别极大。 主席先生，今天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尽管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军事合作愈来愈增加，但美国提出了一组数字——它认为我们有 40,000 坦克，而北约，据我知他说有 11,000 坦克，而中国代表却决定，就这么说吧，要煽起情绪，并说我们有 47,000 坦克而北约有 13,000 坦克。 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因为，我重复一遍，鉴于它们之间愈来愈多的军事合作，他们本应该能够更有系统地和更准确地共享它们的情报。

关于坦克优势问题，我们的确在坦克方面占优势，我们也再三说过。 说实在的，我甚至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在 3 月 26 日我的发言中说，为了抵消这种坦克优势，北约——除了其他类型的武器，包括航空母舰这样厉害的武器——北约在反坦克武器方面占了巨大优势，北约就用这种优势来设法抵消或拉平华沙条约国家和北约国家之间武器类型的差额。 因此，中子武器是用来反击苏联坦克云云的借口是没有根据的。 我不得不提苏伊卡大使今天的发言，问得十分中肯，如果美国无意把中子武器输往欧洲，那么，它怎么能用中子武器来打苏联坦克呢？不过这是另一方面的问题了。



关于中国代表的发言，在开初我觉得颇有意思。我认为他真的想根据对局势的客观估价而发言。但关于军事均衡问题，中国代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把我们的北约同僚们一直在说的话逐字照搬，那怎能有什么客观呢？因此，我们没有听到任何新东西或客观的东西。我们只是从中国代表发言中听到了北约的调子。谢谢，我认为这些话已使我有此问题要说的话完了。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我可以肯定，委员会的绝大部分其他成员也一样——怀着很大的兴趣而且肯定也怀着不小的担心情绪，倾听了我们委员会今天下午以及早些时候所进行的意见交换。关于会上所提出的加强了辐射的武器问题，主席先生，我认为，现在对我代表团讲可能是一个很合适的机会可借此来对委员会内所出现的局面表达一下自己的见解和建议。

我想回顾一下，同时我注意到尊敬的苏联大使在我之前也已提到过，巴基斯坦代表团团长在昨天发言中所说的话，他当时说，现在我引他的话，“当前的对抗气氛”——今天下午我们已目击这种气氛——“当前的对抗气氛不应任其导致不可控制的军备升级，特别是核武器军备升级。不管这种军备升级是数量的还是质量的，不管它是部署SS-20型机动导弹还是生产加强了辐射的武器，我们都表示关切。”我国代表团团长还说，“现在不是摆自私的姿态或提自私的提案的时候，而是应表现坚决和胸怀广阔的政治家风度的时候”。

主席先生，我认为，我们就CD/219号文件所载提案之意见交换至少对我国代表团讲——我相信对21国集团的其他代表团也是一样——是再次肯定了我们的见解：应及早让裁军谈判委员会设立一个能处理整个核裁军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首先处理如何阻止核军备竞赛在质量和数量方面的升级。我们希望在最近之将来将有可能，或许就在明年我们恢复工作时将有可能就仍放置在议事桌上的、21国集团所提的这项提案作出积极的决定。同时，主席先生，我们代表团认为，委员会不应当对目前的局面完全保持沉默。我认为我们必须指出核军备竞赛在质量以及数量方面的目前的以及将要发生的升级局面，并指出这种升级主要发生在美国和苏联之间。我认为，先生，如果我们至少能用非常客观的语言向美国和苏联发出一个呼吁，那将是符合委员会的崇高职责以及其重要职权的。我们应呼吁它们及早开

始谈判以求在两大国之间在质量和数量方面停止和转变目前的以及潜在的核军备竞赛升级局面。我认为，先生，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我希望我们能就此达成一致意见，我还认为，这会对委员会以及今年在此开会的四十名成员国带来信誉，我们一直带着某种惊恐心情注视着我们四周的事态发展。

主席：现在我们是是不是可以进入今天下午议程上的下一个项目。根据以前几年委员会所遵循的规例，我现在想请委员会通过本届会议重新建立起来的四个工作小组的报告。这四个报告载于CD/215号文件、CD/217号文件、CD/218号文件和CD/220号文件。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委员会愿通过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主席：现在是不是可以谈CD/217和Corr. 1号文件，内载有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特别我要请大家注意报告第17段中所载的建议，它向委员会建议小组应于1982年1月11日恢复工作。如果没有反对，我将认为委员会愿意通过工作小组的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现在请委员会通过CD/218号文件，内载有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在其报告第23段中，工作小组一致同意向委员会建议请委员会考虑小组是否应于1982年1月18日恢复工作。这个报告，我还想请大家注意工作小组报告第11段以及1981年8月10日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给我的信，他在信中对我说，如果我能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来提供信中所述的情报，那将很有好处，当然这要取得委员会的同意。在我通过报告以前，我想探询委员会，第一，有没有人反对这样的建议：由主席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来提供有关公约草案的、工作小组主席所要求得到的情报。有没有人反对？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主席先生，在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会议上我国代表团曾对有关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一事表示了一些严肃的保留意见，但我们并未阻挠可由工作小组主席科米韦斯大使就这个问题同委员会的成员进行进一步的协商。

同时，我们又对这个问题重新进行思考，并还向我国当局作了请示。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放射性武器的定义以及未来条约的使用范围还未解决之际，就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为时过早。因此，我们要求目前不采纳这个建议。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应指出，在 CD/218 号文件第 11 段中已说到某些代表团对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就该段所涉问题提供意见的建议表示了保留。我国代表团也是其中之一。我们跟印度代表团一样，已再次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先生，我们的确认为，在目前讨论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时机似乎不成熟。

此外，我们研究了关于核材料的实物保护的《维也纳公约》的范围，从该公约中似乎可以看出，根据该公约关于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对某种特殊裂变材料的保护方面应由国际原子能机构加以考虑的活动要比根据拟议中的放射性武器公约关于防止放射物质的转用所应采取之行动方面将产生之责任，范围大为狭窄。我们认为，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应首先审查，就保护活动而言，它究竟打算在有关这一行动方面做些什么，然后才能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或其他技术机构的代表就如何防止拟议的放射性武器公约中所提到的转用问题提出意见。

先生，由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这一决定应推迟到 1982 年的会议上解决，那时，我们将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然后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或其他机构的有关人士那里就这一或其他有关问题觅取十分清楚和精确的指导。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荷兰）：某种调和精神曾导致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一致同意，根据裁军谈判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41 条的规定，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提供有关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公约草案与有关核材料的实物保护以及核材料的实物保护指导方针的《维也纳公约》之间的可能关系的资料，对小组的工作将会是有益的。荷兰代表团曾对这种调和精神表示欢迎。主席先生，我们对你表示感谢，感谢你应这一要求而进行的各次协商。

荷兰代表团现在对有人要求取消这一提案表示遗憾。

主席先生，关于你写信给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邀请他来提供上述资料一事未能取得协商一致，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我们对不能取得协商一致感到不安，因为大家曾明确地获得谅解，所寻求的情报将是技术性的，是为各代表团提供有关事实的

那种性质的。它对谈判的进程不会发生影响。这方面，让我引用荷兰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7月14日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我们唯一的目的是力求使产生新的国际法律文书的不同机构所做的工作之间能具有最大限度的一致性，在这儿就是日内瓦与维也纳的两机构。不用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今后可能提出的意见将不会对特设工作小组对整理后的案文第四条的措词拟采取的最后决定作出事先判断。特设工作小组是根据裁军谈判委员会赋予的职权进行工作的，当然只有本委员会法律上有权来制定放射性武器公约。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所有国家都有责任来保证使有关处理放射性物质的协定——不论其案文是在日内瓦制订的还是维也纳制订的——相互能成为阻止未授权地或不合法地使用这些危险物质的一种巨大和互相协调的障碍物。”

在这一点看来，裁军谈判委员会未能授权你写上述的信一事，对我们未来的谈判不是一个好兆头。如果不让人提供事实，口口声声在谈的“实事求是的”谈判将成什么样子呢？看来，过去六个月汇集事实材料的努力将告丧失。

我们对此失败表示遗憾。

主席：由于未能取得协商一致，关于主席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的提案决定取消。第二，我想知道有没有人反对1982年1月18日恢复工作小组工作。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不是反对，而是有一点意见。我国代表团曾与其他一些国家表示过，我们应当暂不对这一日期作出决定，而应在这次会议上进一步审议这个问题后再作决定。

我们认为，重要之点在于我们必须心中有数明年一月开始新一轮谈判时是否有真正的希望作出较早的进展。我国代表团认为，除非能确实证明有取得具体进展的前景，否则，特别提早召开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会议是并无好处的。所以我们或许都应回去好好思考一下我们的各种谈判立场。如果明年年初可以明显看出在1月18日开会会有成果和显见合理，那我们就会大大赞成。但我们建议主席不妨进行协商，或者在那些特别对中心问题感到关切的几个国家之间进行协商，以便保证我们提早在1月份开始新一轮会议之前不会堵死任何前进的道路。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很遗憾我国代表团未能同意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于明年1月18日恢复工作。我们的困难既是章程性的又是实质性的。

就程序问题而言，主席先生，你知道，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与我们所设的其他三个工作小组之间是有区别的。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设立的期限一直要到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提出供其通过之方案为止，而其他三个工作小组之设立是以年度为基础的，每年有每年的职权。因此，先生，关于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第四届年会开会之前恢复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会议问题将是一个涉及章程的问题，因为从程序角度讲，随着委员会本届会议的结束，这一工作小组也就不存在了。我们在1982年恢复工作时，将须重新设立这个工作小组，重新决定其职权，指派其主席以及其他等等。先生，这是章程方面的情况。

关于实质问题，我们认为在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内部有相当多的困难，如定义问题、范围问题、和平用途问题、停止攻击核设施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基本上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谈判时间，而是参加谈判各方的旨在达成协议的具体政治决定。先生，我们希望人们将作出这种政治决定，一旦作出这些决定，我们认为特设工作小组就能在1982届会议复会后所提供之时间内就放射性武器公约达成协议。因此，先生，我们认为，工作小组应在委员会本身在1982年复会时恢复工作。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主席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我国代表团只想说，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是否应于1月18日开始会议的问题完全应由本委员会来决定。我之所以要作这样一个解释是因为我不知我是否正确地理解了联合王国代表的话。他提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主席可能就该小组是否将在上述日期开会问题与特别同该问题有关的代表团进行协商。

假如他的话的意思的确是那样，那我国代表团愿声明，它不同意这一类的决定由主席与某些特别有关的代表团来作，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所有委员会成员都同样关心，它们都具有同样的发言权。因此，我要重复说，关于这一问题的任何决定，不管是肯定也好否定也好，必须完全由本委员会来作。

主席：鉴于刚才的各个发言，我得出结论认为，关于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于1982年1月18日开始会议问题，目前不存在协商一致。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委员会愿通过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主席：现在我们将处理CD/220号文件，内载有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如果没有反对，我将认为委员会愿通过该工作小组的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今天全体会议要办的事就到此为止了，关于年度报告中某些章节的结束段落的几个文件已分发给各成员，载于工作文件第44/Add.1/Rev.2号，具有各种语文文本。成员们需要时间阅读这些文件，所以将在今天晚上八时召开非正式会议。

哈桑先生（埃及）：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不反对刚才通过的几个报告。但我想声明我们对这些报告的阿拉伯文译本有意见。因为现在不是提这类问题的合适时间，所以我们愿保留权利在未来某个时间向秘书处提出我们的意见，以便保证使这些报告的阿拉伯文译本符合英文文本。谢谢。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我理解你建议现在我们结束会议，于八时再开。是这样吗？由于我们没有什么时间可作进一步审议了，所以我倒在想我们是否现在可利用一点时间，因为到六时还有一个小时呢，我认为丧失这一个小时也怪可惜的，我本人没有任何特别的提案。在非正式谈判中其他有些人比我勤奋多了。

主席：起草小组现在就可以马上开始起草一个关于中子弹问题的段落。所以，我希望这个不限制参加人员的起草小组能在本会议散会后立即召开会议。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我想表示我国代表团对我们的同事伊斯拉耶利安大使的谢意，他已很清楚地指出了我们今年当然应该给以特别注意的一些组织工作上的问题，因为我们已临近第三届会议的结束，我们所积累的经验已有可能使我们就我们从经验中汲取的结论进行思考。

我们尊敬的苏联同事所说的话有很多我们也是同意的。我们认为，若能把工作时间延长，那将是很可取的。若代表团能有必要的资金和自主权利而专心一致

地完全投身于我们委员会的工作，那将是很可取的。当然，我们也同意附属机构，主要是工作小组，所进行的工作的基本性质。关于是否有可能达成实际的解决办法，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是有某些限制的。

首先，关于代表团的地位和人数问题，这几乎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我们认为，参照我们必须处理的大量工作，各代表团所能利用的资力是不够的，我在此要说，我国代表团的情况就是如此，如果有更多的参加国能设立单独的代表团由专门负责裁军事务的大使任团长，我们认为那就要好得多。在表达这一愿望时，我们当然注意到这种改变对委员会的好些参加国可能会带来的困难。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颇为审慎的态度，尽管我们十分希望所有成员国都能大大注意代表团在资力方面的这些需要。

当然，我既指常驻人员，也指在这儿进行某些工作所需要的专家。关于会期长短问题，我们的苏联同事——还有我们的墨西哥同事以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事——已恰当地指出委员会会议本身与工作小组工作之间的区别，后者的工作可能延长到委员会正式会议以后。我们认为作这个区别是有益的。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和普法伊费尔大使的意见，即，各国代表团团长，只要他们的政府愿意，就可参加大会第一委员会的工作和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的工作，这是有益的，而且确是有必要。在整个国际大家庭中所进行的一切多边裁军努力都是有其一致性的，虽然本委员会在这儿开会的许多人看来并不是联合国体制中的一个正式部分。我们认为，我们亲身参加第一委员会的工作所带来的好处是十分可贵的，这样在谈判机构和审议机构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从政治角度看是极为珍贵的联系，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对大会以及裁军审议委员会都是如此。

应当既可以考虑对会议日程作不得已的紧缩，也可以把委员会的会议时间表稍微延长一些。我们不反对重新审议议事规则中的下列规定：会议应在每年二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开始。我们认为，譬如说，让委员会于1月10日或15日开会，就有可能多获二个或三个星期的时间。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不知道反应怎样。但我注意到我们的苏联同事已为明年提出了这类性质的方案，如果——其实多半将如此——由于为第二届特别联大作好准备我们将不得不比通常提前结束我们的春季会议的话。

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已作了一个很有益的计算，它使我们得出结论说，从二月初到九月开始，事实上共有30个工作周。我认为这对各个工作小组已足够了。如果各代表团团长愿到纽约去参加裁军审议委员会会议，工作小组在这为期四周的会议期内，或许可以留下来继续开会。无疑，最好是最迟要在九月初之前完成工作。除非各小组不得不延至十月初，那就是，会议通过报告之后。完全可以作出安排做到，譬如说在8月15日之前，向会议提出审查各小组工作情况的报告；然后，各小组在花一个星期左右——现在是这样做的——来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大会的总报告（这报告必须在八月底前准备好）准备各自的报告之后，可以继续其工作。

这就是目前我想说的一些意见。我们所提到的这些条件当然需要人们作出很大的努力，很显然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我们可利用的谈判的各种可能性。我们希望这些可能性将很广泛。在实际的谈判前景中存在着一种政治因素，其次当然又有国际局势因素。我们和其他一些人一样认为国际局势具有不可避免的影响。但我们也认为，不能由此而就在继续裁军谈判方面放松我们的努力。

这就是目前阶段我想提出的对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的一些看法。

主席：我认为必须让起草委员会至少要花一点时间来研究一下有关我们讨论中子弹问题的那一段的草案。

下午5时散会

×× ×× ×× ×× ××



第一百四十九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8月21日，星期五。  
下午6时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C. A. 萨尼先生（印度尼西亚）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戈门索罗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俞孟嘉先生

李长和先生

杨明良先生

潘菊生先生

古巴

索拉·比拉先生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卢凯什先生

弗拉涅克先生

埃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鲁斯先生

克林勒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萨尼先生

达鲁斯曼先生

西迪克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卡西姆先生

阿克迪阿特先生

苏普拉普托先生

伊朗:

贾拉利先生

扎希尔尼亚先生

意大利:

齐亚拉皮科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布里马赫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波兰: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伊奥内斯库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希尔特纽斯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甘贾先生

瑙莫夫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柳欣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斯科特先生

赫克罗特先生

委内瑞拉：

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乔基奇先生

扎伊尔：

恩藏热亚先生

恩达加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想在一开头就告诉诸位，我们将力求最多在三小时内就结束我们的工作。因此，我们不能保证技术方面的服务将一应俱全。由于我们在昨天晚上的非正式会议上已通过了年度报告，我指望今天晚上能没有多余的拖延或纠缠就正式通过这个报告，尽管在打字、翻译或地位安排方面难免要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凡发现这种错误可直接提请秘书处的有关人员加以注意。在这最后阶段将不欢迎重提老的论点或引进新的论点。我相信诸位将表现必要程度的克己并显示妥协的精神。

委员会手上有两个文件——工作文件第44/Rev. 1号和工作文件第44/Add. 1/Rev. 3号，前者是报告主文，后者载有一些结束段落。我们将把两者一起讨论。我将逐节逐节地把报告主文念下去，当碰到某些地方需要加添或插入之时，我将请委员会注意另一文件，即工作文件第44/Add. 1/Rev. 3号中的有关段落。正如我刚才说过的，若发现有错误、脱落、或翻译错误，请即通知秘书处。全体会议上将不处理这些问题。

我还要向大家建议，如果有代表团对某处表示强烈反对而一定要删去，它应明确表态，然后我将宣布在这一点上未能获得协商一致。但如果反对得并不强烈，那就请简单地表示保留并记录在案。迟至这一阶段我们已没有时间来在语法方面、表达形式方面和结构方面作改进了。大家会同意我的意见。这一报告不是文学作品，不是去参加国际奖比赛的。现在让我们逐节进行下去。

导言——我认为大家对导言不会有意见。我看没有人有意见。

导言通过了。

主席：第二章题为“委员会的工作安排”，第二章A节——有困难吗？

弗洛韦雷先生（美国）：主席先生，原谅我，我想提一个建议。你要我们审议A节，可否请你说明所包括的段落？我认为这会帮助我们使我们明确我们在讨论什么。

主席：我们现在讨论A节第2至4段。我希望没有困难。没有困难。

A节通过了。

主席：B节——“参加委员会工作的国家”。只有一段，即第5段。没有困难？

B节通过了。

主席：C节——“1981年会议议程及其第一期和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第6至11段。有问题吗？没有。

C节通过了。

主席：D节——“非委员会成员国的参加情况”。即第12至13段。没有困难？

D节通过了。

主席：E节——“关于增加《议事规则》第25条的内容的建议”。第14段。没有问题？

E节通过了。

主席：F节——“委员会成员资格的审查办法的审议”。我们先看第15、16、17段。没有困难？

第15、16、17段通过了。

主席：现在我想请你们看另外一个文件，即工作文件第44/Add.1/Rev.3号第17页（页次指英文本，下同——译注）。标题为“关于审查成员资格问题的结束段落的草案”。其中共有三段。有困难吗？没有。

这三段通过了

主席：现在让我们看工作文件第44/Rev.1号第10页第18段。没有问题？

第18段通过了

主席：G节——“非政府组织的来文”。

萨拉先生（印度）：主席先生，关于第18段，我想起我们曾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上达成一项建议草案，要求主席在1982年会议开幕前两周就工作计划和议程问题进行协商，而且还通知过秘书处应把这一点插入某一适当之处。或许应当注意这点。

主席：我们会注意这点。

现在让我们审议G节——“非政府组织的来文”。没有困难？

G节通过了。

主席：现在我们看第三章——“委员会1981年会议期间的工作”。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主席先生，我代表我国代表团要求从报告的这

一节起，我们进行逐段通过。

主席：那我们从这儿开始进行逐段通过。 第20段，对第20段有困难吗？  
没有。

第20段通过了。

主席：第21段——我看没有问题。

第21段通过了。

主席：第22段——没有困难？

第22段通过了。

主席：第23段——没有问题？

第23段通过了。

主席：第24段——没有困难？

第24段通过了。

主席：第25段——没有问题？只是文件清单。

第25段通过了。

主席：第27段？

第27段通过了。

主席：第28段？

第28段通过了。

主席：第29段？

第29段通过了。

主席：第30段？

第30段通过了。

主席：第31段？

第31段通过了。

主席：第32段？

第32段通过了。

主席：第33段？

弗洛韦雷先生（美国）：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反对列入这一段以及有关的一段，即第42段，因为所提到的文件是只为协助委员会成员之用的，是一个非正式



的文件，不应该在这样一个广为散发的公共文件中要求人们注意这样一个文件。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主席先生，出于同样理由，我们认为最好不要在我们提交大会的报告中提散发这样一个非正式的文件。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荷兰）：主席先生，我想表示荷兰代表团出于同样理由同意美国代表团和法国代表团的观点。

主席：这意味着有三个代表团想删去这一段。我没有弄错吧。从这一意义上讲，由于有人反对这一段……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主席先生，我们在昨天非正式会议上曾有讨论。这一段正确地反映了委员会情况，我国代表团当时认为它应当比目前所讲的更进一步，并应当在该段中明确提到这个文件。但先生，现在委员会有三个代表团认为不应当使大会获悉委员会实际发生的情况。我对这种态度感到很诧异，因为这几个代表团曾经有两次同意和支持过这些段落，它们在非正式会议上同意和支持过，在此之前又在起草小组中同意和支持过。因此，我坚持，这些段落，应象现在所拟的那样，予以保留，否则，那几个代表团是在撤回它们本来已作出的支持。

先生，当大家商定秘书处所编文件将不作为正式文件分发的时候，曾有某种类似君子协定的协定，即，它只供委员会成员之用。昨天我建议应明确地提这个文件。但在再次思索之后，由于已有某种君子协定，所以我国代表团当时就准备，现在也仍准备放弃我所作的建议。但如果这三个代表团不遵守它们对通过这些段落的支持，那我将认为我国代表团可能以巴西代表团的资格要求把有关的这个文件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一项正式文件。因此，它们应当决定：或者是遵守它们已作出过的支持，如果它们不希望让这个文件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正式文件加以散发的话；或者是，如果它们愿使这个文件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正式文件加以散发的话，它们可以就这一段加以修正或加以撤消。

主席：我想三国代表团已听到我们巴西同事的要求。我想问它们，它们是否坚持反对把这一段包括进我们的报告。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主席先生，法国代表团的立场已在昨天的非正式会议上表达得十分清楚了。我们反对提这个非正式文件。这个非正式文件的存在对大会是不重要的。对大会来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对这些项目进行了

讨论，这些讨论的确已反映在这个报告之中。我们不认为有需要提这个文件。这样一提就会产生分发这个文件的要求。这正是我国代表团所不愿看到的，同时我们也根本反对以巴西代表团的名义把它作为一个委员会的文件加以散发，因为它并不是巴西代表团的文件。如果这个文件予以正式分发，那么就会再次出现这样的危险：有关实质问题的非正式讨论的整个精神可能会遭到破坏。或者，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将不得不就这个文件达成某种谅解。

弗洛韦雷先生（美国）：主席先生，我只想说，在听了尊敬的巴西代表的发言以及尊敬的法国代表对该发言的评论后，我表示完全同意尊敬的法国代表所说的话，并继续希望能看到删去这一段。我还想重提，还有一段，即第42段，也有同样的问题。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主席先生，如果我们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作这项决定——因为作这决定的该是委员会——同时如果一个国家有两个代表列席于会议桌上，我们将怎样在这样情况下来解决问题呢？主席先生，我首先想问你这一点？

主席：我认为，关于列入第33段问题，显然不存在协商一致，所以第33段删除。关于分发这个文件问题……蒙古要求注意议事程序。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我刚才问了你一个问题，即，如果一个代表团在谈判桌上占了两个位置，我们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怎样解决问题？我向你提了这个问题，但你没有回答。我想澄清这一点。

主席：我想请我们尊敬的蒙古同事澄清他的发言。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在我第二次发言后这个问题已解决了。谢谢。

主席：谢谢。如果这个问题已经解决，那我要请我们尊敬的巴西代表发言。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主席先生，关于这个提案我仍然感到迷惑，因为在第33段中我们提到了4月21日的第126次全体会议。这是委员会的一次正式会议。这是备有逐字记录的公开会议。我们怎么能向大会隐瞒这次会议，不提在那次会议上所做的事呢？先生，我认为没有一个代表团想这样做，但美国和法国所提的提案其结果正是如此——关于委员会所实际发生的事不让大会知道——先生，我国代表很难接受这一点。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主席先生，我完全同意我们的同事，尊敬的巴西大使。对我们讲，不存在向大会隐瞒事实的问题。问题是：在委员会全体会议的逐字记录中所载的每一件事是否都应纳入报告（我们想提醒我们的巴西同事，事实上逐字记录已作为报告的附件，所以随时可参阅）。我们认为，不宜在这个旨在提交大会的经综合的报告中提一个纯粹是内部的文件，因为这样一来会给它带来一种它本来没有的显著地位和官方性质。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很抱歉我又要发言，但这个讨论和这个提案使我想起了一本大名鼎鼎的书《1984》，在那本书里人们已写下了历史，而现在我们又在重写。正如我已说过，我们是在撤消对这一段的支持，而这一段已在我们非正式会议上两度通过了。我还要说，我国代表团认为，它没有义务来限制分发秘书处所编的文件，如果它认为该分发的话。

主席：关于列入这一段不存在协商一致，所以主席不得不宣布这一段取消。

第33段删去。

主席：第34段，我看对第34段没有困难。

第34段通过了。

主席：第35段？没有困难？

第35段通过了。

主席：第36段？对第36段没有困难？

第36段通过了。

主席：现在我们看另外一个文件，工作文件第44/Add. 1/Rev. 3号第一页，我们将逐段进行。第一页第一段，有什么困难？如果没有，这一段就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二段？也没有问题。第二段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2页，第2页第一段，从“一些代表团”开始。对这一段有困难吗？如果没有，就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2页第二段？没有困难。这一段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2页第三段。 没有困难？ 这一段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这一段继续到第3页，我希望，当然，这一段的其余部分也将为委员会接受。

整个一段通过。

主席：第3页接下去的一段。

弗洛韦雷先生（美国）：主席先生，对不起我想对编排提一点意见，我们认为从第2页底开始延至第3页的这一段应当第3页的第一行加以点断，读如“21国集团……提出的关于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是在7月14日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 后面谈的整个主题已改变了，所以我们想提这样一个建议。 我并不想进一步耽误我们的工作来讨论这一点。

主席：秘书已通知我，已经注意到这一点。 谢谢你。 所以这一段现在分成两部分，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一段，从“参加三边谈判的第三者”开始到“立即恢复谈判”。 这一段有什么困难没有？ 没有。 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一段，从“有些成员国”开始，总共一句话。 没有困难？

这一段通过。

主席：第3页的最后一段。 对这一段有什么问题？ 没有。

第3页最后一段通过。

主席：现在看第4页，第一段。 对这一段有困难么？ 没有。

第4页第一段通过。

主席：第4页第二段，从“21国集团”开始到“第23条规定”。 有问题么？ 没有。

第4页第二段通过。

主席：下一段，从“第140次全体会议”开始，总共一句话。 有困难吗？

没有。

这一段通过。

主席：下一段也只有一句话。有困难吗？没有。

这一段通过。

主席：最后一段。有困难吗？没有？

弗洛韦雷先生（美国）：主席先生，这一段昨天晚上讨论很久，我国代表团曾详细解释为什么我国代表团认为有困难。我不想今晚占用委员会时间详谈，也不想干挠协商一致通过这个文件。因此，如果秘书能接受我即将宣读的一个脚注，放在有关段落之下，或用星号或用任何其他表明脚注的合适方法。脚注内容如下：

“美国代表团指出，它还未能申述下届委员会会议开始时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意图可能是什么，因此它保留其对第……段的立场。”

具体段次待填。

秘书处有这一脚注的付本，如果有人想看，可以分发。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在以前比这个场合更严肃的场合下，譬如说，在通过《最后文件》时，好些代表团想提这一类的意见，并认为只要在会议的记录上把这类意见记下也就足够了。我不揣冒昧要问尊敬的美国代表，如果把他的立场列入记录是否就可以了？因为如果我们开始在我们报告中列入脚注，我担心报告的价值（它现在的价值已不十分大了）将进一步降低。

主席：尊敬的美国代表能接受我们尊敬的墨西哥同事的建议吗？

弗洛韦雷先生（美国）：主席先生，我赏识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刚才说的话，但我认为，参照这一特定事例的环境，美国还宜申述其立场，否则，我认为读这个文件的人可能不能充分认识到这种立场。

我认为我们这个脚注不会成为一个信号使许多人都来添脚注。我希望不会这样，同时我相信，我们的意图是尽量合作。当然，我们认识到这一段表达的是委员会的压倒意见，而我们不能预先断定美国在1982年可能采取什么立场。因此，我们认为，脚注将是一种最简明的方法可使凡读这个文件的人明了实际情况是什么。

主席：如果没有反对，我将认为这一段，加上脚注，已通过。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如果对这一做法没有反对，我国代表

团当然不会阻挠添加脚注的做法，如弗洛韦雷大使所建议的那样。

但我想在现在指出，这或许是第一起例子，我们在解释协商一致规则的时候可以允许让一个代表团用脚注来表示保留。或许我们全都应当以此作为将来的参考。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我国代表团想表达的想法同巴基斯坦代表所讲的一样。我国代表团不想详细谈这个问题，它认为，这样就创立了一个先例，这一先例的重要意义也许比我们认识到的要大得多。我们的传统做法是不提代表团的名称。在草拟这个报告时，曾使用各种方法——有人甚至认为它们很滑稽可笑——以求避免提代表团之名。如果我们开始采用在报告中列入保留态度的做法，那我真担心我们将踏上一条充满难题之路，因为其他代表团将不可避免地，也许不在今年而在未来，情不自禁要求用脚注把它们立场及时记录下来。

我重申我并不反对这个协商一致，只要委员会愿意；但我认为，除了我们目前处理的这一特定事件外，我们应更深地考虑我们所创的先例的影响。

弗洛韦雷先生（美国）：主席先生，我本来希望这一行动不致引起委员会的困难。我已注意到了我们几位尊敬的同事所说的话，并想拟出另外一些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中之一是不妨采纳惯例而作下列说法：

“一个代表团指出，它还未能申述下届委员会会议开始时它在这个问题上的意图可能是什么”等等。

并在其后标以句点。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既不用脚注，也没有提代表团之名。然后，我可以在稍后作一声明，说明我国代表团的立场。

另一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撤销这一段。但我想委员会绝大多数将不接受，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当初要想一个替代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一问题，我认为，是我国代表团和我国政府极为关心的问题之一。

主席：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问的问题是：有没有人反对通过加上我们的美国同事所提的脚注的这一段案文。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反对，只是有两个代表团解释了它们地立场，提醒委员会注意这一决定——接受作为正常惯例可以列入脚注来保留对我们报告中所提某些事实的立场——的严重后果。

如果事情是这样，我是否可以认为——已注意到大家的发言——这一段，加上我们美国同事所提的脚注，可以被通过？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我不想拖长讨论，我只说，就我国代表团言，它较愿接受美国代表的另一选择，即声明一个代表团指出，它还未能申述它的意图可能是什么云云，而不采用脚注，我认为脚注将会立下一个严重得多的先例。这是我国代表团的意见。

主席：我认为阿根廷建议加上反映它的立场的一段案文，其开始为“一个代表团……”。这是否较能接受？

布里马赫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愿吁请美国注意，这一段反映了有关的联合国大会决议，该决议宣布核禁诚问题是一个高度优先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希望这一段的最后部分保持原状，不要加脚注。

弗洛韦雷先生(美国)：主席先生，我愿接受尊敬的阿根廷代表的提案。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对不起，我第三次发言。我国代表团没有提任何提案。它说它认为美国代表所提的选择办法要比列入脚注好。我说的是美国代表自己提的选择办法，这不是阿根廷代表团的提案。

主席：请允许我再次提醒诸位，我提的问题是：有没有人反对接受加上美国所提脚注的这一段案文。我记得当时没有人反对。有人发表了看法，但我刚才已说，由于没有反对，我们已通过这一段。所以它已成了委员会的决定，而在讨论过程中有几位代表要求发言。按照惯例，出于礼貌，不能拒绝他们的要求。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认为，这一段，加上美国欲加上脚注的请求，已获得委员会的通过？有人有保留意见，由于这是一次全体会议，这些意见已记录在案。

工作文件第44/Add.1/Rev.3号第4页最后一段，加上美国所提脚注，通过。

主席：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第一个文件，即工作文件第44/Rev.1号，从这儿开始“B.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第37段。有问题吗？如果没有我是否可认为这一段通过了？

第37段通过。

主席：第38段从第20页开始延至第21页。委员会能接受这一段吗？

第38段通过。

主席：第39段——对这一段有问题吗？如果没有，这一段就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40段——如果对这一段没有困难，就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41段——有困难吗？如果没有，第41段就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42段——对第42段有什么问题吗？

弗洛韦雷先生（美国）：主席先生，我前已请大家注意，这一段与第33段有关，我们已经删去第33段，所以我们建议也删去这一段。

主席：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重复就第33段所进行的那种讨论。但，由于在我们报告中保留这一段的问题上不存在协商一致，我不得不决定这一段是否应删去。我认为这一段应删去。

第42段删去。

主席：第43段——这一段有困难吗？没有。第43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44段——对第44段有困难吗？如果没有，就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45段，如果对第45段没有问题，就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是否可请大家再一次翻到工作文件第44/Add. 1/Rev. 3号？第5页——第5页第一段，从“有些代表团”开始到“整个委员会”。这一段有困难吗？如果没有，就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5页第二段。委员会能接受这一段吗？没有反对。就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5页再下面的一段，从“由于这项提案”开始到“就核裁军问题”。对这一段有困难吗？如果没有，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一段，在第5页底，延至第6页，从“在非正式会议上”开始到“不使用核武器”。对这一段有困难吗？没有。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6页接下去的一段，从“某些核武器国家”开始到“全世界”。对这一段有困难吗？没有。这一段就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一段，从“一个核武器国家”开始到“在一切时候”。对这一段有困难吗？没有。这一段就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再下一段，总共只有一句话。对这一段有困难吗？没有。这一段就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再下一段，从第6页底开始延至第7页。从“注意力集中到了”开始到“就核裁军”。这一段可以通过。谢谢大家。这一段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7页接着的一段，从“21国集团”开始到“核武器国家”。这一段可以通过。谢谢大家。这一段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一段，从“21国集团的意见是”开始到“为此目的提供了合适的场所”。这一段有困难吗？没有，这一段就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现在我们看第7页最底下的一段，它延至第8页，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到“有关核裁军的各种问题”。委员会能接受这一段吗？就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8页最后一段，从“一个核武器国家代表团”开始到第9页的“裁减它们自己的军备”。这一段有困难吗？没有。这一段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们看下一段，从“其他代表团”开始到“在世界其他地区引进核武器。”对这一段有困难吗？没有，那这一段就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一段，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到“通过限制军备竞赛”。对这一段有问题吗？没有。这一段就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9页最底下，这一段只有一句话。这一段能通过吗？谢谢大家。这一段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现在我们看第10页第一段。对这一段有困难吗？没有。这一段就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10页下面一段，从“估价”开始到“裁军领域”。有困难吗？没有。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一段只有一句话，从“实质性的”开始。有困难吗？没有，就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10页最后一段，从“委员会”开始到“工作小组”。对这一段有问题吗？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现在我们看第11页第一段。对这一段有问题吗？没有。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面一段，从“有些代表团”开始到“核武器国家”。对这一段有困难吗？没有。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现在我们来看下一段，从“根据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开始到“适当利用”。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现在这一段的下面一段是讨论核中子武器问题的。为了使这些材料的次序安排得较合理，我认为最好把第13页上的关于核裁军一节中的倒数第二段，即从“所有成员强调指出，侵略、扩张……”开始的一段，放在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段的后面，然后再谈中子武器这一节，因为两者间

没有关系。我不过建议在次序上作一改变。

主席：谢谢联合王国的代表，委员会能接受我们联合王国同事的建议吗？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我不得不说，我们对联合王国大使所提到的这一段的原来位置是很满意的。但是，如果有建议要移动，那么，我认为我们或许应把这一节的最后两段都移到新的位置上去，然后再开始谈核中子武器问题。

主席：我至少注意到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已头同意尊敬的巴基斯坦同事的提案了。我是否可以认为委员会同意这个提案？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谢谢你，主席先生，我还不十分理解为什么有必要把英文本第11页的第三段加以移动，我倒愿意保留秘书处本来所建议的位置。

主席：谢谢我们尊敬的苏联同事，但我想说，我们建议移动的是英文本第13页上的最后两段，放在“根据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这一段之后，而不是要移动“根据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这一段。是把第13页上的这两段放在这一段之后。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谢谢你，主席先生。我座的邻居已把他的提案向我解释清楚了，我现在没有反对意见。

主席：那么大家同意了？这一段通过，决定把英文本第13页的最后两段移至第11页我们刚才通过的那一段之后。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是否可以继续下一段？从“核中子武器问题”开始，它在第11页底，延至第12页。对这一段有困难吗？如果没有，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12页的接下去一段，从“有些代表团”开始到“核武器”。委员会同意吗？这一段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面一段只有一句话，从“一个代表团”开始。对这一段有困难吗？如果没有，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们来看下面一段，从“一些代表团”开始到“似乎是没有道理的”。对这一段有困难吗？如果没有，这一段也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一段从“一个代表团”开始到“质量上的升级”。委员会愿接受这一段吗？谢谢大家。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们现在看第12页的最底下一段，延至第13页。委员会能接受这一段吗？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一段，从“有些代表团”开始到“特殊的核武器”。我是否可以认为我们同意这一段。谢谢大家。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一段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这一段总共只有一句话。对此有什么困难吗？没有。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再下一段，这一段也只有一句话，从“在委员会第148次全体会议上”开始。有什么问题吗？没有。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们已决定把这一页上的最后两段搬家了，委员会已同意这样做了。我认为这两段也已经通过。谢谢大家。

现在我们要回头来看工作文件第44/Rev.1号第23页，“C.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第46段——对这一段有困难吗？

第46段通过。

主席：第47段——对这一段有困难吗？没有。

第47段通过。

主席：第48段——对这一段也没有问题。

第48段通过。

主席：第23页最后一段，第49段，只有一句话。同意吗？

第49段通过。

主席：我们现在看第24页第50段——这一段只有一句话。 没有问题？

第50段通过。

主席：第51段——也没有问题？

第51段通过。

主席：然后看第52段，下面是插入，那就是TD/215号文件，对此有困难吗？这是我们早已通过了的一个工作小组报告。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仅想对工作小组报告本身提一个建议，当然报告是我们已通过的。 去年我们在使用报告时，我，我想还有其他人，发现把工作小组报告插入总报告之内是颇不方便的，其段落之安排不能顺次进行。我不得不说，我们觉得合理得多和方便得多的办法或许是仅在这儿提到工作小组的报告，但实际上把它们安置在一个什么别的场所，以便段落的次序不致复杂化。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可使报告的整别安排有所改进。

主席：如果这仅仅是一项建议，或许我们可以在我们下届会议上处理，因为我们现在不准备重开讨论。 我认为我们下一届报告中可研究这个问题，但现在还是采用以前的惯例，行吗？我是否可请我们联合王国的同事就此为止？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这仅仅是一个建议，我不想坚持。我将在明年再提。

主席：是否可继续下去看“D. 化学武器”第53段——有没有问题？没有。

第53段通过。

主席：第54段——对第54段有问题吗？没有。

第54段通过。

主席：第55段——对第55段有困难吗？没有。

第55段通过。

主席：第56段——没有。 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57段——没有问题。

第57段通过。

主席：第58段——没有困难？

第58段通过。

主席：第59段——没有问题？

第59段通过。

主席：第60段？

第60段通过。

主席：第61段？

第61段通过。

主席：现在我们看“E·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第62段——有困难吗？没有。

第62段通过。

主席：第63段——对第63段有问题吗？没有。

第63段通过。

主席：第64段？

第64段通过。

主席：第65段？

第65段通过。

主席：第66段？

第66段通过。

主席：第67段？

第67段通过。

主席：第68段？

第68段通过。

主席：第69段？我们必须看工作文件第44/Add.1/Rev.3号第14页。第14页第一段——有困难吗？如果没有，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一段从“提请委员会注意”开始到“这些领域中”。对这一段没有问题？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14页的最后一段，从“有人还认为”开始到“应该加以不断地审查”。有困难吗？没有。那这一段就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现在我们看工作文件第44/Rev.1号“F·综合裁军方案”第70段。没有问题？

第70段通过。

主席：第71段——没有问题？

第71段通过。

主席：第72段——没有困难？

第72段通过。

主席：第73段——也没有问题？

第73段通过。

主席：第74段？

第74段通过。

主席：第75段？

第75段通过。

主席：第76段？

第76段通过。

主席：现在我们看第29页——“G·审议有关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的其他领域以及其他有关措施”。第77段——有问题吗？没有。

第77段通过。

主席：“H.1981年6月7日以色列空袭巴格达附近的塔木兹核研究中心”，第78段，以及工作文件第44/Add.1/Rev.3号第15页上的结束段落。能接受第15页上的第一段吗？通过。

就这些决定。

主席：接着的一段，从“21国集团”开始到“一些其他成员支持这些意见”。对这一段有困难吗？没有。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一段从“一个代表团”开始到“加强于伊朗”。这一段有问题吗？没有。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请翻到第16页，第一段。有困难吗？没有。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接着的一段从“有些代表团”开始到“发展中国家”。没有问题？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一段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到“这个条约”。这一段有困难吗？没有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16页最底下一段，从“在这方面”开始到“不受军事攻击”。有问题吗？没有。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们现在看第17页——这一节的最后一段。有问题吗？没有。那这一段就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一个文件，工作文件第44/Rev.1号第79段，这一段只有一句话，从“在第110次全体会议上”开始，对这一段没有问题？

第79段通过。

主席：第80段，在第29页底下？

第80段通过。

主席：第30页，“J. 审议并通过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和任何其他有关问题”，第81段。没有问题？

第81段通过。

主席：第82段——没有问题？

第82段通过。



主席：第83段——没有困难？

第83段通过。

主席：我接到了尊敬的巴西代表的一项要求，他想在报告通过之前作一次发言。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在我国代表团表示同意通过这个报告之前，我想作下列发言，供记录在案。

有三个代表团反对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最后报告中作为一项事实提及1981年4月21日委员会第126次会议上所通过的决定，巴西代表团对此深表遗憾。这些反对意见事实上无异是企图向联合国成员国隐瞒本委员会已不止一次公开提到过的那个文件。若有人想通过阻止客观叙述事实的办法来重写历史，那我们认为这将是毫无意义的。巴西代表团认为没有理不让联合国知道1981年5月29日的CD/UN/SUMM/1号文件。该文件载有秘书处编的一个综合报导，谈到裁军谈判委员会于3月23日，3月30日，4月6日和4月30日的各次非正式会议上就议程项目1和2所作的讨论。我们认为这两个议题——停止核武器试验和核裁军问题——对国际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都是切身有关的而不只是对不多几个国家有关。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主席先生，我只想指出，报告的俄文本中有许多错误、漏落、页码不对、甚至在个别情况上还有实质性的曲解。因此，在通过这个报告时我们保留权利要对报告的俄文最后文本进行适当的修改。

布里马赫先生（尼日利亚）：在此1981年会议闭幕之际，请允许我首先强调表达我国代表对你，主席先生，的敬佩。你以十分有效的方式主持了委员会本月份的工作。我们相信，由于你的才智、耐心和多边外交领域内的丰富经验，本委员会将能顺利地结束其工作。

我今天的简单发言只是想对委员会工作的某些方面发表一点意见，因为年会马上就要闭会了。但在就这些问题发表意见时，我要首先强调指出，我国代表团不准备唱任何“道义高调”，也不准备“宣讲威慑的罪恶”。象某些其他代表团一样，我们认为我们也理应把我们对威慑问题的立场记录在案。在最近几周中，关于发展中子弹的争论又一次可憎地冒了头。最近一个核武器国家的关于发展和储存中子弹，或所谓的加强了辐射的中子武器，的决定进一步表明了莫明其妙的军备竞赛之升级，并表明了它对人类本身的生存所构成的危险。有人对我们说，发展这种

核武器的主要理由是：这种武器将通过其加强了辐射杀死生物，但由于减少了热和爆炸将不会破坏无生物；对某一军事联盟对另一军事联盟在常规武器，特别是坦克，方面所占的优势可以起一种威慑作用。但马上带来的问题是：由于核和常规武器技术之间的界限弄模糊了，使用核武器的界限就大大降低了，从而使核战争变得更为可以想象了。更有进者，我要强调指出，对方也会制作和部署它自己的中子弹。

早在1978年裁军委员会春季会议上，苏联代表团曾引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先生的下列一段话：

“苏联坚决反对发展中子武器……但如果西方发展这种武器，它是针对我们的，关于这一点甚至无人想隐瞒，那么，应当讲清楚，苏联是不会袖手旁观的。我们将被迫有必要迎接这种挑战……”。

还有，如最近1981年8月17日的CD/216号文件所示，塔斯社作了如下的声明：

“鉴于美国采取的这些步骤，苏联将适当地估计形势的发展，并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自己的安全以及它的朋友和盟国的安全。”

我国代表团已说过，上述双方目前的核军备水平已足以应付对发动者进行未必可取的报复，而且还绰绰有余。有必要再三加以强调的是：双方已成了无法控制的武器技术发展的俘虏，如果有一方发展和部署了某一新系统，另一方就必须赶上。在我国代表团看来，这一局面似乎是为竞争而竞争，这就使核军备竞赛特别显见不合理。由于陷入了威慑理论（它建立于这样一种基础之上，即每一核武器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凭主观判断对方的能力），它们对均等或均衡的估计老是在变动。每一方不是根据需要来继续取得武器的，而是为了对假定中的对方的优势作出反应。因此，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建立在愈来愈高的核武库水平之上以及由此而来的无把握和危险局面之上。灵活反应理论，即有限的和可以取胜的核战争理论，更进一步使这种情况复杂化。有限核战争的谬论甚至比用威慑手段来维持世界和平、安全和均衡的理论更为危险。

我们完全同意印度代表团指出的各国将自己的安全建立于核威慑理论所带来的危险，因为我们也希望能够生存下去。我国代表团过去时常说，而且将继续说，威慑理论和战略均衡和均等理论都是建立在核武器国家的狭隘的安全利益之上的，

它们不愿考虑第三国家的切身安全利益。事实是，核武器的质量愈高数量愈大，核战争的风险就愈大，不管是由故意盘算引起的还是偶发的。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国代表团要斥责核威慑理论。

关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提的、载于CD/219号文件的、要求立即设立有关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中子武器的提案，我国代表团赞赏这一具体提案所根据的原则，但我们认为，任何禁止都应纳入达到核裁军这个总框框，而这就要求立即进行谈判，在各个适当阶段达成各种协议，特别是停止在质量上改进和发展核武器系统。因此，我国代表团是从疯狂的军备竞赛这个角度来看待发展中子武器的——这一种局势再一次着重表明迫切需要设立一个有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特设工作小组。因此，我们同意星期三印度、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代表团在非正式会议上所已表达了的意见。

在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必须设法把国家安全与军备，特别是核军备，分离开来，并着手争取冻冷、削减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我们应特别铭记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所协商一致通过的《最后文件》的第13段，内称：

“唯有切实执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安全制度，根据国际协定和相互作出榜样以便迅速大量裁减军备和军队，最后达到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才能建立真正持久的和平。”

在进一步谈其他问题之前，我只想说明一下，我国虽然尊重每一个国家都有权确保自己能自卫，但在涉及核武器时，这个问题就具有了另外一种性质。本委员会内已发表过很多意见谈及“力量的迅速发展”，特别是配备着所谓战术核弹头的力量。我国政府不赞成与外国结盟的军事联盟的扩散，因为它会威胁到我们这一部分地区，以及整个非洲的稳定。

关于各个工作小组的工作，我国代表团要向尊敬的瑞典的利德戈尔德大使、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匈牙利的科米韦斯大使以及意大利的齐亚拉皮科公使表示祝贺，因为他们在推进各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方面作了不辞辛苦的努力。由于迄今所取得的成就有限，这就要求下届会议作更多的工作，如果委员会准备满

足国际社会在要求缔结具体裁军协定方面的迫切心情的话。 举例说，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由于集中力量明确应列入方案的各项措施，已继续作出了一些进展。由于这样做，这个特设工作小组已非常正确地把自已投身于其工作中的最重要的领域。 但还有许许多多工作有待去做，对胜利完成方案的制订工作而言，最关键的将是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愿意进行妥协和谈判的政治意志。 许多代表团已强调指出了方案性质的重要意义。 关于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曾在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的CD/CPD/W P. 18号文件中说，方案不能仅止于是一个谈判的基本设计，它应当使所有国家为完成方案所载的各项措施承担全部义务。

关于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迄今为止，某些核武器国家所持的安全观念仍继续给小组工作蒙上一层暗影。 不过，对如何寻找一项“共同办法”或“方案”的问题，已进行了实质的讨论。 在试图达成一项“共同方案”中，应抵制如下这种倾向：有人企图寻找另一项临时措施向无核武器国家保证在核裁军未执行之前不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同样地，在其他两个特设工作小组中，即化学武器和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中，各代表团尚需作出一步努力来协调它们的各种立场，才能做到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之前缔成协定。

我国代表团深为遗憾的是：与国际社会的希望相反，裁军谈判委员会未能在本届会议中设立新的附属机构来开始具体谈判议程项目1和2，即具有高度优先地位的核禁试问题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 之所以如此的明显原因就在于有两个核武器国家认为在政治上还不宜赞同委员会的其他38个成员国已取得一致的意见——后一情况本来是能使这个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履行其职责的。 我国代表团承认现在国际气候紧张，但它不同意全球性的裁军谈判应取决于超级大国“心情之好坏”。 我国代表团希望会议的间歇期将为大家提供机会来进行清醒的思考和“改换心情”，以便为1982年的会议带来那望眼欲穿的进展。

最后，我国代表团一贯敦促在此国际局势紧张之际正应进行裁军谈判，因为我们坚信这种谈判能对改进国际气氛作出有效的贡献，并坚信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在这

方面起一种关键的作用。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政治意愿，同时也需要由委员会的成员们对委员会的议事规则作灵活的解释，以便保证对优先项目的谈判不致受到不必要的阻挠。委员会若在裁军谈判中取得进展就能使这个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保持其威信，并大大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主席：谢谢尊敬的尼日利亚同事的发言以及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我现在打算通过这个报告。是否可以认为整个报告已通过？

整个报告通过。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主席先生，本届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现在即将闭幕。我们已到达终点线，没有一忽儿，只要你的木槌一击，你就要宣布工作结束了。根据既有传统，各代表团现在可以总结委员会在马上要闭幕的本届会议期间所进行的谈判的成绩。

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额尔德姆比列格大使代表包括苏联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在委员会上次会议上就这一问题作了一次发言。在我今天的简短发言中我只想提几点意见。

从亲临其境者的观点来看，我们对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的性质和成果能说些什么呢？正如过去一样，我们委员会的工作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之下进行的，也就是在制止军备竞赛和达成裁军这个问题上的两种不同态度之间的斗争。一条路线是旨在制止和扭转世界范围内的战备竞赛。这种竞赛的危险性正变得愈来愈大了。另一条路线是旨在——说得直率些——阻挠裁军谈判的进展。

苏联对裁军问题的立场是一清二楚的，是人人通晓的。它不出于某种特殊政治局势之考虑也不是应付某种特殊政治局势的临时手腕。这是我国的创始人V. I. 列宁的名言所决定的，“裁军是社会主义的理想”。

如众周知，今年苏维埃国家要求和平和裁军的政治意愿又一次在最权威的一级作了表达，这就是我党的最高机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我们都记得苏维埃国家首脑勃列日涅夫先生提出的包括在外交政策纲领中的有关裁军领域内的一整套新的倡议和提案。这些提案，谈判的参加者都也已知道。如众周知，这些材料都已作为委员会文件分发。苏共代表大会制订了苏联有关裁军中的各种主要

问题的长期政策。它对这个文件所表现出来的关切心情正证明了文件中所载的各项提案是具有迫切性和建设性的。我们打算继续坚决地、持久地和永矢不变地主张实施这些提案。

为了在裁军方面取得真正的进展，重要的是，所有国家都应关心这个问题。我们有一句老话：“孤掌难鸣”，事实的确是这样。现在即将闭幕的委员会本年度会议的成绩，若从实在的成就来评价，很难说是令人满意的。

说真的，难道我们在解决裁军各问题方面真的越过了什么新的界线吗？很不幸，我们的回答是“否”。必须承认，委员会在本质上未能在本届整个议程中的任何一个项目上获得进展，不管是核禁试、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或制订有关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此种武器的新系统的国际公约。尽管委员会进行了很紧张的工作，尽管许多国家以及资格极高的专家参加了工作，委员会甚至未能着手真正就限制军备竞赛中禁止核武器和核禁试。

关于放射性武器，我们认为本来在1979年就可以禁止了。当时有许多国家已在原则上准备承担义务禁止这类武器。但委员会长期以来一直拖延未能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我们认为这主要由于某些代表团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为时过早”因为放射性武器还没有产生。

在这方面，苏联代表团指出这样一件事：三年前当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向委员会提出关于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公约草案时(CCD/559)，曾出现同样的情绪。当时，有人也说解决这个问题“为时过早”。但现在美国政府已作出决定生产这种野蛮的武器。苏联代表团同许多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一样，坚决谴责这个步骤，并认为这不仅意味着对和平事业的一种严重的威胁，而且也使解决迫切的裁军问题一事更趋复杂化。

由于这些同一国家反对就核禁试问题和限制核军备问题设立工作小组，委员会未能就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开始谈判。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表示，我们之所以未能在解决委员会议程上的各问题方面取得任何进展，其主要原因就是某些国家的首府不准备进行认真的裁军谈判。

委员会的讨论令人信服地表明，人们一致认为最近时期来国际局势已变得更为

复杂，现在迫切需要作出一切努力来缓和已告上升之紧张局势，并提供新的动力来推动有关限制和停止军备竞赛的谈判。苏联一贯主张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后对在国际关系中进行任何形式的掠夺和侵略，而赞成通过谈判来解决国际纠纷。我们的方针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合作和互助的方针，而不是对抗的方针。我们整个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的目的在于使人类摆脱战争的威胁，特别是武战争的威胁。此外，这一点已反映在我们的具体行动和我们的具体倡议之中。

尽管国际局势很复杂，但我们决无采取悲观主义的意思。我们深信在我们这个时代和平和裁军不仅仅是好听的字眼，而且也是人类生存的客观条件和唯一条件，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替代。我们相信人类的和平意志将占上风。

关于委员会，尽管它已丧失了很多时间，但我们相信它仍然有可能弥补已丧失的时间并完成其基本责任，即执行——即使是部分执行——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准备工作有关的措施。

在经历一番紧张工作之后，我们现在要相互告别了。各代表团和秘书处都为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精力，我国代表团愿借此机会对秘书处为我们的工作所作的值得夸奖的技术服务表示感谢。我们人虽然将离开日内瓦，但我们心中，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工作的态度是老实的话，总不免怀着对世界命运所感到的日益不安的心情。

苏联代表团之所以这样说倒不是因为我们过高估计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作用。否，我们并没有幻想。我们清楚地了解各个不同国家的政治决策机构的性质，也了解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种机构中所能起的作用是颇不足道的。

但若低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作用，忽视它有可能性可以阻止军备竞赛和改进整个国际局势，那就是更大的错误了。苏联代表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得以有今天的形式和组成乃1970年代缓和局势之产物。它的结构以及议事规则的目的就在于制订对所有参加国具有约束力的有关限制军备的具体协定。

不难理解，个别代表团对委员会工作的效率和前景会有不同的看法。苏联代表团也远不认为委员会的机构是完善的，是不得加以改进的。如众周知，我们已在这方面提出了提案，这些提案已在各代表团中引起很大注意。

主席先生，重要的倒不仅在乎我们裁军谈判委员会各代表团对我们自己有什么看法。更重要得多的是世界上亿万人民对委员会的工作所寄托的希望。当然是如此。八月初，秘书处已收到来自世界各国、来自各大洲的写给委员会的7,000多封个人来信。大部分的信封上都打上“争取一个适于生存的地球”的字样。

这几个字——争取一个适于生存的地球——是对委员会各成员国代表团的一个直接呼吁，要求委员会改进工作效率和履行托付于代表团身上的责任。就苏联代表团言，我们如过去一样，准备随时积极参加委员会的建设性的工作并为完成国际社会所托付给它的任务作出贡献。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我首先想向你表示我们热烈的祝贺，祝贺你出色地领导我们通过了报告——这工作一向是很难做的，而且看来变得愈来愈难了。为了你的努力、你的耐心、你的谦恭态度和你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权威，我们要对你表示最大的感谢。

现在已是对工作进行一番估量的时候了。委员会已听到了大部分代表团的一些估价，有的是个别作出的，有的是集体作出的。笼统说起来，它们反映了一种失望的情绪。

法国代表团在很大程度上也抱有同感。同时，它今天想很简单地分析一下结果，这种分析或许会就进展情况 and 未来前景（至少对下一届会议）得出某些结论。

即将闭幕的本届会议在许多方面看是我们的第一次正规的工作会议，因为这是委员会第一次把它的绝大部分时间花在审议各工作小组的实质问题之上。

这是积极的一面，它首先给了我们某种信心。同时，由于第二届讨论裁军问题的六会特别会议即将到来，这就鼓舞了我们去设法取得足够的重要成绩以便在明年的大辩论中能示证委员会的效能和威望，辩论将涉及委员会在1978年接受新动力以来四年期间的在裁军方面的努力情况。

不过，我们也碰到这样一种情况：目前的国际关系局势对裁军领域的进展所必不可少的信任感和安全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无疑也正是这个原因使我们在委员会内所作的大量努力未能导致取得我们原本所希望的那种结果。

各工作小组在各自主席的领导有方和信心十足的领导下完成了大量的工作。对



各位主席在履行其责任中的杰出表现，我要向他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关于消极安全保证问题，齐亚拉皮科先生耐心地 and 巧妙地对现有各个宣言中的成分以及可能有助于促成一项共同方案的因素作了一次仔细的审查。这些对讨论已又一次表明，鉴于目前的各种立场，努力中仍存在困难。法国代表团将继续参加这一艰巨的探索。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尽管只根据不充分的甚至是过了时的职权范围，仍得以继续就该小组主席利德戈尔德大使所拟的未来公约的组成部分进行了谈判。该大使的干劲和效能深令我们敬佩。

对法国代表团而言，这是委员会基本任务和优先任务之一。我国代表团很高兴地看到小组已在原则上一致同意在下届会议开始时应对该小组的职权范围加以适当的修正。

在定义问题上实际上已达成完全一致。在范围和核查问题上则尚未做到。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相互牵连的。因此，若要等就范围问题达成一致后再开始就核查条款进行谈判，那将是错误的。

放射性武器问题，委员会的好些国家认为不是一个优先问题，但委员会不能放弃就这类武器进行谈判。法国代表团和其他一些代表团一样，原本希望能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之前通过一项公约草案。

但尽管既有权威而又领导有方的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主席科米韦斯大使作了值得夸奖的努力，由于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所以未能取得进展。

我们认为该小组应坚守它的精确的职权范围。不应当利用所进行的谈判来要求预先解决其他问题——使用核武器和核裁军问题——或要求解决属于另一国际法领域内的问题，如禁止攻击民用核设施。

法国代表团不怀疑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它希望关于谋求解脱僵局的一些提案将会使小组作出迅速的进展而取得最后结果。

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在尊敬的墨西哥大使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领导下已着手解决其艰巨的任务。肯定将需要该大使的才智和丰富经验来使工作取得圆满的结束。我们特别重视这一努力，因为它将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工作中占重要的地位。

我将在这儿很简单地再次申述法国代表团对综合方案的一些意见。

我们认为，方案基本上应以已达成一致的那些案文为基础：《最后文件》、裁军谈判委员会所确定的组成部分以及《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

我们当然愿意考虑其他的合适组成部分以及对已经达成一致的那些组成部分所提的更为细致的提法。但应当避免就我们明知达不成协议的问题再次进行讨论。

关于方案的总的方面，其原则及目标，法国代表团已在与其他国家共同发起的一项文件中表明了它的意见（CD/198）。我们非常重视这些总的方面，特别是原则，因为正是这些原则，它们为整个努力规定方向，并在很大程度上一定会最后决定在方案本身的内容以及各阶段的安排方面我们将作出什么决定。

关于方案的性质，我们认为它应当是一种政治性质的义务，承诺进行一系列的谈判，每一项谈判将对另一项发生影响。

它将不是《最后文件》第38条中所提到的那种全面彻底裁军的条约——根据该条规定，这一条约应在部分裁军措施的谈判与较全面措施的谈判之后即行谈判。

关于时限问题，我们认为任何一国政府都不可能保证遵守某个预先规定好的时间表；而且也没有客观的标准可以作为确定这样一个时间表的依据。通过采纳综合裁军方案就可以表达出各国的政治意愿；但即使作表示愿意遵守执行方案的时间表，这种表示也不会有多大可靠性的。

最后，关于方案的各个阶段，我们认为应参照将进行的各种谈判的不同情况（很难预测将是什么情况）来确定和安排这些阶段，同时要有必要的灵活性。

我们坚决希望小组的工作将迅速导致制订出一个稳妥的案文，它将完全符合裁军努力的实际情况。裁军努力是国际社会从事的一切努力中最富雄心壮志而同时又最为艰巨的一项努力。

我们也集中注意了其他的重要问题——列于议程项目1和2下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已作了有益和认真的讨论，这已反映在我们的报告中。这些讨论表明了这些问题甚为复杂，并表明在谈判的前景问题上及谈判的安排问题上各国的立场是有分歧的。就这些问题的实质应继续进行谈判，以便探索谋取进展的各种可能性。法国代表团希望下届会议在此项探索方面将成为一个里程碑。

最后，主席先生，我想再一次对你表示祝贺。并向委员会秘书贾帕尔大使、副秘书长贝拉萨德圭先生、秘书处的所有同仁、口译员和笔译员、以及所有在我们今年的艰苦卓绝工作中给了我们帮助的人表示祝贺。此外，由于我们大家将各奔东西，我愿向全体同事致以问候并祝万事如意。我希望他们能有一次很好的休息。

主席：谢谢尊敬的法国代表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在我们进行讨论的历时六个月的短短时期中，我国代表团已对我们议程上的所有项目都表达了意见，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今天来重复，即使以扼要的方式来重复我们发言的内容，那将是多余的。委员会的报告中很幸运地有一个条目分明的索引，各国代表团，不管在日内瓦也好，在纽约也好，若对这些发言的内容有兴趣，可以很方便地就找到记录。

我只想谈，我国代表对那两个项目的立场的主要论点，不是指编制综合裁军方案问题，关于方案我昨天有幸作为该小组的主席已经在介绍小组报告时发了言——我重新说一遍，关于上述项目以外的那两个项目，我国代表团对它们极为重视并予以最高优先地位，也就是核禁试问题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我国代表团立场中的要点主要已列入两个记录，即委员会7月2日的第134次会议记录和8月18日的第147次会议记录。

在这样晚的时候我来发言我不想重复我已经说过的话了，我只想引用1978年大会《最后文件》中的两句话来结束我的实质性的发言。这两句是我现在冒昧请大家回忆的。第一句取自第13段。在这一段中，正如众周知，大会协商一致地对我们说：

“持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不能建立在军事联盟的武器积累上，也不能依靠脆弱的威慑均势或战略优势主义来维持。”

第二句也取自《最后文件》，是第18段，在这一段中大会告诉我们说：“消弭世界大战——核战争——的威胁是今日最迫切紧急的任务。”紧接着它又说：

“人类正面临着—项抉择：停止军备竞赛，朝向裁军前进，否则就面临灭亡。”

我们不到几分钟就要分手各奔东西了，主席先生，这是你卓越领导我们工作的最后一个星期。在过去不多几天中你给我们作出了许多榜样，尽管为时只如此短促，然而你可以看到，我们都发自肺腑，要向你表示我们最热烈的祝贺和感谢。我也要向尊敬的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大使和他的副手副秘书长贝拉萨德圭先生表示感谢。同时，作为此时此刻的惯例，我也要向秘书处的所有成员，不管谋面的和未谋面的，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推进我们有效地完成任务而作的珍贵的合作。

主席：谢谢尊敬的墨西哥大使的发言以及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德西蒙先生（美国）：美国代表团很高兴能同大家一起协商一致通过委员会1981年的工作报告。但由于我国代表团在本届会议期间的地位很特殊，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对报告中涉及未来的那些组成部分作一些评述。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委员会的最后报告——它包括了各个工作小组的报告——对委员会的未来活动提了一些建议和评论。我们觉得大家都承认，关于委员会应如何安排自己以及在1982年应采取什么工作计划的问题只能在1982年会议开始时决定。各代表团都会记得，美国政府正在审议它的军备管制政策，其中许多是与本委员会的工作直接有关。因此，美国参加协商一致通过委员会报告一事不应被解释为就委员会未来活动中的某这具体方面承担了义务。

尽管我们在本届会议中碰到了许多困难，但委员会已设法通过各个工作小组完成了有益的工作。美国很高兴地参加了这些小组。这方面的记录使我们多少感到了满意，并给我们带来了对未来的一定程度的希望。所以我们要向各工作小组的主席表示祝贺，他们在1981年会议中为我们全体提供了有效的援助。他们是化学武器小组的利德戈尔德大使、综合裁军小组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放射性武器小组的科米韦斯大使和消极安全保证小组的齐亚拉皮科公使。

我们也幸运地碰到一个接一个的杰出的、本届会议主席的主席，而你，主席先生，又证明和你的几位前任同样的杰出，特别是在这几天专心致志要编写我们的最后报告的最困难的日子里——而且，我们还可加上，最困难的夜晚里。如果没有你泼辣但又公正的领导，没有我们的秘书贾帕尔大使及其副手贝拉萨德圭先生的才智和艰苦工作，我们可能就不能如期结束会议。

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向秘书组人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帮助和许多友好表现，而后者本不是他们份内的事。最后，我要感谢那些我们很少有接触的人——只通过这个房间内的电线听到见不到人的声音——也就是坐在玻璃房内的译员们，他们设法把我们这种纯属老一套的发言变得新鲜而有听头。

主席：谢谢尊敬的美国同事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的友好的话。

额尔德姆比利格先生（蒙古）：我想代表蒙古人民共和国就刚刚通过的裁军谈判委员会 1981 年会议的报告说几句话。

首先，我满意地注意到你，主席先生，在编写委员会目前这个报告中所作的贡献。在你的能干的领导下，委员会在会议的结束阶段完成了大量的工作。

我想指出，在根据委员会决定而设立的起草小组中，人们进行了艰苦的工作以求就报告中涉及委员会议程项目 1 和 2 的重要章节达成协议。

我们认为，目前这份委员会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基本上反映了委员会谈判的实质。但这并不意味着蒙古代表团同意报告中的某些部分或特定章节中的某些段落所述的观点，也不意味着它同意这些段落上所反映出来的个别代表团的立场。

举例说，对报告中有关核中子武器问题的段落就是如此。在这方面，我要再一次声明，我国代表团深为遗憾地看到，由于委员会某些国家的代表团的立场，委员会未能通过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提的要求立即制订一项旨在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中子武器的国际公约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

还有，昨晚我们在这个房间内举行委员会非正式会议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个国家的代表说——我们毫不怀疑他是权威地代表其政府说话的——而且是专横地说，他不能接受在委员会的报告中列入核中子武器一节。我们对此不胜感到诧异。

事实是委员会已经协商一致通过包括这一部分的整个报告了，尽管有这些人的反对。他们原本想在委员会内制造不愉快的局面并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委员会之身。

还有一点意见，在昨天的非正式会议上，尊敬的扎伊尔代表说，社会主义国家不支持 21 国集团关于就议程项目 1 和 2 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倡议。我想坦率地请这位尊敬的扎伊尔代表去查阅一下，并仔细地查阅一下包括蒙古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的发言，并查阅一下 CD/193 号文件、CD/224 号文件和其他一些文件。

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愿再一次表示它准备通过积极参加来推动委员会的工作，以求使我们的活动取得切实的结果。

最后，我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要向你，主席先生，以及各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瑞典的利德戈尔德大使、匈牙利的科米韦斯大使和意大利的齐亚拉皮科公使表示衷心感谢。我也要向我们委员会的秘书兼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大使、副秘书长贝拉萨德圭先生、秘书处所有人员、口译和笔译以及服务人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我们的共同事业作出自觉的贡献。

主席：谢谢蒙古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荷兰）：今晚早些时候，在通过委员会 1981 年报告之前，曾有人说，关于议程项目 1（核禁试）和议程项目 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讨论的某些事实将被隐瞒而不告知国际社会。荷兰代表团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我们反对在委员会报告中提那个综合文件是从原则角度出发的。

我现在来简要概述一下背景。

1981 年 3 月 19 日，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我们将就议程项目 1 和 2 进行非正式会议以便促进坦率地交换意见。

只有在后来一个月后，在 1981 年 4 月 21 日，在某些代表团要求之下，委员会决定请秘书处编制上述的载有有关综合非正式文件。

但所有的成员都同意，这将是一个不公开的文件，是只供协助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之用的。事实上，在文件本身已清楚地印上了上述字样。

如果现在通过一项猛回顾的决定，我们决定要改变那个不公开文件的性质，那我们就有可能事先就否定将来我们可能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这两个议程项目上进行的任何非正式意见交换。任何一个代表团都应在事先明了它所作的某一发言是否将记录在案，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是一种极简单明了的公证做法。

如果在1982年有人提出要求公开委员会会议项目1和2的非正式纪录，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决定。但决定必须在事先作出，以便使委员会所有成员明白这些特殊的非正式会议的性质。

现在再谈委员会报告第68段关于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CD/218)问题，特别是后一报告中的第11段，我要求纪录在案，表明荷兰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委员会未能同意授权于你，主席先生，来致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邀请他提供可能与制订未来的放射性武器公约有关的某种情报。

昨天在委员会第148次会议上，我已申述了荷兰为什么认为应该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那取得此类情报。在此为时很晚的时刻，我不打算充分阐述我们的理由了，以免拉长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时间。我们已在1981年7月14日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37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扼要说明了我们的观点。

在此刻，我仅仅要求把我们的遗憾纪录在案。我们遗憾的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未能同意建立一个提供某种事实情报的样板，即提供我们认为对未来的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公约极为有关的情报。

主席先生，在结束我的发言之际，我不能不表示，我国代表团十分高兴看到你，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在1981年8月这个月份主持委员会的各次会议。印度尼西亚与我国一向是有亲密的兄弟般联系的。你在执行任务中所表现的领导风度又进一步加深了我们的高兴心情。事实上，主席先生，我们所以能够在商定的日子和时刻结束本届会议，要归功于你的才智和干劲。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对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和委员会秘书贾帕尔大使、付秘书贝拉萨德圭先生以及秘书处其他人员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谢和赞赏。我们也要感谢诸位译员。最后，我要感谢所有我的同事在本年度所表示的友谊以及所采取的、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態度。

主席：谢谢尊敬的荷兰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我国代表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尊敬的蒙古大使的颇有挑衅性的发言，我们委员会1981年最后一次会议的严肃和庄严的气氛受到了破坏。尊敬的蒙古大使居然以极为片面的方式来谈我们昨天晚上在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上审议我们的报告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场颇为激烈的辩论。我并不反对

回顾在非正式会议上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因为我国代表团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但是，如果要那样做，那就应该讲全部真相，我的发言的目的就在于此。

昨天晚上我们在讨论中谈到有关我们报告中的核裁军章节的时候，有一个代表团，一个无核武器国家，反对把结束外国占领和干涉作为促进裁军的一种手段的那一段列入我们的报告。这一段在你所主持的非正式协商中已经大家同意了，正是因为有人对这一段采取专横的态度，作为反应我国代表团乃声明说，委员会的议事手续要根据双方互让原则，如果有代表团拒绝列入我国代表团所关切的段落——主席先生，你了解，我国代表团自然特别关心有关取消外国占领和干涉的段落——如果有代表团反对这一段，我国代表团当然也可以根据议事规则阻止在报告中列入其他代表团有兴趣的段落，譬如说，关于核中子武器的段落。

对此我们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意见交换，我不想再重头说起，但主席先生，我想指出，我们对核中子武器那一节并没有实质性的困难，我们也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表明我们的立场。主席先生，我很高兴通过协商一致把有关核中子武器一节列入了报告。主席先生，我更高兴的是，我们所通过的报告中包括下列一段：

“所有成员强调指出，侵略、扩张、外国占领以及其他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动对裁军——其中包括核裁军——谈判有着有害的影响。在促进裁军目标这一方面，大家强调有必要通过谈判解决现有的国际争端和停止外国干涉和占领。”

这一段案文包括进去了。我要感谢一切有关人士，包括尊敬的蒙古大使，他在赞成列入这一段案文时显然是有某些困难的。

最后，主席先生，我要对你表示我衷心的赞赏，在这一个月内在非正式会议上和委员会会议上出色地主持了非常冗长和艰苦的谈判。我也要利用这一机会向贾帕尔大使、贝拉萨德圭先生以及秘书处的其余十分能干的成员们表示感谢，他们作了卓越的工作，由于他们的工作，委员会得以如期通过它的报告。

主席：谢谢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主席先生，我只讲几句话。我是蒙古代表。如众周知，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在它南部有一大片戈壁沙漠。我国人民中间流行一句著名的格言，东方各国人民都知道它：“不管天翻地覆，驼队永远前进”。

恩藏热亚先生（扎伊尔）：在给蒙古代表的发言作一简短答复之前，请让我代表我国代表团热烈祝贺在我们工作的最后一个月的我们委员会的主席。

也请允许我对我们委员会的秘书贾帕尔大使以及他的整班人马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给了我们珍贵的帮助，使文件的质量获得保证，并完全专心一致为我们工作的胜利而努力。

主席先生，昨天非正式会议上我国代表团就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所提的提案发言时，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纯粹是一个原则问题。21国集团的主要目标就是履行授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职权——也就是力求在国际监督之下达成全面彻底裁军。

21国集团基本上，也可以说几乎全部是由无核武器国家组成的。因此，它超乎核国家间争执之外，不管是东方的核国家还是西方的核国家。

21国集团在CD/180号文件和CD/181号文件中建议设立一个审议有关核禁试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议程项目的特设工作小组。当这些建议提出来的时候，位处东方的核国家不支持设立这样一个小组。因此，在我国代表团看来，21国集团不能由于一个核武器国家作出了制造和储存中子武器的决定而就同意支持一些国家对某一特殊情况所倡议的特殊行动。

就这样，我国代表团不愿看到21国集团受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影响。而且，所有21国集团都了解这种立场，正如刚才所通过的报告中的一段——工作文件第44/Add.1/Rev.3号文件第12页——中明确表明的那样。该段案文如下：

“有些代表团提出，就CD/219号文件中的建议交换意见的过程增强了它们的看法，即有必要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来谈判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如21国集团建议的（CD/116和CD/181），应首先就停止和扭转核武器在质量上和数量上发展的措施进行谈判。”

这里没有提到中子武器，没有谈到任何可以构成中子武器的东西，我国代表团的提案就是如此。我们不希望关于中子武器的提案在任何方面牵制21国集团关于设立一个项目2——即停止核武器竞赛和核裁军——的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因为我们认为中子武器是核武器中的一种类型。

鉴于21国集团对我国代表团所表示的理解——这说明为什么昨天夜晚我们很高兴地达成了一致，并说明为什么这个提交给我们大家的报告已协商一致通过——我相信我的态度是完全得到21国集团的支持的，我国代表团很满意地看到21国集团考虑了我国代表团所关心的事。如果尊敬的蒙古同事认为他的代表团不同意我的见解，我将尊重他的意见，并要求他也能同样尊重我的意见。

主席：谢谢尊敬的扎伊尔同事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我要对尊敬的扎伊尔同事所作的解释表示衷心感谢。我不想同尊敬的扎伊尔代表进行辩论。我们深信我们在未来的工作过程中将能找到共同语言。我希望我们的驼队——我这儿指的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将永远向前行进而不管有什么困难。

吴维温先生（缅甸）：主席先生，我想做你发言登记表上的最后一个发言者，使委员会的会议有一个愉快的收场。我代表21国集团各成员国、代表因有急事不得离场的缅甸代表团团长、并以缅甸代表团的名义向你表示我们的深切赞赏和感谢，感谢你在这最后阶段使我们委员会的极为复杂和微妙的工作得到了一个圆满的收场。我们特别佩服你处理我们这一困难工作的方式，你既有效率、坚韧性和谦恭态度，又有刚毅和必要场合下所应有的指导，而且还有一目了然的智慧。我认为这一切不仅是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的巨大功绩，而且也是21国集团的功绩，因为你也是属于21国集团的。

我还要表示我们感谢特设工作小组四位主席，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瑞典的利德戈尔德大使、匈牙利的科米韦斯大使和意大利的齐亚拉皮科公使的卓越贡献和领导。先生，我不能挂一漏万，我还必须对秘书长个人代表和本委员会秘书贾帕尔大使和秘书处的所有成员的卓越工作表示衷心感谢和赞赏。我还要对那些不那么露面的人表示感谢。我特别要感谢那些译员，由于他们的耐心和配合，我们的工作才能顺利和有效地进行。

主席：谢谢我们尊敬的缅甸同事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阿吉拉尔先生（委内瑞拉）：我想说一点，我国代表团注意地听了尊敬的苏联大使的发言，并希望大家不要认为由于我国代表团保持沉默就意味同意该大使的话。在下属会议上，我国代表团将对该大使的发言作出适当的答复。

贾帕尔先生（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主席先生，不防借用尊敬的蒙古大使的话，他乐于把裁军谈判委员会形容成一支裁军的驼队要前进，那是否可让骆驼讲讲话呢？

秘书处今天编制和分发了一份各成员国发言的索引草案。索引是按时间次序排列的，而且目前是初步的。秘书处希望各代表团慨予协助，核对索引，并尽可能在8月26日星期三中午12点以前把勘误送给我们。然后，索引将重新定本，最后作为报告的附录印发。

我们今天还分发了一个比较性的文件，内载明过去五年间举行的会议次数。大家可以看到，今年我们比1979年多开了103次会议，但办事人员却没有增加。因此，对口译、笔译、速记员、打字员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更不用说专业和一般服务人员了，他们都必须担负超过正常工作量的工作。我希望，随着经验的增长，这支裁军“驼队”将获得更大的信任并能更经常地被用作一个谈判机构和谈判前机构。我可以肯定说，从要求于秘书处的工作定额和任务来看，秘书处的人员是嫌少了。因此我要求纽约联合国秘书处有关当局审议我们的工作量并援用现行惯例和标准配备足够人员为本委员会服务。

主席：尊敬的同事们，现在委员会1981年会议即将闭幕，请允许我在闭幕之前说几句话。

委员会今年的会议是在出现紧张局势、军备竞赛升级、特别是核军备竞赛升级的这样一种国际气氛之下进行的，这种局势是不利于在多边裁军谈判中取得具体进展的。关于核裁军，尽管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对这个问题给以最高优先地位，但真正的谈判迄未开始。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安排的拟草工作，委员会还没有超越谈判前阶段。关于化学武器，虽然有了很大进展，但委员会迄未进入真正草拟一项全面销毁和禁

止化学武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阶段，而《最后文件》认为化学武器是属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之类的，应作为高度优先处理。

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案文草拟工作虽然也有进展，但仍继续需要进行深入的谈判来缩小对未来公约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上所出现的分歧。尽管委员会成员们作了不计时间的努力，但综合裁军方案的草案工作仍远没有完成。因此人们希望，预定要重开的这一有关特设工作小组会议能于明年初取得成果，从而使委员会能把有关这一项目的最后报告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

我们的委员会作为裁军领域内的唯一多边谈判论坛，在履行《最后文件》所托付给它的任务中所取得的成就微乎其微——姑且不称为失败——这是不符合对该机构抱有很大希望的国际社会对它的期望的。我承认，在组织方面和程序方面作某些改进可以有助于使委员会更有效地工作，但我继续认为，要使委员会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要有一种愿意进行谈判、愿意达成协议的真正意愿。委员会将不得不带着这样微薄的三年工作成绩前赴第三十六届联大以及随后召开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这对委员会言，乃是一种不值得羡慕的处环境。

在未能取得具体成就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可能怀疑本委员会作为裁军领域内的多边谈判机构到底是否有效。委员会必须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前之所剩时间内作出最大的努力来达成一些具体成果。因此我希望，在休会期间，委员会各成员应认真重新估值各自的立场，并希望我们在明年再度会晤时能有坚强的决心来就一、二个优先项目达成具体成果。我认为我们十分需要作某种认真的反省，首先要检查我们自己，并保证使我们的政策和行动不会阻挠委员会取得人们所期望于它的成果。谨希望在明年委员会春季会议结束之前就能取得某种突破，以便委员会可以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报告某些成就。

在我担任委员会主席之初，我曾说，我一定会在程序问题上或实质问题上犯错误，我还说，我将多多仰仗全体同事们的包涵、合作和指点。我现在要十分高兴地说，在我任职期间，委员会所有成员（毫无例外）、我的老朋友秘书长个人代表和委员会秘书贾帕尔大使和副秘书长贝拉萨德圭先生都给了我要求于他们的上述种种。我还要代表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代表参加委员会工作的非成员国、并代表我自己，向秘书和他忠心耿耿的班子、向口译和笔译们以及向其他一切认识的或不认识的、

谋面的或未谋面的人表示我们的衷心感谢，他们的帮助、两心和谦恭精神使委员会得以按预定时间表完成工作。我谨向即将奔返各自的祖国首都或各自工作岗位的人们、向即将返家团聚享受理所应得的假期的人们，说声“一路平安”。各位“再见”。

谢谢大家。

下午 9 时 1 0 分散会

×× ×× ×× ×× ××

**DOCUMENT IDENTIQUE A L'ORIGINAL**

**DOCUMENT IDENTICAL TO THE ORIGINAL**